

施公案全傳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上海

文 明 書 局 印 行

後傳卷一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82588

施公案後傳

卷一

第一回 爲政有功陞倉廩 行路偶遇盜官糧

話說施公自從關太來投報桃花寺淫僧，復派關太王殿臣郭起鳳，調動蘆溝橋飛虎廳官兵，將淫僧慧海性本俱行擒拿，鎖解進京，到順天府衙門審明，口供畫招畢，俱各收監。施公見天色已晚，回到宅內，父母面前請安，又至書房修本，寫妥裝入木盒安歇。至次日五鼓入朝，將本章交付梁九公轉奏聖上。康熙佛爺龍目覽畢，御批慧海性本敗壞佛門，內有人命，卽行處斬，其餘衆僧按律治罪。寺內所有婦女，除馬桂姐之外，着其本家親丁認明領去。桂姐完畢翁婿之案，任其婿自便。欽此欽遵。施仕倫爲國勤勞有功，應陞通州倉廠總督，卽日赴任。施公接了此旨，望關叩頭謝恩，領旨出朝，到順天府分付書吏，連夜會同刑部，遵旨將慧海性本二僧正法，其餘衆犯亦各按律定擬。發落已畢，新府尹前來上任。施公卽至衙門，將已結未結案卷交代明白，諸事辦完，出衙門回來。未到門前，但見報喜之人來往喧嘩，施公走至廳堂，父母面前問安已畢，將奏事陞官緣由，稟明太老爺太夫人，俱各心中大悅，吩咐管家開發喜錢。此時合宅慶樂。

不表。且說賢臣派人將王殿臣郭起鳳關小西尋來。不多時二人齊到，來至書房，見了施公一同跪倒，叩喜已畢，侍立一旁。賢臣心喜，因三人破殺案有功，俱加厚賞，復說帶他們通州倉廠當差。三人聞聽情愿同去。分派已定，即到各處拜客，府內演戲三日，親朋齊來慶賀。賢臣應酬幾日，有通州倉上人役前來接到府門。施公帶家眷，只叫施安王殿臣郭起鳳關小西四人收拾行李包裹，諸件齊備，叩辭了父母，告別了兄嫂，往外就走。衆親友送到府外，俱各哈哈腰兒。施公乘上坐騎，內司人役前護後擁，跟着大人往通州進發，要趕吉時上任。不多時出了齊化門，賢臣馬上觀看，只見路上車夫喧嚷，因爲爭轍相打，各道字號，不肯遜讓。這個說：你敢來欺我，該探問探問，外號兒人稱顯道神，誰不曉得，祖宗讓過誰！那個說：小子你別吹牛腿，大太爺在輪字行京通灣衛朋友甚多，提起大號黑塔賽孟嘗，那個不知！只見彼此罵着，扭結不開。那時康熙年間，石路尙未修齊，所以車輛難行。却說兩個車夫，只顧揪打，車上糶米格在道旁，並不經營。猛見從四外跑來一羣男女，並非近前勸解，烘的一聲，竟拍了答車一齊動手。賢臣不解其意，勒馬細察，但見這些人奔到車前，從袖內扯出明幌幌尖刀，照着米口袋往下便扎，登時糶米順着穴窿，直傾莫遏。那些人各從腰內解下布縫袋，撐開袋口，對準

穴窿接來，不多時車上米糧約失大半。賢臣馬上看的明白，甚爲惱恨。正要分派人役前去鎖拿，忽見幾名官兵手舉馬鞭，將盜米之人一頓亂打，打的四散；又將車夫喝開。二人不打鬪了，回來看車，只見糧米被人盜去許多，口袋被刀扎了稀爛，滿地撒白花的糧米；二人適才着忙後悔，大罵幾句，只得把車上口袋一齊搬在地，連忙從近方買了些號糧，將口袋餘剩的傾出，攪合完畢，連泥帶土，提在一處，比夠湊足，復裝入口袋，用繩細緊，拖在車上，搖鞭趕車，恨恨而去。施公俱看的心，暗中說道：難怪在京八旗人等報怨，好容易等到開倉，關了米去不值錢，原來竟是這些奴才弄弊。如此看來，真是可恨！施公思想往前行走，但見掃米之人，成羣搭夥，滿路穿梭。賢臣看罷，甚是帶怒，暗說：此等人萬不可留，到任後必先除淨。正在心中思想，不覺馬到通州西門，抬頭一看，前邊執事甚是鮮明，屬下官員排在兩旁，前來迎接。吏役官兵報名已畢，鑼聲振耳，青衣喝道，一直行到倉廠總督衙門。只見內外懸紅結彩，鼓樂喧天，衆人衙門外跪接。親隨人等跟定賢臣，乘馬來至大堂滴水檐前，人役伺候，連忙攙扶大人下馬，卽刻升堂。前任大人交代明白，告辭出衙，歸驛等候盤查不表。且說倉上成規，分付書吏按律出示曉諭：如有倉廠內外舞弊之人，訪查明白，重責治罪。又用硃筆標了幾張手票，派

人役沿河一帶僱各邦船戶，倘有無故停留淹滯者，如被查出，立拘鎖拿問罪。將王殿臣郭起鳳喚到，分付帶領兵丁差役人等，在旱路上來往察訪掃米之徒。如若見掃米之人，不分男女一並鎖拿。分派已完，賢臣退堂。且說郭王二人，各遵堂諭，帶領一千大衆出衙而去。未及三日，將掃米之人拿住許多。二人進衙門稟明，大人立刻升堂，人役押到公堂，俱已下跪。賢臣一看，滿臉含怒，用手一指，高聲斷喝，爾等這些無知的奴才，真是可恨！你們從何起意私搶皇糧，也該想想國家法律，從南邊運來米糧，俱是萬歲爺着八旗兵丁之儲。國家之需用孔殷，那許爾等妄行私竊的道理？清平世界，不務正道，竟敢大胆胡爲！爾等只顧使刀扎破口袋，盜米肥己，豈知漕船比爾們偷的更多。那些狗才車夫，恐怕米糧數目不足，難以交倉，攪些泥土，倉上官吏並不留心查驗，下入倉廩，等到八旗人等關糧之期，以致關去不能食用，豈不反告害軍民。在京旂人，年月演習弓劍，保國當差，並非容易。這米迺是老幼口糧，似此連灰帶土，原來儘是爾們這些奴才鬧的詭弊，快快的實說，何人與爾等作主，竟敢如此的胆大？爾等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衆人見賢臣大怒，俱各往上叩頭，哀求大人寬恩，小人們實係皆因家中寒苦無人，掃些土糧度日，並非受人主使，扎口袋盜官糧，欺心妄作，小人斷斷不敢，懇

求大人施恩。賢臣分付人役，由衆人之中挑選幾個，號枷在衝要之處，示衆三個月。從此掃米之人，都知利害，糧米堆在地上，無人敢來動。大人將書吏傳來，隨吩咐出示曉諭車船之上，凡運糧不拘水陸糧米到倉，監督收閱，查足數目，再瞧成色過斛。倘有成色不佳，斛口不足，將押運官同船戶車夫一齊治罪。書吏擬寫已畢，黔上巨印，派人粘帖要路。大人退堂，關小西王殿臣郭起鳳進內參見。大人說：爾等三人明日出衙，分路前去暗訪，如有貪官污吏，惡棍土豪，把持倉中之事，播弄是非，並水陸路上竊糧盜米之徒，訪明速來稟報，倘有立即鎖拿。三人領命各去查訪。大人悶坐書房，正思倉中私弊，該若何辦理。關小西王殿臣郭起鳳三人約在一處，走上前來與大人請安，站在一旁。大人坐上問道：爾們三人在水陸糧道查訪事體何如？三人見問，躬身稟道：小人等前去各路查訪，凡官吏車夫船戶，而今都畏大人法令整嚴，不敢私弄情弊。關小西稟道：小人風聞一件奇事，查訪確實，特來稟報。大人得知，賢臣連忙問道：爾等三人不知風聞何事？細細說來。關小西上前稟道：小人打聽着邇來入旗放俸的時候，王公貝勒與官府人等，各旗掌擋子，領催串通通州倉廠，書吏花戶作弊。每逢二八月開倉，必出許多夾空黑擋子。小人們特來稟明大人，候開倉之時，以便當心密訪嚴查，以除此患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訪惡霸倉廠除害 行善事羅漢臨凡

且說施公聽關小西一番言語，忙問道：你三人訪出倉上弄弊之人，不知是何人？姓甚名誰？住居何處？只管說來。三人聽賢臣究問此事，關小西回道：大人若問根由，提起來這些人名頭俱皆不小。皇親索國舅有一個管家，姓路名通，五府六部衙門俱皆相熟；夙日結交官吏，勾串倉上花名，逢二八月開倉之時，暗行舞弊，諸事橫行；黑擋子來，竟敢大車小輛，任意運出倉門，還有幾人，皆是八旗漢滿蒙古，京都著名的橫行無道，仗着皇親國戚，府門上管家太監，時常往來，所以大胆胡爲。有一人名叫常泰，也是國舅府中惡奴，滿洲驍騎的阿達敦，蒙古領催花拉布，外號人稱燥達子，一名額士英，漢軍領催，外號人稱鑽倉鼠。這些人是眼甚大，合倉大小官吏皆通。黑擋米出來的實係不少，小人等訪查俱已是實，並不敢妄言。大人必須在開倉之先，早作準備，以去其私弊。使這些土豪惡棍，懼怕大人法令，倉內之事，自然嚴整。賢臣聽罷，滿面含怒，連連說道：可恨哪！可恨！倉庫乃國家重地，此等鼠輩竟如此胆大欺心，作此蒙弊之事，實屬目無法律。我施某若不治絕這些惡奴，我既食國家俸祿，再不能與國家出力，與軍民人等

除害似此等之輩，候開倉之時擒住惡棍嚴刑，審訊重責不恕，那時事了之後，你三人再加陞賞，本官自有辦法。你等三人速去照常四處訪查辦事要緊，千萬口角嚴密，不可走漏風聲，緊防偷漏之徒。關小西等聽罷，連忙答應，轉身出了書房，仍然各處查訪。三人去後，施公坐在書房，分付施安取了一套綱鑑，大人觀看不提。且說通州城北出了一宗奇事，此莊離城三十里，地名叫聖義村，村中有一家姓劉，只有夫妻二人，家中小富。娶氏郝氏，平日喫齋念佛，廣行善事，近方的人多稱爲劉好善。半世無嗣，年至四十歲，忽生一子，夫妻二人甚爲歡悅，以爲有了後嗣，更加修德，諸事謹言慎行。老夫妻二人總要教訓兒子成名，才合心意。不料長成是個傻子，夫妻因此悶悶不樂。郝氏時常含淚嘆氣，劉好善勸解郝氏，隨說道：你與我總要望長處想，常言說有子莫嫌愚，愁悶也是無益於事。你我雖然子傻，尙不絕祖上香煙；倘然你我死後之時，任他去罷。凡人生天地間，各有一定的造化，兒女不能替死，總然千思萬慮，也難逃幽冥之鬼，無兒女的也不過如此。那裏黃土不埋人，你今太多此一舉。郝氏聽罷，只得忍淚含悲道：夫主我豈不知，眼前歡樂終歸土，誰能替死見閻君。話只如此，可惜你我喫齋念佛，修了傻子，看來總是無報。好善說：賢妻言之差矣，常言道的却好，一人總有一人的造化，又

何必多慮。夫妻正在閒談，忽然門嚮，傻子叫聲媽呀！我餓了喫點齋兒，連喊帶叫進得門來，站立在夫婦面前，只是哈哈傻笑。夫妻看罷，不勝鬱悶。又過了幾年，老夫妻雙亡，村中人憐此子憨傻，又念老夫妻行善，合村人幫助發喪殯葬已下，剩下傻子伶仃孤苦，村中現有三官廟，村中人公議，將他送在廟中當和尚。廟中有一位老和尚年紀七旬，把傻子收爲徒弟。又過了幾年，傻子長到十七八歲，還是人事不知，就是傻笑。老和尚教他經卷，只會一句我的佛。一日天色將晚，老和尚命他關上角門，師徒二人只在禪堂對燈而坐，老僧想起傻和尚自家苦楚，不由點頭嘆息。老僧屢次的望他說話，全然不懂；就是傻笑不絕，却是心無二意。老僧正然思念傻和尚之事，叫徒弟你且帶上殿門。徒弟答應，剛要用手帶門，只聽門後草聲嚮亮，老和尚忙拿燈看，只見門後一邊一束乾草。老和尚暗想，這必是把孩子裹於草內，隨叫傻子打開草捆，忽聞一陣香氣拍鼻，又細一看，內有一物放光。和尚走至近前，原來是一部經典。老和尚看罷，心中甚喜，知是神物所賜的珍寶。連忙念一聲阿彌陀佛，打開看時，上面並無字跡。老和尚暗自吃驚，說道奇怪！那知這經是劉好善善心感動，菩薩點化送來的。傻子本是羅漢臨凡，一人得道，九祖升天。劉好善夫妻一修行善，所以感動神佛羅漢下界，是以神人送

來金字真經點悟他。老和尚不知，拿着經卷落去，說是何緣故，爲何經卷無字？傻子一旁站着，哈哈大笑，說：師父那上面不是多大些黃字，怎說無字，對着他哭呢？老和尚聽罷，忽然醒悟，說是的，傻子的造化。想罷，師徒回至禪堂，將真經供在佛龕之內，虔誠拜畢。天已將明，老僧坐在坑上，因夜間受了點風寒，第二日便就臥病不起；不多幾日，竟自嗚呼哀哉。合村公同帮着傻子殯葬已畢，從此廟內只剩他一人。這傻子自得了金字真經，暗有神聖傳法，教他這部經典。傻和尚日夜虔修，便得了佛法，深明道理，往往說些個隱語；村中人看不透，只當作瘋癲傻話，全不理論。和尚也不肯明彰異迹，終日在廟中傻說傻笑。這年到了康熙四十三年，天下大旱，直至五月中旬，尙未落雨，軍民人等着忙，各處督撫恭摺表奏。佛爺覽畢，降旨御駕親臨，拈香默禱。王公侯伯，五府六部，十三科道，各衙門文武官員，俱沐浴候隨聖駕。京都菴觀寺院，僧道尼跪諷皇經。又頒行天下，各省禁宰殺，一體叩祈甘雨。順天府轉詳各州府縣文武官員，與各廟宇設立雨壇，令高僧高道叩拜神佛，各衙一例遵辦禁葷食素。且說賢臣在通州，會同合郡官員，連忙派人到城隍廟裝下雨壇，僧道揚幡挂榜，法器齊鳴，僧道上壇，各諷真經，同衆文武，每日焚香佛前拜禱，叩求甘雨。只見有人前來稟報，說有巡漕御史在城外下

馬，現時到了館驛，小人們前來稟明。不知這位御史姓甚名誰？不知以後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衆官員射箭賭鈔

且說這位漕御史，正是白旗滿洲四甲的人，本姓趙，叫索色，人稱索五老爺。他身後跟隨十數個家丁，拿包袱，攜坐褥，提定煙袋荷包，俱是穿着紗袍，腰束涼帶。賢臣一見，連忙一攔一拐，走至面前，彼此各施一禮。忽聽通州州官道：索大人不認識施大人麼？這位就是倉廠總督大人。索御史聞聽，仔細將賢臣一看，只見頭戴幃帽，身穿襟袍補褂，足穿官靴，左代倭奔，右代點脚，前有鷄胸，後有貢肩，瘦小身體，歪斜十分難看。索御史心中暗笑，怪不得有人說稱他施不全，真名不虛傳。皇上怎麼愛惜他這等人品？看罷假意帶笑，彼此見禮，往裏行走，直至廟堂，一齊各按次序落座，用茶不表。且說滿洲人最愛喜的弓劍。索御史見施公身帶殘疾，心中暗生一計，打算叫施公人前出醜，說射鵠。施公帶笑道：索大人出的主意甚妙，却是一宗解悶之事。但只一件，我施某有句拙言，在衆位面前先要說明：我夙有殘恙，兩膀無力，恐未免弓劍不堪，衆位莫要見怪。衆官同索御史聞言，疑施公懼敵，不容說完，衆人合掌大笑。索爺說：施大人算你輸了，少

不得擇日奉擾大人。施公見索御史自以爲得意，慌忙說道：「索大人休得見笑。既是設局射劍，賭勝負者，須要在大眾面前言明。衆位身體強壯，勝十倍於施某，可有一件望求擔代，才敢允承。」索御史道：「施大人不必太謙，無非取笑而已；免得在此悶坐，輸贏何掛必齒，大人不必推辭。」說罷，分付他的跟人，到館驛將弓箭取來，又派人將鴿子取來，就在廟內寬闊之處，量準步數，將鴿安置停當。家人前來稟明，索御史說道：「箭廠收拾已妥，衆位可派人取弓箭，各代錢數串。」衆人聽罷，各派人而去。施公見衆人家丁下去之後，卽將施安喚到跟前，分付如此如此，急去快來。施安答應出去，似箭如飛往衙而去。不多時，衆家丁陸續而至。此時僧道將經止住，前去用齋。州官說：「索大人既然佛事已畢，大家該取笑解悶了。」索御史說道：「很好，衆位請，這才大家一同前往劍廠而去，各目親隨接連放下坐褥，按次而坐。」索御史說道：「不知那一位先來比較頭一枝請上來。」索御史言還未了，忽聽一人答道：「大人，卑職不才，情願先討一箭，與大人耍上一局，衆人休要見怪。」賢臣一看，却是通州知州多叫計拉嘎，係正白旗蒙古領下人，素日與索爺相識。索御史聽罷，連忙說：「既然尊州取笑，何必太謙，不知尊州要賭贏輸若干？」知州答道：「卑職與大人賭一串。」索御史聞言，代笑開言說道：「計老爺你也過於小氣了，一串

錢那裏值得說賭，還不夠抽頭呢。此迺頭一劍是開張發市，我與計老爺賭上二十串錢，你若輸了，就按此數目。我若是輸了，按着此數加倍，但不知計老爺尊意如何？知州見索御史追問，心中打算欲要應允，又怕一堆錢輸了，欲說不允，此言出口，教衆人看着輕薄，實出無奈，尊聲索大人既然如此，卑職從命，請大人先賜一箭。索御史叫親隨取過弓箭，往前行了幾步，對准鴿子，擊弓在手，兩足站定。但見他不慌不忙，拽滿弓弦，後手一鬆，一箭射去，忽聽哧的一聲響，這枝箭只中鴿子上紅心。衆人喝彩。索御史贏了這一局，揚揚得意，說道：計老爺與索某耍了一局，還有那位出頭？索某情願領教，話言未了，內有一人走至索爺面前，口尊大人，卑職斗胆請付一箭，奈因不過取笑，並非特爲開賭，望大人切莫見罪。隨說着滿臉代些小殷勤。家人一看，原是通州司務廳札向阿。索爺道：札老爺你要拾箭耍頑，不知要賭多少錢？大概也是二十串罷？札向阿連忙說道：卑職言過，原爲消遣，賭錢五百，多了實不敢奉命。施公與衆官尙未答言，索御史說道：札老爺你這五百錢的話，也說的出口氣，你也是此處官員，不比庶民下役，三百錢看的狠重，你我大家俱受萬歲爺爵祿，說出此話，豈不怕旁人恥笑？索爺道：賭上十串何如？還先讓你射頭箭，若果中紅心，你將這二十吊錢都拿去，你看如何？札向

阿暗想是個便宜，說卑職怎敢大胆有僭欽差。索爺道：札爺不必太謙，就請罷。札向阿回身拿過自己弓箭，走至紅鵠對面，認扣答弦，將弓拽漏看准了，把後手一鬆，只聽得嘖得的一聲，撲通一響，連忙觀哨，原來射的太高，從鵠子上冒過約有一尺，射到席上。衆人看罷，俱皆暗笑，這樣劍法還下場，何苦丟這個醜呢？札向阿見劍落空，一則輸錢心疼，二則被衆人恥笑，兩氣夾攻，急的兩眼發赤，鼻凹鬚角，汗出直流。遲了半晌，無計奈何的，叫跟隨一人拿過十吊錢，放在那邊地下，瞧着那錢，口雖不言，暗中真是嘆氣悔恨。再言施公坐在旁首，只見索御史劍不虛發，暗自說道：索爺你雖然劍法純熟，只是一件，未免目中無人，眼空四海。這些無能之輩，俱都教他將錢輸了，這事尤小，豈不日後更教他誇口；況且他的主意，與衆人比較是個題目，便說我施某與大人討一劍，對要一局如何呢？索色見賢臣說要射劍，正合其意，連忙帶笑開言，說道：狠好！我陪着大人就是。衆官要瞧施公出醜，一齊說道：二位大人上場，我等情願監局打劍。賢臣明知湊趣，心中暗罵：好一羣趨炎附勢之徒，竟敢如此欺我，那豈不是妄想。你等既如此，我若不使你等甘心認罪，爾等豈肯佩服。叫聲欽差大人，你我今日入局，迺是初次，必須要多賭幾十吊錢。我射中了，贏三十吊，我若輸了加倍。索大人你看如何？索爺聞說，

連連道是，還是施大人爽快仗義，就請大人先發一劍，我等領教。施公聽罷，並不推辭，分付施安拿過鐵背花裝弓，寬去官服，親隨接去。大人忙將弓劍下入槽中，絃撇在撇子之上，安置停妥。大人走至鴿子迎面，雙足站定，對准鴿子紅心，一撇弩弓，消息雕翎發出，只聽吧的一聲響，不料鎊頭略偏，那枝弩劍射到鴿架柱上。衆官見他開弓架式，不敢胡言，暗中發笑。施公早已明白，索爺連忙說道：大人你輸了，怎麼反倒來拏錢？說着用手攔住。正在亂忙之際，下邊用脚將錢踏住。施公忙把索爺的雙膝抱住，不知索御史如何？下文分解。

第四回 施賢臣設計請客 索御史暗惱大人

且說索御史見施公跪倒，抱住他的腿，大聲喊道：救駕！索爺大吃一驚，一時心中醒悟，連忙將脚收回，雙手將施公攙起，尊聲施大人休要如此，你我不過取笑散心而已。施大人站起身來，含怒說道：欽差大人官級出品，爲何知法犯法，此錢乃萬歲國寶，上有康熙二字，用脚踏住，豈不欺君太甚！說着扭項對衆官道：我施某上本，少不得添寫衆位作干證，由萬歲發落。衆官聽罷，一齊吃驚。衆官一齊走至施公面前控背駝躬，帶笑說道：索大人實出無意，望求施大人貴手高抬不表。大家見施公出了廟堂，俱各噤口。

無言。心內害怕。索御史更加後悔，暗自說道：必須如此這般，方能改合。想罷，對廟內老道說：這堆錢你們拿去，作爲香資。後又分付親隨，將鴿子弓箭收拾起來。家人答應，登時收妥。索爺邁步出廟上馬，回至館驛。衆官見天色已晚，俱各散去不表。且說施公回到衙門用茶飯畢，家人秉燭，連忙修奏摺稿。大人尙未寫完，忽聽外邊嚮聲，施公停筆，叫施安你去到外邊看看有何事。施安應聲而去，不多時上前稟道：回大人，方才小的問明，言說索老爺特遣家人前來給大人請安，有書一封前來投遞。施公聽罷點頭，施安你將來人喚進來。施安應命而去，將來人帶到賢臣面前。那人跪在下面口尊大人，奴才是索宅家人，名叫來喜。小人奉家主之命，前來給大人請安。施公看來人身穿青衣，頭戴涼帽，年約三旬之外，甚是幹強。大人看罷，叫道：管家起來。那人站起身來，從懷內把書信取出，雙手交與施安轉呈上與大人。賢臣拆封觀看，但見上寫：

索色謹呈：前者在大人台前，實因粗心草率，誤踏國寶，以致冒犯台駕，有越國律。大人若奏明聖上，索色難逃欺君之罪。拜懇大人施天高地厚之恩，容恕過愆，決不敢有負深恩。如蒙見諒，現有薄禮一盒；如不嫌棄，黃昏後遣小价奉上，幸遮合郡衆人眼目。特此致意，萬望勿却。

賢臣看罷，不好明言，心中暗自說道：好索色，你倚仗欽差二字，眼空四海，原來也是胆小之輩，懼怕提參，我想此禮若不收，但他放心不下，反怨我過於刻薄，這並非國家大事，參與不參，毋甚緊要，但只一件，收下此禮，難免合郡官員得知；那時風信傳出，聖上知道，豈不敗壞我爲官清廉正直之名，說我貪贓受賄。左思右想，忽心生一計，除非如此這般，方保無事。想畢，連忙提筆寫了一封回字，裝在封筒之內，分付施安交與來人，說道：管家此書特回呈與你家老爺，說施某多多拜謝。幾句謙詞，來人轉身而去。不表來人，且說施公暗想叫施安你速去分付書吏，寫幾個請帖，差人送到各衙門，明日午後在城隍廟喫飯。立刻叫施安上前，分付廚役將酒席排齊等候。且說衆官接了施公請帖，猜疑不定，暗想爲射鵰與索大人鬧的不睦，曾說要上本提參，還要帶寫我等爲證，怒不可解，出了廟門。今又反請喫飯，已聽人說他是惹弄起來，作事真叫人測摸不着頭緒。既然相請，只得前去，到臨期之時再辨吉凶。不表衆官納悶，且說康熙老佛爺祈雨之際，奉旨斷屠，到處文武官員俱皆奉旨喫素，故此施公派人命廚役，全是備辦的素蔬素麵，俱往城隍廟而來。這內中有位八老爺，官名厄爾清厄，有位五官老爺，名伊昌阿，二人俱守備之職，彼此同行，互相談論。走至廟前，只見衆官下馬下轎，一個個

魚貫而入。到了廟內，俱各先至雨壇參拜佛像，然後來至大殿。施公站起相迎，俱各見禮。各按次序而坐，從人獻茶。施公含笑說道：衆位老爺，施某一時剛暴，已至如此，回衙自思，甚爲後悔。今日特備一粗蔬，少伸致意，望衆位大人海涵，休要介意。衆官聽罷，大家連忙站起說道：我等實係不敢，還是大人量寬容恕，我等深感知德。今日又蒙賞賜筵席，卑職有何德能，敢領此盛意。賢臣說道：不過幾件粗菜，不知好與不好？衆位不必太謙，望大家休得見笑。彼此謙讓，將要各按坐位，不見索御在坐。施公道：欽差不到，其中必有所爲，待施某想個妙策，必須將欽差請來。怎樣設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索御史怕參請罪 施賢臣假審庖人

話說賢臣見欽差大人未到，不能擺筵，叫施安速取我的名片，到金亭館請欽差大人，就說衆位老爺，俟候索大人駕到呢。施安答應，出大殿行至雨壇，見索御史入來，先到雨壇參拜神像，往前緊行幾步，與施公行禮，說了幾句客套，又與衆官相見已畢，齊進大殿。茶罷，施公讓索御史入座首席，彼此謙讓，只得各隨品級坐定。施公下席相陪，吩咐施安你去廚下，傳與廚役，天氣炎熱，蒼蠅甚多，務要叫他們小心潔淨，如若齊備，就擺上來。施安答應，高聲傳給廚房，廚役不敢怠慢，派人撤茶盤，設下酒壺杯筷，擺上各

式素菜。衆家人俱在一旁侍立。施安輪流斟酒。賢臣坐在末位，含笑說道：承衆位不棄，薄酒一杯，諸公須要盡重切，不可拘泥。衆官道：大人既賜盛饌，美意深情，我等何敢自外，不是酒足飯飽，不會起身，何敢勞大人深讓。衆官正在開懷暢飲，不表。又說坐內有位多六老爺，迺正白旗人，素常爲人心直口快，最喜奉承，愛戴高帽，若知他的性氣，只須給他幾句好話，你說要什麼都行。你說他那件事不能辦，他偏要去辦定咧。他見施公陪着衆人殷勤相讓，又不住嘴的吩咐廚子小心，這達子老爺心內甚喜，大聲言道：我等蒙大人賞賜，大人不用費心照應。只見他說着，並不等讓，吸溜溜呼嚕嚕就是幾碗，真是爽快。可巧挨着他坐位有位九老爺，係鑲黃旂滿洲人，官名懷忠之，因他這般粗鹵，安心要給他個炭箕鬼戴，故意望着這位達子老爺點頭誇好。說還是我們多六老爺生成的福大量大，我看着喫的實是快爽，真叫我佩服。我出個主意，不知多六老爺敢許否？我料你大槩不過四五碗麵之量，你果再喫三碗寬瀟麵，我情愿輸肥猪一口，美酒五罈，候開屠之後，奉請衆位作陪，仍然在此筵宴；喫不了作爲取笑，你看如何？這位達子老爺本性高傲，聽說此言，他不思忖能否，便滿口應承，帶笑道：請衆老爺作證，我如不能，加倍認輸，衆官齊說有禮。施大人吩咐施安，叫廚役速速端麵上來。這位

六老爺本來食腸甚大，才見施公這等厚情，已竟喫的十足了。今又被懷九老爺這一激，復逞能賭勝，還要再喫三碗，那知連一口尙未咽下，忽然哇的一聲，連新帶陳，張開口一噴，激了懷九老爺滿臉一身。急的九老爺大聲嚷道：你只是何苦？話還未完，將衣服一抖，自己也覺撐持不住，一張口吐了個滿桌子。衆官正在嫌憎，他二人這宗氣味難聞，又被惡味一衝，忽然都似翻胃惡心，難以忍耐。施公看罷，連忙大聲喝道：這一定是衆廚役粗心，滷菜不潔淨，故此喫了惡心。衆位請坐，施某判個笑話，大家聽聽。只見施公滿面帶怒，叫聲施安，去將廚子傳來，我要問問他們口供，因何如此？施安答應，就將廚房人役叫到八名，一齊跪在殿台之上。施公一見，故作含嗔，用手一指，大聲喝道：好！你們這些奴才，真迺大膽，調滷煮麪，你老爺曾不住的吩咐，爲何衆位老爺喫麪之后，這樣亂吐？叫你們小心，還敢如此。廚子聽了這一片言詞，便道：這炎熱天氣，小人惟恐蒼蠅亂飛，着着仔細留神，衆位老爺喫了嘔吐，小人們實不知情。施公仍不息怒，衆官一齊相勸，說卑職等是無福消受大人的賞賜，求大人看我等面上，恕過廚子；大人爲卑職責罰他們，倘后日傳說難聞，施公聽罷，故意點頭大聲說：若不看衆位老爺情面，定將爾等重處。但只一件，施某暗想滷內，即便落下蒼蠅，不過一兩位誤食而嘔吐，

不知今日爲何如此？其中大有情弊。我幼年看過藥性賦，待我當面一試，便知分曉。說着滿臉帶怒道：爾等記打一次，速速下去。將衆位老爺吐的東西揀來我看。廚子答應，連忙叩頭謝老爺饒恕之恩，一齊站起出殿。不多時各持油盤，用筷子在殿地把所吐之物，俱挾在盤內，每人擎着一盤，走至施公面前，一齊放在桌上。口稱老爺，小人遵命將各處穢物，盡都揀在盤內，請老爺過目。說罷一傍侍立。施公聞聽，故裝閃目觀看，但見未化的肉食甚多。驗罷，對着衆官把臉一沉，哼了兩聲，復又開言說道：衆位老爺請聽，施某有一言，並非施某多事，常言說作子要孝，爲臣要忠，看看衆位皆是明知故犯，少不得用本提參。言罷，吩咐廚子，爾等快將這些穢物撤去，將那肉物等類，俱用水洗淨，我明日奏明聖上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討御封

話說索御史喫了半碗，覺心腹發悶，連忙喫些檳榔砂仁，豈惹壓將下去。後來見衆文武一齊嘔吐，便卽走到殿階之下，候衆官吐罷。忽聽施公在裏邊鬧謠言，他領教過施公利害，一聽心中早就明白。走進殿內，至施公面前滿臉帶笑，尊聲施大人，索某今日望大人跟前討個全臉，望大人開恩恕過，切莫奏聞聖上，不知大人可賞臉否？施賢臣

見索御史如此求情，連忙站立，滿臉含笑，口稱欽差大人請坐，衆位請坐，既都知道過，却好，這才施某一時剛暴，衆位莫生嗔怨，還望涵容，你我既食君祿，必當報答君恩，皇上爲國憂民，親身禱雨，用素膳步行入壇，又頒旨各府州縣偏貼告示，禁止屠殺。咱衆文武同受雨露之恩，應遵皇上諭旨，咱們先違背聖諭，何能管理軍民？知法故犯，罪加一等。衆位既然知過，施某只得欽差面上念通家之好，不行深究。衆官聽施公之言，一齊打恭，這才將心放下，回衙安息不表。且說康熙老佛爺自頒旨禱雨後，仍不見甘霖沛降，聖心深以爲憂，暗想民以食爲天，五穀不能播種，小民何以爲生？自古商湯禱雨桑林，引事自責，朕登九五，海晏河清，年豐歲稔，爲何這等亢旱，缺雨苦民？莫非朕有失德之處，上帝震怒，警戒於朕。老佛爺慮民飢苦，日日齋戒，並不騎馬坐輦，步行入壇，光頭不戴帽，率領文武虔心拜禱上帝。文武官員見主上如此，俱都是光着腦袋，跟隨聖駕就在太陽殿裏，晒着行走。五鼓進殿，黃昏聖駕還宮，這等虔心，傳揚天下，軍民無不感念聖恩浩蕩，替聖上念佛。此時驚動了一個水內精靈，他要借此機會，討一金口封號，好修正果。他算計一定，慌忙化作番僧模樣，夤夜到了京都，投在得勝門外黑寺廟內住下，自稱黑面僧人。這精靈修煉，頗有數百年道術，心靈性巧，暗想無由自薦，不能朝

見聖王暗中串通喇嘛僧，外面代他傳揚，善能呼風喚雨。又打點廟主代奏明聖上。喇嘛僧受其所托，便委婉奏明廟內有一個番僧善能祈雨。聖上愛民恩重，並不深究，降旨准奏。這黑面僧親手畫了一張法台圖樣，奏呈萬歲御覽，降旨將圖發交工部，遣官監驗認式起造。欽天監選擇吉日，命僧人登壇。如有違誤，交部議處。工部官員依旨，率領匠人在地壇布置既妥，立刻興工。只見圖樣開寫明白：

治台一座，高七尺，面寬三丈，要見方。上要天花，下鋪地平，台下每一面放大水缸七口，每口盛淨水半缸，其中各插柳枝七根，台上下四圍，俱是懸花結彩。

衆官吩咐匠人，不敢遲誤。治造齊畢告竣，專候選擇良辰，黑面僧入壇，此話不表。且說江西廣信府天師洪教真人，一日正在丹房打坐，有值日神來至面前，身打一躬，口尊法師，今有一岔事，只因上帝不降甘雨，真命天子恐其黎民不安，頒旨設壇求雨。驚動了黑旗角下一個妖精，化作番僧形狀，以法術自炫。聖上降諭，強求甘霖，不但無濟於事，徒耗精神，反致招引邪教，暗入京都，惑亂君心。天師道我若隱敝不奏，豈不辜負聖恩，有玷洪教也？即刻分付法官，爾等速備應用之物，明日起程入都面聖。朝行夜宿，一路無話。這日來至通州，真人下船乘轎，法駕騎馬到了齊化門，穿城而過，一直奔至九

天宮住下，因恐驚走妖邪，不去朝見，只好臨期陛見，與僧人睹面。又封牌一面，寫諸神免見。又暗差法官探聽番僧何時入壇。問訊已畢，對天師稟道：后日十三日良辰吉時，番僧上台求雨，萬歲御駕親臨，衆文武一齊隨駕。真人聽罷，暗想必須如此奏明，方爲停妥。想罷，眼望法官說道：爾速行安置，以備朝見。法官答應。這日正是朝賀之期，鐘鼓齊鳴，笙吹細樂，檀香撲鼻，淨鞭三響。老佛爺駕登龍位，文武朝參已畢，分班侍立。當值官上前跪倒，口呼萬歲三聲。臣啟奏我主，今有江西龍虎山洪教真人，來京朝見，候旨定奪。老佛爺降旨召見，龍顏大悅，問道：朕未出旨，宣召愛卿，卿家何事來京？可細細奏明。真人見問，連忙叩頭，口尊萬歲。聽臣啟奏，微臣並非擅自來京，臣既食君祿，應當報答君恩，降怪除邪，臣之道也。有事隱弊，即便欺君。只因京師妖氣甚盛，臣恐主公被邪惑動，爲臣不敢不奏明聖上得知。天師奏罷，老佛爺聞奏，甚是驚疑，連忙說道：朕降旨設壇，禱求甘露，爲救黎民，正在望雲思雨。朝臣奏聞，有一西方僧人，善能祈雨，朕當准奏。命番僧求雨，以蘇民困，並未聞妖異之說。卿家不知有何風聞？可細細奏聞。天師聽罷，佛爺之言，復又奏道：臣自漢至今，祖居龍虎山，世掌洪教，蒙恩封正乙真人，臣家世代相傳，奉天勅命，每日有值日神輪流此事。臣在丹房淨坐，值日神報，臣才得知，言蒼

天久未下雨，聖上憐民宸衷切慮，聖駕率領百官，日日進壇禱雨，龍恩遠播，軍民仰望念佛，故此驚動妖邪，潛來帝關。伏我主若命他求雨，不但無益於民，而且有害稼穡，雨露飛霜，自有定期，年歲豐歉，奉上帝旨所定，天意難測，人力豈能相強。臣故連夜來朝，奏明聖上，赦臣膽大無旨進京之罪。且說康熙老佛爺，迺是馬皇帝，不信邪言，天師奏罷，未免龍心暗想：這清平世界，白晝之間，妖怪何敢變化人形？轉想天師敕封洪鈞真人，授五雷正印，歷代所傳保國佑民，斬妖除邪，豈敢妄奏，自尋其罪。朕想那年朝賀寡人，方交十二歲，朕見他童年稱天師，不過是江西一個小蠻子，借祖上之名，靠他還有什麼法力。朕要想難他，番作滿洲話，叫梁九公擊過三杯茶來，先賜他一碗，他用左手接過，又賜他一碗，用右手接過，朕安心試探，復又叫人送過一碗，朕思他必定放下一碗，接第三碗。誰知他將右手那一碗往空中一送，便將第三碗接在手內，朕只當他一飲，誰知他向空中一傾，却未見水點。彼時朕心甚是不悅，以爲他賣弄法術，輕視於朕。只見不慌不忙，遞過茶盞，連忙跪倒叩頭，口稱萬歲。微臣有事啟奏，適因揚州天心府城十字街，偶遭天降火災，微臣傾茶落了一陣茶雨，已將回祿拍滅。朕想起乘船，剛坐在船頭，但見海水波濤陡起，浪比船高，幾乎將船打翻，文武一齊皆驚。朕見他用小手

一搖，喊道：龍神免朝。一聲未了，水既歸源，波平浪靜，朕因心中甚喜，不枉天師名號。彼時賜些珍珠彩緞，又加公爵，以垂永久。天師回去，約至三年，忽有九個番僧來到朝門，該官奏朕說：北京迺興隆之地，就只氣脈不通，若能挑通河道，氣脈流行，可以千年永久。國運日強。朕思奏得有理，一時誤信邪言，將要降旨動工。天師忽然來京，午門候旨。朕將他宣至金殿，謁朕已畢，口呼萬歲。微臣伏聞主上降旨，京都挑通河路，此事於我國運大有不便。九個番僧迺九條泥鰍精所變，我主不可被其蠱惑。朕彼時聞奏，問道：依卿如何將邪物治住？他奏微臣自有方畧。此時如用法力擒捉，不但搖動軍民不安，反覺費力。我主降旨止住興工，這怪皆修煉年久，其性靈通，知微臣來京，卽行暗遁。朕因降旨停工三日後，果然九個番僧不見踪跡。這幾件事，皆朕所親見。便道：今因荒旱，以致悞信妖言，據卿所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張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豬龍

却說佛爺聽天師所奏，卽欲降旨，把齋僧擒至金殿，使天師法力叫他現出原形，看他是何妖物。天師連忙叩頭，口尊萬歲，且擒住妖怪，叫他真形現出，方免驚我主龍駕。事畢，臣自有佛法求雨，以致生靈。天師奏畢，俯伏金堦。老佛爺龍心大悅，叫聲愛卿，果能

求下甘霖，普救黎民，朕不負卿，依卿所奏。天師隨衆步下金塔，出了合勒阿思哈邊，轎夫搭過金頂鋼人輪。到了內東華門路傍，有人大叫冤枉，嚷着跑到轎前，橫攔去路，跪倒不住的叩頭。天師在轎內沉吟不語。法官一見，連忙說道：你這人好無分曉。天師看罷，轎內開言說：你這人本爵看來，並非庸愚，難道你不知洪教天師專管擒怪，並不代理民詞。有什麼屈情，快到那有司衙門去告。此時衆軍民見一人在天師轎前告狀，一齊擁擠觀看，但見天師轎內說話。那人復又連連叩頭，口尊真人，晚生自幼讀書，世務不明，冒犯法駕，應該萬死。無奈其中實出不得已，只得冒罪攔真人法轎，叩求天師老爺救命！天師聽那人口稱晚生，知是儒門之士，連忙說道：你既是文人，不必下跪，你且站起，慢慢說你的冤枉，本爵看是如何？那人聽說，口尊真人，晚生告的是城西河內瀋龍，現有呈狀在此，請真人遇日。天師接過，逐字看了一遍，只見上面寫道：具呈人甘忠元，祖居順天府昌平州，庚子科舉人。爲瀋龍肆擾良田，變成澤國事。切生有祖遺田數頃，坐落在蘆溝橋渾河上，一家藉此衣食。不意九年前，忽被黑龍霸據，竟成水族之窟；一家嗷嗷待哺，幾至九死一生。因爲此幽明結怨，含忍數年，搶地呼天，沉冤莫訴。今聞真人法駕到京，冒死奉瀆，叨懇開天地之恩，施無窮法力，俾惡畜斂迹滄海，仍復良田。

則生合家均蒙再造之恩，萬代啣結不忘。上訴天師看罷呈詞，沉吟多會，叫聲賢契不必傷心，本爵既接了你的呈詞，自有道理，你今日暫且回去罷。明日不出紅日，速至來觀，本爵自然將你這段事判個水落石出。甘忠元聞聽天師之言，心中暗自歡喜，慌忙與天師跪倒，往上叩頭說道：多謝真人大恩。天師站起身連忙用手相攙，說賢契請起，不必多禮。甘忠元只得平身站起，告辭而去。天師見甘忠元去，仍在丹房淨坐，吩咐法官收拾上雨壇的法物，隨駕擒伏番僧，法官應聲而去不表。只見守門軍役前來跪倒，啟稟真人，昨日告瀦龍的人求見。天師聽罷，吩咐法官到觀門首，將甘舉人進來，法官答應而去。不多時一同甘舉人來至丹房。甘忠元見真人深打一恭，將要屈膝一跪。天師連忙攔住，吩咐叫人看坐。親隨不敢怠慢，就在旁首設坐。天師道：賢契此事，實由賢契言語輕薄所致，所以借此爲由，將你田地強佔，這個仇怨，本爵只得與你們講和。說着吩咐看茶。忽門外有人答應一聲，把甘忠元嚇了一跳，連忙閃目一看，但見一人手擎茶杯，往洞房而來，長大身軀，約有七尺，掃帚眉，高扣眼，驢臉長腮，兩耳輪厚，決着尖嘴，大牙顯露唇外，鬚鬚亞似鋼針，滿身穿着全是皂色，足登靴鞋，打着裹腿，氣昂昂走到天師一傍站住，一語不發，躬身侍立。甘忠元看罷，心中納悶，暗想南方人多是生的

清秀，何爲如此這樣凶狠？正在猜疑之際，只聽天師說道：甘賢契到此是客，必須先敬頭碗茶。方顯本爵恭敬聖門弟子。這甘忠元心中正在不解其意，只聽天師說道：甘賢契請茶。甘忠元將茶飲畢，大漢氣沖沖的接了茶碗，手托茶盤，揚揚而去。天師說道：方才送茶大漢，你果認識此人否？甘忠元回說不識。天師說道：這就是你的對頭。潭河瀧龍。本爵將他拘到，一者判斷此案，不能據聽一面之詞；二者使他獻茶與汝，作爲陪禮。賢契自此言語須要謹慎，不可再爲毀謗龍王了。你的田地，候明日開河之日，自有分曉，絕不能短少。果然虔心供奉，自此家門清泰，地畝豐收，非爲強派汝事敬竈神。本爵與你既然判斷呈詞，總要公平正直爲是。甘忠元聽畢，站起告辭，送出觀門。且說真人見甘忠元去后，將法官叫到丹房問道：爾等將兩壇應用的法物可曾齊備？法官答道：俱已備下。真人一回手，取出五道靈符，未知天師如何擒妖。不知以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張洪教暗進雨壇 傻和尚明警世界

話說洪教真人將甘忠元告瀧龍一案辯明，吩咐法官明日到妖僧祈雨之期，陪駕進壇，與黑面僧相會，須要留神。各按方位，守住汎地，候邪僧上台，卽刻把符焚化，我在龍

駕伴主，爾等千萬仔細，莫要驚動聖上。那時擒住番僧，也顯洪教法力。不多時，萬歲駕到午門，衆人跪接，三呼已畢，一齊相隨御輦，真人隱在衆人之內，前護后擁，出了正陽門，霎時進了雨壇，到了龍棚。佛爺下輦，升了寶坐，衆文武復又參拜，分爲左右侍立。此時番僧尚未來到，天師同法官進壇，暗中布置齊畢，嵩候着番僧登壇，好焚符咒。此話不表。且說聖義村三官廟，傻和尚自從觀音菩薩與善才童子點化，授了金字真經，因他的根基深，一至夜靜，便有神人指教，不上幾月工夫，不知不覺，悟醒的萬法皆通，說的禪語，俗人全都不懂的。這夜至三更時，他在三官殿中靜坐參禪，團覺之際，毫光四起，竟將廟院照的通紅。村中人皆以爲廟內失火，火光冲天，衆人約齊說道：「咱們往廟內看看，到底是何緣故。」一同走至廟前，門却未開，一齊走入，打算要問傻僧。走到殿前，只見傻和尚赤着身體，獨坐三寶殿供桌之上，閉目沉睡，渾身淋汗。此時正在隆冬天氣，甚爲寒冷，他乃赤身大汗淋漓。衆人看罷說道：「有些奇異，從此合村人無不供奉。」到次日早起，合村人約齊老少男女，同奔到三官殿內，見了傻和尚一齊叩拜。傻僧一見，先傻笑了一陣，瘋瘋癲癲，眼望衆人，我的佛滿嘴胡念了幾句。衆人俱不懂他的話；但見他放倒身子，仍時酣睡，打起呼來。衆人看看互相報怨走着，彼此暗罵禿驢可惡。

傻和尚見衆人去后，到了天晚上課已畢，至次日清晨，把和尚留下的破衲頭斜披肩，手拿木魚，舉步出廟，回手倒扣廟門，因感莊主之恩，繞莊走了三遍，高聲朗宣佛號。又將木魚敲的聲響振耳，念了幾句偈語道：

龍天不慈悲，晴天大日頭；要祈甘露降，還得善人修。

聲音不斷，繞村念了三遍，招的犬聲亂咬。此時天氣尚早，村人俱未起來，夢中驚醒，聽了俱各不解。及至起來尋覓傻和尚，踪影不見，衆村人納悶。且說傻和尚繞村念罷偈語，又到他父母坟墓之上，磕了幾個頭，兩腿如飛，竟拍奔通州北關，不多時到了關廟熱鬧之處，一邊走着，手敲木魚，一面高聲念道：

要相逢，不相逢，談進繁華一座城；天公不怒不垂淚，塗炭生靈心不公。

傻不傻，靈不靈，前生造定雖變更，這方人也，識透阿彌陀佛，天下安甯
雨便傾。

傻僧念這幾句，原隱着方人也三個字。當初賢臣作江都知縣，假扮道人私訪，將施字拆開，號稱方人也。今傻僧安心顯應，驚覺賢臣，故把這三字成編口號，滿街念佛。軍民不知，以爲妖言，俱不在意。此時施公仍是每日同合郡文武，齊集城隍廟，參神祈禱，衆

官正在拈香已畢，忽聽廟門外敲的木魚連聲響亮，口裏念的聽不出是經卷，是詩詞，衆官全不理會，惟有施公聽他念的有因，不覺心內懷疑，將要派人去看問，忽聽誦的又改了話語。施公與衆官復又側耳細聽，只聽外面大聲念道：好哇！

先不該，我不傻來又不獸，昊天遣我下瑤塔。世人不公心太狠，感不動龍天淚下來；方人也，不明白，不拜靈山好怪哉！阿彌陀佛，可笑你，再遲時我轉天台。

傻僧在城隍廟外喊念，賢臣在廟內聽的甚爲真切，又聽木魚打的振耳，只在廟前來回朗誦。衆官聽了，俱都不解，仍去閒談。施公心內暗想，忽然醒悟，說哎呀！這內中分明隱着方人也三字，應了我初任江都縣暗訪五虎惡棍，路途甚遠，此人如何得知？施公想罷，暗自說道：何不叫他進殿內盤問盤問？叫聲施安，你去把那喊叫之人叫他進來。施安答應，走出廟門外面，大聲叫道：僧人，我們老爺喚你進廟有話說，你快隨我去。傻僧聞聽也不答言，隨着望裏便走。到了大殿之外，即便立住。賢臣與衆僧在殿中閃目觀瞧，怎生模樣。有讚爲證：

髮蓬赤足真不堪，破爛衲衣身上穿；
愁想面上油泥厚，點頭傻笑代瘋癲；

虱子渾身爬又滾，斗大木魚掛胸前；
化現所爲求甘露，安心驚覺施不全；
借此爲由欲遠遁，可嘆迷人參不透，
真假不辨到笑談。

施公與衆人看罷，俱不知何意，當作掛單和尚看待。衆僧因知施公最難說話，俱不多嘴，暗瞧私笑。施公叫聲傻僧人，你進廟來，我有話問。但見傻僧在廟外答應說來了。特來問你，何必問我！說着瘋瘋顛顛來至殿內，那種氣，令人難聞，衆僧各掩鼻躲到一傍。施公只得閉氣問道：你這僧太也胆大，方人也三字，原是我的姓氏拆開；因在江都縣任上暗扮道人，私訪惡霸。你因何隱禪語之內，細細說來。傻僧見問，說道：不用究問，聽我說來，你說你忠不必忠，你說你好不算好，好哇！忠奸二字難分辨，撮欵提鈔入私囊，忠呀奸。施公聞聽隱語戳心，不覺怒惱，高聲大喝，我聽你這瘋僧滿口胡言，就該掌嘴。衆官見賢臣發怒，俱替傻僧擔怕。那傻和尚却全無懼色，仍又傻笑。此時施公見他只等形狀，隱語之中，似有奇異。連忙問道：你能求雨麼？傻僧大笑道：那是我的首戲。施公聽說罷，能夠求雨，恕你無罪；要是無雨，定然重責不恕。便把他閉鎖在空房內。施公與衆官談論，只聽空房內把本魚敲的連聲響，愁聲愁語，宣讀佛號。衆人聽着，都不甚懂。到了天晚，賢臣與衆人，都不回衙，就在城隍廟過宿，候着明日午後應驗否。此話不表。

且說正乙天師隨着聖駕，到了雨壇，吩咐法師諸事備畢，仍然退在文武班內。聖上在寶座上閃龍目觀看，但見正面高台一座，搭造得甚是齊整。萬歲看罷，傳旨問天師話。真人連忙上前跪倒。老佛爺問道：「今僧人上壇，不知卿家怎樣行事？」真人口呼陛下降旨，令僧人上壇。臣自有法術擒他。萬歲聞聽，說是卿家暫且退下，朕自有道理。真人仍然隱避在衆文武官員身後。此時吉時已至，番僧未到，聖上傳旨命通事問僧人辰時登台，何時落雨？可以落幾個時刻？通事官領旨，回身行至蒙古包搭，見黑面僧問明，復到龍棚回奏。萬歲說道：「奴才訊明僧人，他說辰時登壇，午時落雨，可以落到日落黃昏，包管足用。萬歲准奏，傳旨命僧人上台。等從台後上了雨壇，老佛爺在龍棚對面看得分明；但見番僧重眉大嘴，黑面紅鬚，身體矮胖，大肚累堆，長得甚是兇惡。又見他上了法台，對龍棚謝了聖恩，退在一傍，令着衆喇嘛繞台已畢，好去作法。衆喇嘛鑼鼓齊鳴，扮着二十八宿九曜星宮，今日番僧求雨，衆喇嘛穿用那些物件，爲的是顯着威風好看。望上看罷，一扭龍項，暗自傳旨，叫聲張愛卿，你看番僧胡鬧求雨，要這些何用？真人見問，連忙跪倒，口尊萬歲，番僧如此，無非枉勞氣力，他如何能求得雨來？臣啟我主，容臣前去作法，以擒妖孽，恕臣慢君之罪。佛爺說休令妖僧走脫。張天師復又進了龍

棚回奏道：臣啟我主，微臣俱已備妥，大約妖邪插翅難飛，少時我主自明，番僧是何怪物。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衆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駕

話說番僧原係水族之物，同類甚衆，其居水深千尺，卽世所傳道眼。方近之人，時見有水怪出現，都不敢近岸窺探。那裏邊精怪尙有道行淺的，因未能變化，只在沼內埋頭，不敢出來滋事。這番僧未求雨之先，曾與衆水怪計定，說是天下乾旱，眞命帝主憐民，望雨甚切，趁此機會，討一金口封號，日後得成正果。愚兄前去，只要感動人王帝主，事必可成。如到求雨之時，衆位助我一陣風雨，不必論禾苗損益，五穀生與不生，但能應點塘塞過，聖朝天子龍心一悅，必然欽加封號。愚兄果能得了好處，必要攜代衆位一齊飛升，同入仙班。衆水怪聽說，落一場雨，受了御封，便可成仙，俱各歡欣無限。叫道：兄長只管前去。却說那怪聽罷同類之言，方化作番僧形狀，來投黑寺，並未算着天師來京，故此任意爲能。他要早知天師在此，漫說還來登壇，也就潛逃遠遁了。只因他雖修煉多年，可以化人形，吐人言，但只一件，他雖聞知洪教眞人之言，未曾會過洪教眞人。他面。他又無人去對他言講，所以他不能知道。這番僧又自覺一概安置，衆朝臣又不

識他的根底，誰能破他的虛誣。所以他登壇之際，竟大着胆賣弄猖狂，且說番僧分派雨壇上，擺設的甚是齊整，只見番僧上了壇，先朝龍棚行朝駕之禮，隨後椅上坐着，衆喇嘛各打鐘鼓鐃鉢，順着雨壇繞了三匝，敲打的聲音括耳，言語都聽不出來。番僧趁着音樂嘈雜之聲，連忙又從左邊椅上站起，行到正面，向北稽首禮畢，見他又將鈴兒搖了三下，口中念了幾句如鳥語一般，也不知是經是咒，聽着難解。念罷放下那個銅鈴，掐着訣，口裏仍是嘟嘟喃喃，拿着一道符，往香燭上一點，頃刻焚化。那符焚訖，果然一股黑氣飄飄颻颻，直撲了西北。番僧暗通了他的水族，仍又退到椅上坐候等雨。且說水中那些蛟螭龜鼈鼉龍黿魚蝦蟹，這時正在沼中探頭縮腦，忽然一陣陰風，刮到水面，衆妖知是信符已到，不覺歡騰跳躍，一齊呼兄喚弟說道：大哥的信符已到，必是哄信人王帝主，咱們快去輔助。未有一刻，真是狂風滾滾，大雨沖沖，霎時到了京師地面，看看離龍棚不遠，衆妖更加精神百倍。高興之際，是忘八精領頭，蝦精緊圍隨身後，蛟精督隊，這些怪物如鄉屯浪子一般，初入北京，迷戀住煙花柳巷。忽聽這麼一聲如雷，那烏龜精先就嚇了個倒仰，把小青青腦袋一哆嗦，猛又一抬頭，見有一位金甲神橫阻去路，相貌十分兇惡可畏，那怪知道是一位天神，怕的倒吃了涼氣，連忙將長脖扭

轉，對後面衆怪嚷道：快回去！不好！不好！幸耳靈眼快，頸子能屈能伸，要不是頸項速拳，那鞭早就落在頂梁上咧。正在興頭之際，忽聽雷似的一聲，先就驚了我目瞪口呆。我又一昂頭，竟似汗蒸如雨，敢則是奉天師法旨，護駕的金甲天神，喝說不行疾退，立刻便叫輕生。我聽罷驚慌無措，幾乎把尿潑嚇出，我想識時務者爲俊傑，咱們總有些道行，料也敵不過天師。我故把脖子一縮，知會你們一聲，趕忙跑回。從來交朋友，雖然患難相扶，亦不過盡其心力而已。現今世上都是你狠我狠，真有幾個信義君子？何況我輩。從此再不想脫凡壳成仙作祖咧。我自幼在龍宮裏看門，總不敢擅作威福，滋生事端。今日爲朋友連累，險些遭殺生之禍。自今以後，再也不去受這驚怕咧。忘入精說着，尙嚇得噓噓牛喘。有一鮎魚精聽罷，忙叫撒步，急流勇退，不然惹惱那位金甲神，追趕下來，還許連巢窠裏鬧個翻江攪海，一齊抄討入官呢。蝦精說：我只顧瞎搶是的，喊着前奔，猛聽了那麼一聲，幾乎把我的心魂驚散，真是可怕！衆水怪聽罷，一齊譁道：算了罷，咱們再要鬧，只怕大家都不安穩。咱們不必講交情厚薄咧，各保性命。不言衆水怪被靈官趕散，不敢出頭。且說番僧自焚罷信符，一心盼望同類相助，果然功夫不大，黑雲直轟，疾風暴雨，從西北直奔龍棚。番僧看罷，更是精神雄壯，暗喜道：還是我們龍潭

中朋友，真不失信，只要在京城多落幾刻，得了封號，何愁不身列仙班。番僧正想得心滿意足，猛然抬頭，不覺嚇得驚疑不定。暗說不好！這事有些奇怪，怎麼下了這幾點兒，就住的咧，這如何遮得去龍目。我的朋友平日不是這樣無信行的，爲何今日言清行濁，將我撮上台來，拔了梯去，莫非其中有什麼錯誤緣故？領隊的烏大哥與誰口角，作了氣惱，趕忙回去。橫行介士跌折了腿，不能前行。長鬚公年姥姥，都被魚人網去。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懼詔問妖僧謊奏 破邪術天師出班

話說黑面僧見他自己說的時刻已到，不見落雨，急得坐立不安，心中怨恨同類，暗說：「這事分明把我坑害，他們果真不來解救於我，人王帝主要是問將下來，有什麼言語回答？龍心一怒，根究出破綻，那還了得！心中暗自躊躇，偶然想出了一片欺誑之詞，腹內說有咧，我何不這般如此，姑且掩飾過去。且說佛爺坐在龍棚，候着落雨，起初看見僧人焚罷了符，果然陡起濃雲，隨着烈風驟雨，登時點點滴滴地皮盡濕。只見壇外圍着許多軍民大聲念佛，復又歡聲說道：「還是萬歲爺鴻福齊天，感來這位神僧佛法廣大，有了這場甘霖，四方自然安定了。」衆軍民議論紛紛，佛爺龍心大悅，對着衆官說道：

朕看這僧人似乎有些來歷，雖非正道，這雨却不能假。如果田禾足用，朕也不究他的根基。但這雨中氣味着鼻，彷彿硫磺鍊的，朕心直覺發悶。衆文武聽了佛爺之言，有親王侍衛大臣齊行奏道：「臣等俱覺頭暈心亂，頗有可異。我主可詔洪教真人近前一問，自見分明。」老佛爺叫一聲愛卿平身。天師遵旨立起。皇爺說道：「適才僧人所行，料愛卿目睹其事，雨中帶有腥膻之味，甚覺難受，即便雲消雨止，卿試言明其故，好展仙術擒住，免其禍民，斬首市曹，以清妖孽。」真人奉諭啓奏道：「此雨實非四海龍神，奉上帝敕命所降，迺是妖物暗用邪符，通其成精作耗的一黨前來，弄的粗風暴雨，所以腥氣難聞。這雨不但於田禾有損，兆民受了這一般邪氣，還怕受起癘疫之災。」皇爺聽說如此，不覺驚異道：「這事據卿所奏，甚爲恐懼，朕特虔誠致禱者，原爲慮民疾苦，冀上蒼速施膏澤，以免百姓倒懸。若教妖僧這樣忘行，朕却不爲救民，反爲陷民。愛卿須速行設法解散妖氣，朕於卿家必不有負。」却說真人見皇爺這般憂民孔亟，復又跪倒叩頭奏道：「老佛爺傳下諭旨，召那番僧前來問話。該官出了龍棚，即刻至雨壇蒙古包搭，先對通事諭知旨下，速召僧人通事聞聽不敢延緩，登梯上壇。番僧一齊跪倒，參駕禮畢，跪在塵埃。皇爺端相番僧如非人類，在寶座用龍腕一指說：「你這僧人何故罔朕？你奏明辰時

登壇午時下雨，爲何時刻已到，只落了那麼幾點雨，便就天晴。你必須明白奏來。番僧見問，連連叩道：目下吉時已過，叩乞龍恩，准其至明日午刻再行上壇祈禱。一陣足雨，普救天下禾苗，以贖不驗之罪。乞佛爺開天地之恩，赦其無咎。通事奏述已畢，皇爺尙未處分，只見天師從御座之後，轉到聖駕一傍站立，眼望番僧，用手一指，叫道：怪物，你可認得我麼？番僧正在俯伏，忽聽有人叫他怪物，你可認得我麼？番僧回頭觀看，有一人年約三旬左右，精神滿足，生成仙風道骨。番僧看罷，把兩個大眼一番，頭一恍，復是滿嘴啾啾哇啦，說了幾句。天師也是聽不分明，忙問通事。通事答道：僧人說是未增會過，不識是誰？請問姓字。天師聽罷，微微冷笑道：料他也不知我，迺祖居江西龍虎山，敕封正乙真人，自漢迄今，護國佑民，降魔驅鬼，姓張，料你不識，亦許聞名。我今特來看你求雨，問你求的雨在何處？番僧一聽，說是天師，猶如半空中打個劈雷，登時魂飛膽落，伏在地下，如木雕泥塑，一言不發。天師見他默而不答，說是孽畜，你可知罪，老佛爺爲國愛民，設台祈雨，你膽敢借事生端，來到帝庭，欺蒙主上，竟敢癡心妄想，應該回思已往，罪犯天條，疊遭雷劫，既倖躲過，就宜潛心苦煉，改過自新，仍迺肆行不悛，妄起邪心。你想太乙金仙有幾個賊子奸臣，旁門邪教，能成正果的？况你這畜類所行，不想出身

根柢，妄想金口御封，要成仙道。若叫你這等列入仙闕，恐天下惑世誣民之術，皆成蓬萊三島仙人矣。你不求下雨來，就該原形現出；本爵慈悲，代你叩乞主上，體上天好生之德，赦你一條活路。却說番僧聽罷天師一番言詞，悚惶之狀，要知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張手雷法台驅邪 擲鐵牌龍潭致雨

話說黑僧伏在龍棚御座之下，被天師切責，因疑信參半，要試真假，他便暗懷毒計，偷眼看看，覺離他切近，便運足腹中黑氣，對准真人一直噴去。那知天師見他跪在地下，不哼不語，早預防他不懷好意。看他那邊把嘴一張，真人不肯容情，把手一撒，呼嘯嘯雷聲振響，萬道霞光，直拍奔番僧而來，倒將那股黑氣反行捲回。番僧大吃一驚，知是天師母疑。雙足一蹶，放起一陣黑氣，到了龍棚之外，飛奔雲霄。衆文武正然驚訝，見從御座後復起一陣香風，金光一閃，隨着黑風直趕將下去。皇上同衆文武尙不知何故。寶座上龍顏大怒，望天師說道：阿拉不好，番僧逃脫去了，愛卿作速使方略，休教傷了朕之子民。真人連忙跪倒，口稱萬歲，微臣有驚聖駕之罪，乞我主寬恩。老佛爺龍腕一擺，說道：此迺愛卿降妖，何罪之有？速平身施法術，擒妖邪要緊。天師復又奏道：萬歲且

寬聖憂，怪物插翅難飛，微臣早已暗遣神將，各守方隅，適才金光所起，迺是護法靈官，追逐妖邪，絕不致遣害百姓。皇上聽罷，反憂爲喜道：卿如此可登雨台祈禱，快施毋窮法力，前去致禱。真人奏道：微臣不須登台，自能致甘霖下降。老佛爺問道：愛卿不用上壇，如何求雨？真人回身取來一物，尊聲萬歲，速遣大臣一位，手持此物，飛馬到黑龍潭，擲在水中，不過一二刻，有細雨紛紛而降。皇上聽天師所言，不知是何法寶，這等奇驗。老佛爺接過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黑漆牌，長有七寸，寬約三寸，正面上寫着洪教敕令，四朱紅字，背面畫着一道符印。老佛爺看罷，龍心暗度，這樣一個小小鐵牌，如何說便能求得雨？看來也是難測；若是不靈，天師豈能虛謊？想來天下孔張二家，皆有祖傳至道，使後人不能不尊崇奉教。朕今看來，這個小鐵牌定有靈應。却說天師見皇爺看牌，沈吟，連忙奏道：啓我主速降諭旨，派一大員持此物，扔在黑龍潭，不可回視，策馬速歸，雨便隨落。老佛爺龍心大悅，連忙對馬五格諭道：張愛卿這才所言，卿可曾聽得明白？馬大人見聖上問話，連忙到駕前跪倒叩頭，口尊萬歲，奴才皆已聞知。老佛爺道：你既知道，卽刻擎這鐵牌，速去黑龍潭。馬大人叩頭說領旨，復身站起，接過鐵牌，退步出了龍棚，忙吩咐家人牽過能行的坐騎，帶一名僕人，一齊扳鞍上馬，如飛而去。轉眼之

間，已到了黑龍潭近處，棄蹬離鞍，跟人將馬拉過一旁。馬大人自己走到潭邊，但見水勢洶湧，清鑑毫髮，看罷急將鐵牌扔在潭裏，連忙撒步回頭，扳鞍上馬，奔回雨壇。且說黑龍之水原係與海水相通，那時龍宮裏水卒正在潭中巡哨，忽見有一物沈下，水卒接過一看，乃是一面法牌。水卒不敢耽擱，連忙雙手捧定，行至水府，稟知龍王，呈上鐵牌。龍王一見，知是洪教真人的救命來到，卽刻差巡海都尉到處知會雷公雷母風婆雨師衆神，會集一處。龍王同衆神率着水族，一齊到了空中，登時布雲掣電，發雷行雨。不言龍王奉天師敕令，且說聖祖自遣馬大人黑龍潭去擲鐵牌，坐在龍棚，復與天師言談妖物。未二刻只見馬五格已走入棚中，駕前跪倒，口尊萬歲，奴才遵旨將鐵牌扔到龍潭，回馬行至半途，知鐵牌果然靈驗，漫天烏雲油然四起，現在雨亦沛然降下，奴才特行奏明。老佛爺聞奏，龍心大悅，將龍腕一擺，馬大人站立，退歸班內。老佛爺隨卽欠起龍體，離了寶座，忙步到龍棚之外，閃龍目四面觀看，衆王大臣亦俱相隨，仰天而望。但見滿天雲氣蒸騰，電光閃爍，清風拂拂，雷雨交加。佛爺不覺龍顏大悅，衆文武跪倒，齊呼萬歲，頌揚聖壽無疆。老佛爺一見，連忙說道：衆卿俱各速起，此迺張愛卿道術之神，朕心甚加愉快，亦不枉衆卿相隨勞碌。但雨雖然落下，不知怪物如何？張卿家再

速施法擒來，使他本形現出，朕看他到底是何妖物，膽敢前來惑朕。言罷仍入龍棚，復歸寶座。衆文武亦各隨入，排得鷲序鵷班。天師進前奏道：「微臣已召請馬趙關岳四位神聖，各按東西南北把守汛地，復有六丁六甲值日功曹諸神，各把方隅，猶如鋪下天羅地網，一齊在雲端裏守候妖物，料亦無處藏躲，不久便擒到駕前。」此話不表。且說番僧足登黑雲，從龍棚直起空際，心裏打算逃回沼去，猛一抬頭往回裏一看，只見有道金光緊隨其後，又聽如雷似的大喊道：「精物那裏逃走！速速回去，現你原形，不然吾神鞭下，立刻叫你廢命。」那怪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聽怎麼一響，嚇了個走頭無路，只得停住偷眼一看，就是這位靈官王元帥，到佛門就是韋馱，凡妖魔鬼怪最怕這個神聖。有人閱看及此，問說這話敘的前後不符，他道：「先前黑面僧不認得天師，怎麼這會就認得靈官呢？」即便見過，說是認得，爲何先在龍棚之際，天師將靈官請下，在御座後保駕，衆官看不見，俱係凡目，番僧他是妖怪，那時看不見，這會子在雲端裏就看見咧？即有此問，只得叙明：衆妖見了靈官爺聖像，意亂心迷，恨不能立刻鑽入天地，得全性命，暗說不好，料是多凶少吉，難逃公道。我實指乘機借求雨得點好處，歸入大羅仙，得預蟠桃會，多麼逍遙自在。那知心高命蹇，晦氣臨頭，不期遇了這個鳥天師來破了我的機謀，

到弄得引火焚身，這個時運真迺不利。那個靈官真緊緊跟定，偷被他金鞭一擊，恐難保這個殘生。早知此來這樣結局，何必跑到北京，擔這個驚怕。偷要出了醜，不但遺笑江湖，怎麼再回水沼，見同類朋友，垂頭喪氣，心中悼念。只見靈官爺緊緊趕到，揚着金鞭往下要落，嚇得渾身亂抖，不覺急中生智，暗想我總然跑到何處，他一定也是要追到何處。自古未有不慈悲的神佛，我且上前懇求一番，倘靈官爺發了善心，暗放了我逃走，免得如飛奔命。若是不允，再作道理。登時只見靈官爺沖沖大怒，罵道好孽畜！敢違我法令，看鞭罷！說着那金鞭照着黑面僧頭上一直落將下去，不知妖僧頭顱，被靈爺擊的如何？要知端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王靈官捉妖縱令 番僧法壇現原形

話說妖僧哀告靈官爺，忽聽怒聲大叱，掄動金鞭照頭便打，妖僧一時心內着忙，想已躲避不及，連忙將大嘴復又一張，吐出一股黑氣，託住金鞭，撒身架起妖風，往北逃走。却又忽遇天神相阻，更覺魂迷意亂，猛一抬頭，迺是一位黑臉神將，坐騎斑斕猛虎，手擎竹節鋼鞭，身穿黑袍，肩披黑甲，腰束烏玉寶帶，足踏烏底官靴，頭戴幘頭，面如鍋底，熊眉豹目，滿部鬚鬚，在一片祥雲瑞氣之中，舉着鋼鞭，如疾雷似的大聲威喝，橫攔去。

路妖邪看罷，認得是黑虎立壇，手無器械，不敢相鬥，倒退了幾步，連忙轉身，強打精神，復弄妖風，夠奔南方逃走。此時立壇爺見妖物前來，正要縱雲擒捉，忽見一陣黑風向南疾下，往前追趕。到了龍棚，見妖物已竟過去，只得停雲，尋住汛地，却說那怪跑過龍棚，想從南方暗遁，急得心似油煎，汗如雨下，暗說利害。回頭一瞧，但見元壇爺不復緊追，微覺心定，恨不得一時得一藏匿之所。正在興風，一直南下，算計轉灣脫身，忽聽正南上也是一聲大喊，妖怪休要前走！今有正乙真人法令，防你竊躡，令吾神把守南方，捉獲於你。你若求不死，速至聖天子御前，化現真形，保爾活命。不然刀下無情，立地叫你身首異處。那怪又聽這一聲威叱，更覺魂不附體，暗說不好，南北俱有天神阻住。連忙閃目，從對面一看，但見一縱祥光，手提大刀，直拍那妖邪。那怪一見，連忙撥轉風頭，望斜裏又往正西扑去。周爺見妖物逃去，才要乘雲追趕，但見聖帝把手一擺，周爺收住雲光，仍在龍棚正南收住汛地。且說妖物暗想這四面八方，俱有天神把守，無處得生，只怕今朝合該吾命休矣。此話慢表。且說靈官爺自縱金光，暗回龍棚等候衆神，將怪物擎到駕前，好交法旨。遲了一刻，不見動靜，靈官爺恐妖物哀求，衆神慈悲，將他釋放，急忙復起香風，到了龍棚之外，用聖目遙看。但見衆神雖圍住妖邪，尙未動手，捉獲

妖怪，站立中央，四顧發悶。靈官爺看罷，縱起祥雲，直昇碧落，到了妖怪切近，大聲喝道：畜生！真乃膽大！吾神良言示你明路，竟敢背違，料你是要吾神動怒。說罷，掄起金鞭，按着妖物頂上落下去。那妖物見靈官爺鞭到，毋處可奔，連忙側身躲過，趁勢起陣黑風來回，與靈官爺旋轉。靈官爺心中大怒，威聲喊道：衆位神聖，既奉真人敕令，捉獲妖邪，還不齊上，等待何時？衆神一齊喝道：妖邪休推睡夢，我們奉天師法旨，特意在此捕捉於你；若非真人法令，留你的活口，此時早叫你骨化灰飛。要是自知罪孽，快到龍棚見了人王帝主，化現原形，真人開菩提之心，求免你一死，也不枉你千年道行付於流水；要再癡迷不省，難免屍骨寸磔，性命不保。却說那怪聽衆神聖之言，身搖心蕩，仰首四望，天兵天將圍繞得密密層層，無隙可脫，不禁淚痕滿面，暗嘆一着之差，災禍臨頭，何苦當初生此痴想，連忙跪倒哀求不已。靈官爺一見大怒，罵聲妖孽好膽大，衆神聖憐你千年道術，用良言指你明路，你反裝聾作啞，料你這東西不知好歹，不遵法令。說罷，大喊一聲，衆位不必善勸，只孽畜自己尋死，何必容情。那怪聽靈官爺喊罷，只見四位天神揮動天兵，刀鎗並舉，齊往上攻。看罷心慌，暗忖連連說是不好！我若再不說是速轉龍棚，必受他們的鋒刃，少不得再去求見真人，不要我現出本形，少增顏面，逃回去。

免得同類輕薄。要是賢主不赦死罪，那也就無的可說。料是在此哀懇，亦是枉然。想罷，連連叩頭，口稱衆神暫息，聽小畜一言上訴。衆聖既憫小畜，不卽誅死，是要小畜得留生命，小畜何敢再違慈諭，不聽善言，急速到龍棚，現出本形，吾神好交法旨。那怪爲難多會，算到別無良策，將心一橫，兩眼一閉，收住風頭，暗想醜婦難免見公姑，任憑運數罷了。呼的一聲，從半空中落到平地，衆聖猶恐那怪欺詐，復從下方逃走，暗中緊緊擁護。只見妖物已伏龍棚之外，一齊用金光隱住法相，在雲中候那天師發落，將符送歸位不表。且說皇爺自從天師鐵牌，求下濛濛膏雨，龍心喜悅，坐在龍棚，正與文武羣臣稱讚天師祖代靈蹟。羣臣將寧獻王送天師的七言律詩，述誦聖聽，有黃金甲鎖雷霆印，紅錦繚纏日月符，天上曉行騎這鶴，人間夜宿解雙鳧之句。老佛爺聽說自漢代迄今，天師道術至高，仙踪之異，果然不枉上帝敕封之位。朕今看來，深自確信。天師聽罷老佛爺御言稱贊，連忙跪倒叩頭道：爲臣有何德能，敢勞我主過獎。龍棚之內，君臣正在談論，看妖曾被獲，忽聽從雲霧之中下來一陣怪風，黑氣見着一物，跌落龍棚門首。皇爺同衆臣齊喫一驚，離寶座閃目觀瞧，原來就是那求雨番僧伏在地下。老佛爺一看，將要開金口下問，只見天師一轉身軀，用手一指，喝聲孽畜，真乃死有餘辜，本爵用

良言警戒，你膽敢違我法諭，不但不悔罪現形，反倒噴毒逞惡，竊逃法網，不想你只點本領，焉能脫出吾指掌之中。今既被擒，可能再輕饒得你過去。依本爵說，還是快現原形，然後再請聖旨發落，領你的重罪。此時衆文武觀看，但見番僧跪在龍棚外，戰戰兢兢，低頭受責。從來沒有不貪生的人物，那怪從空墜下，不知老佛爺叫他死是活，心裏定喘作一團。今被天師數說一番，又見皇爺圍着多少侍衛，那何等威嚴，更覺恐懼。那怪眼含珠淚，連連叩頭求饒。不論是人是畜，到了將死關頭，心想得生，惟恐言語錯亂惹禍，惱了生殺之權的，立刻怒發，叫他廢命。所以那怪到了此刻，恐怕一時說的不明，立即要命，此時說話竟不似先前那麼啾啾哇啦，也會說出清白的官話來了。但見那怪聽罷天師之言，連連叩頭求饒，口尊真人，小畜一時不明迷了心，前來致生罪孽，小畜實非有心貽害百姓，望求真人救免。天師聽罷那怪之言，俯首暗悲，沈吟半刻，轉身進了龍棚，連忙跪倒叩頭。老佛爺一見，叫聲愛卿速起平身，有何言詞，朕無不依，卿只管奏來。真人聽畢謝恩侍立，躬身奏上道：臣啟我主，這妖物雖有邪道朦君之罪，不過畜類之心，不明國法，原其情是爲急成仙道，不該妄起貪想，前來鑽謀營幹，誑蔽朝廷，並非妄心生災作耗，惑世誣民。臣敢萬歲赦他死罪，使他改過自新。臣算將來這孽

畜身上，還有一段因果，龍天默定，不敢預言，使天機洩漏，日後自見應驗，凡物不該遭劫，一定將他治死，誠恐逆天不利，存他活命，現出原形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施賢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閉鎖空氣

話表黑面僧現出原形，伏在龍棚。老佛爺同文武閃目觀看，是一條金色鯉魚，爬在地上。老佛爺看罷，用手一指，將要開口責說，忽見一陣腥風直撲面目，黑氣上起。老佛爺覺腥羶難聞，忙往後退，復歸寶座。又聽呼的一聲，那陣風仍刮的旋轉到地。老佛爺復注目一看，還是那怪伏在舊處。看罷未及開言，天師連忙前行幾步，大聲喝道：「你這畜生，真乃野心不退，爲何這等性急，陡起妖風，幾乎有驚聖駕。你不想本爵未曾送神，你焉能脫身？今日本爵一片慈心救你，你這孽畜便該捐除獸心，牢記誓願。要是再蹈前非不改，必逢天怒，定受天誅；卽犯在本爵之手，難再想輕易放過。畜類也具羞惡之心，聽着真人切責，直是低頭蹙縮，殼竦之狀，甚覺可憐。老佛爺本是仁德之主，看着不忍，將他處死，叫聲妖物，今朝若非張愛卿代你說情，朕一定將你碎尸寸磔，以爲興妖禍世者戒。既洪教憐你修煉不易，槩不根究，留你一命，再不可貽害生命。修的功圖行滿，何愁不得歸正，如今赦你無罪便了。那怪聽老佛爺聖諭，不住頭點，真人見聖上已竟

發落，急命法官符送衆神歸位。又轉身喝聲妖物，以後莫負聖恩，速去。那怪聽真人開了活命之路，真是漏網之魚，連忙架起風奔回水沼，見了同類，又氣又怒，怨說衆水怪無義。那些衆怪述說有神阻路利害，才知是天師預遣天神空中堵擋，不能前進之故。那怪自討了這場沒趣，俱各相戒，再不輕赴北京。每日在沼內純修，後話不表。且說老佛爺見雨已落，妖物現形，龍顏大悅，對天師叫聲愛卿，適才求雨的那面鐵牌，朕想頗有靈效，可稱是仙家寶物；今仍在龍潭，必是不能再得，卿爲祈雨濟民，却將靈牌遺棄，朕甚惜之。這等仙傳之物，朕想用金牌更換，備存在龍神廟內，倘有時逢着旱災流行，朕便派人用牌祈雨。老佛爺言罷，真人連忙跪倒，口尊我主，臣那面鐵牌更不過是符印之靈，並非仙傳寶物，雖已擲在深潭，到了夜靜，龍宮自差水卒前來繳送。我主聖諭存留，微臣遵旨，明日遣法徒奉上龍神廟內，如逢時旱，我主仍命一位大員，不論何地龍潭，擲到水中，都有神驗。天意所在，最嫉宣洩，微臣不可預言。老佛爺聽罷，叫聲愛卿，所奏確爲至理，不知今日這雨落到幾時？天師道：微臣敕令龍神行雨，就在一日爲止。但微臣復有一事，敢奏我主萬歲，適才微臣仰觀雨景，只見正東甲乙方起有祥雲瑞靄，龍罩一方，據臣看來，定有神人降凡。老佛爺聞聽忙問道：愛卿既然看出有神仙降

世濟民，這事不妨奏明在何處？日後訪着實跡，必要欽加封號，不枉神仙盛世臨凡。天師聽老翁追問，連忙行禮，龍棚清淨之處，召遺值日神查明回報。值日神起到空中，霎時一看，便知就裏，到天師面前報明。真人聽罷，復對老佛爺奏道：微臣已悉其事，這靈光瑞彩，乃是佛門慧根，發現在通州郡內。始因本地劉姓夫妻喫齋念佛積善，感動西方世尊，說他夫妻行善不懈，該生一佛子，將來使他夫妻終歸極樂，因遣羅漢降生，化成痴傻。劉好善夫妻故去，村人憐他憨傻，送到本莊三官殿內爲僧。後來有菩薩與善才童子幻化僧尼，授他無字真經。又默有神人點化傳法，遂悟澈佛門微妙。如今只傻僧要遁入深山，欲報本處供養之義，暗用佛法度化愚迷。他知我主頒旨求雨濟衆，合郡官見他瘋傻，鎖在空房之內。那僧先知此處，微臣敕令龍神行雨，他暗中誦經相助。現今雨已應候，衆官說他有異，俱各信服雨落，禾苗勃然生長，一方共樂歲豐，萬民歡聲遍野，一爲積些善功，再爲報答鄉里。從來便匿跡藏名，脫身世外。皇上說道：今日妖伏雨落，皆是愛卿之功，候朕加封便了，不是煩瑣。且說通州傻和尚，自從鎖在靜室之內，那一夜將木魚敲的梆梆不住，吵的衆官俱未得安。到了次日清晨，施公同衆官淨面用茶已畢，仍去照常行香，參神拜聖。衆僧等仍然各依本教科儀，修醮念經，吹打法

器。此時通州那些軍民，聽有一遊方僂僧，許定當日準能落雨，俱走來觀看，是怎樣求法。來到廟裏，聞說和尚鎖在空房，一齊紛紛說道：「京都皇帝，本處官員求了，只許多日，並未求動龍神，落幾點兒雨；不知那塊來的這個僂禿，就敢說是行得了，現在早有人編出口號兒來咧。滿街上作曲兒，喝甚麼朝也拜，暮也拜，拜的日頭到乾晒；早也求，晚也求，求的水滴都不流。看只個僂和尚，也是白倒亂就完了。軍民彼此亂談，忽聽僂僧木魚兒梆梆，加力擊了三聲，大臊音念道：「曠世人，真可惜，作貪官，爲污吏，不積福，不克已，不忠不孝，還不悌；口頭言，甜如蜜，壞良心，黑似漆，坑拐謀，更把人愚；逞強梁，生巧計，機謀費盡千鈞力；真可惜，並不顧頭南脚北，到了來指東說西。嘴裏念着，木魚敲的聲音略小，念罷，又大擊三聲，往下又念道：「十方佛，他是誰？誰是我？黃梁大夢誰能脫？邀龍神，不得閒，布雲童子哄了我，午時三刻不見雲，未時六刻難救我，靈山佛，苦殺我，早沛甘霖慈悲我，憨聲傻氣，流水的朗誦。那些軍民聽了，也有笑的，有說編排的好聽的。此時衆官拜畢衆神，廟院散步，聽了都不爲意。只見有一下役上前稟道：「回衆位老爺，西北起了黑雲，向東飛來。衆官聞聽，各去縱目西望，果然雲遮天日，似有風雨來到。俱各盼望，不料遲了片時，又一昂頭，雲已散盡，那紅日炎炎如火一般。衆人看了，暗想：只僂

僧果然不下雨來，他豈肯特來找打，要說他一定可行，却又午時已到，不見有雨。賢臣猜疑不定，忽聽傻僧又打那木魚，更加亂嚮。衆官道：「只傻僧也算有異處，精神不小，一夜鬧的衆人都不能閉目。咱們俱覺困倦，只聽他又在屋內傻喊道：『人人同說不遇迷，一說善事便是疑；辰昏惡氣沖天地，怒了龍天雨露稀。天不雨，你們急，怨說陰晴天不齊；天雖遠，却難欺，人間善惡老天知；要求感召風合雨，一念之善，便起雲霓。』衆人聽他念罷，剛要轉身回去，只聽空房裏木魚兒又大敲了三聲，不知往下還是什麼話語。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念歌謠助雨濟世 種銀苗遁跡歸山

話說傻和尚停了片刻，復將木魚大敲三聲，改了言詞，念道：『人人皆笑我痴傻，我笑乖的瞎作耍；復來復去，只此一遭，今朝無雨來，你不饒；我的佛，無邊法，快來救我把雨洒；我自傻，你自乖，乖的求雨雨不來；我的佛，快顯靈，慈悲我，一念誠，送來風雨作交情。』衆官在窗外聽他念了又念，打着那木魚似甚得意。有位守備說道：『只分明是唱的謠歌兒，焉能會求得下雨來！似他此等樣式，到鄉村討碗飯喫，豈不勝在此叫人監守？我看，看不如趁早起出廟去，免的討人不安。』果真要有大本事，又不致那樣的衣不衣，履不

履，餓瘋了，前來亂道咧。說着衆官到了施公面前，述說了他念的話語，請命攆逐。施公聽罷說道：衆賢契不必氣惱着急，他念的並非好言，又非譏刺衆人，常言匹夫一念至誠，便可感風雨，召鬼神，果然說大話，小結果，有頭沒尾的，空來瀾擾，再責逐他。再等稍遲一刻，不見有雨，叫他心服口服的領責。施公說罷，衆官看了看天色，午刻都過去，那日色熱的，真是可畏。此時衆官民都知和尚說的時刻，不曾有驗，全在廟裏圍着等看。施公怎樣擺布他。衆人正在交頭接耳的亂說，猛聽傻和尚大嚷之聲，把衆人倒嚇了一跳。又一細聽那傻僧嚷的，乃是黑龍黑龍，快把雨行，甘霖三尺，慰彼農民。他那裏嚷罷，忽來一陣輕風，衆人對天遠眺，那濃雲已滿九霄，登時大雨傾盆，雷電交作。衆軍民見那雨從未初直落到西正，微止半刻。衆僧道各回本廟，天到黃昏，用罷齋飯，安歇不表。却說那雨先前瓢的直傾，停約一刻，復又濛濛一夜未止。到了天明，四外一望，真落了個池滿溝盈，運糧河水平添三尺。衆官辰起喫茶已畢，見知州到來，衆官俱對施公相慶。賢臣說道：此是傻僧的功德，衆位寅兄不知有何定論待他。衆官道：是大人作主。此時施公已測透傻僧的出處，不是凡庸和尚，只得說道：你們先擺上齋飯，再叫他前來，問他所欲，再作道理。州官道：求雨乃是有益地方之事，下官的責任，卑職奉命請他。

到來。說罷帶着跟人，行到房門外，只見門外虛掩，吩咐跟人將門推開，到室中一看，那傻僧臥在地下沈睡。忙令跟役呼喚，只見傻僧挺身爬起，矇矓二目，慙聲怒道：「你們爲何驚了我的瑤池聖宴，使我不得喫飽？」州官聽了，猛然不解，暗說：「只傻僧必是瘋夢未醒，不然爲何說出混話？」又知他慙傻，無所畏懼，連施大人他還不怕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說道：「下官奉施大人命，特來相請說話，將才至此，何敢唐突，有驚赴宴，和尙快出去罷，莫令大人見怪。」那傻僧聽罷，不說去否，先翻着眼問道：「你是誰呀？」前來攪我。跟役見他直說瘋話，恐怕再說出不聽受的言詞，忙接口道：「只是本處的父母官大老爺。那傻僧一聽，先哈哈大笑了一陣，我當是誰，只摩拿糖作勢，敢是州尊。那你們說他是父母，就該顧子婦，怎麼不疼子婦，就愛那姓銅的姓錢的方眼孔呢？」說罷站起，又笑，拿起木魚往外就走，將州官鬧的面紅耳赤，無法可施，只得隨着來到前邊大殿，只見傻僧對施大人，也不行禮，衆官倒起來讓他坐，他並不推辭，便坐在施大人對面。州官想着施公，一定要怒他無狀。那知施公一見傻僧道：「只場雨幸和尙求下，救濟萬民，有此善功不小。今備素菜蔬麪送上，剛擺在桌上。」那傻僧一番說道：「大人要請我喫飯，就是不喫那素物。」州官先前受他奚落，正在心裏惱恨，忙接口道：「皇上自來雨以來，便頒旨斷屠。」傻僧聽

了，復大笑道：你只州官也倒不錯，分明當着施大人說謊遮掩。要不爲喫肉，何能叫人棍住欸柄？內有武職說道：你只傻僧真是妄口誣人，有何憑據？只見傻僧又是大笑，你們不服，派人到古樓南北街上，張許兩屠家裏，他那地窖內蒲草蓋，看現有豚肩豬腿，就說已經下雨，官不計較，按價給他買上幾觔，他必肯賣。州官聽罷，忙忙說道：要是不準如何？傻僧道：要是不驗，將我只化緣討飯喫的神木魚兒輸給你，叫你衣鉢傳世。州官怒氣說道：真乃晦氣，只僧人過於慈不畏法，滿嘴說的是些甚麼話語，今倒要依你買去，如不准時行，再算賤便了。說着吩咐下役而去。不多時把肉取來，回說小人去時，屠家初甚抵賴不承，後來說破他們藏肉之處，才心慌取出，並未討價。衆官聽罷，彼此相看，都不敢說嘴咧。施公在一旁也暗覺驚異，想道：只和尚大是神妙，將他求雨濟民所行神跡，具表奏聞聖主，加個封號，大其寺院，使一方不湮沒了佛門顯應的善緣。衆官笑道：時已過午，和尚既要酒肉，叫他先用罷咧。施公明知是憎傻僧多話之故，難以相強。看那傻僧並不遜讓，手把木魚槌，將木魚兒打了幾聲，衆官又不知何故，腹內竊笑。忽聽他叫道：施大人，我有大唱詞兒能知人心事，你們將耳朵伸開，聽着我喝哈。

衆位官兒休暗惱，官場規矩我不曉；直言說的人怒了，低罵禿驢我不好！從來都不

知顛倒，喫齋睡覺合傻笑，雨足田野匪我功，勅令龍王張洪教。愛敬忠來愛敬孝，不求御口加封號；有心爲善如不賞，你的金銀我不要。一步自比一步高，他年相會作總漕；龍潭虎穴防驚險，不防英豪恐不牢。我本佛門一傻僧，人生定數我難明；要求未到先知事，欽命東巡問孔生。去來不必問行踪，佛法因緣異日逢；去處來時來處去，黃金佛滿祇園中。天相吉人孝與忠，真經一卷動天庭；莫怪憨僧多管事，佛心無處不多情。

那傻僧念罷，走過去便坐在正面椅上。衆官認他去喫筵席，暗說只和尙怪極，心裏罵他，都能知道，莫非是真神人，怎麼又飲酒食肉呢？實在使人疑懼。不明不言，衆官納悶。且說施公聽罷他念的言詞，心內也覺猜疑。暗說只僧莫非是濟顛重來下界，我心想的事他都念出，其中又有令人難解之處。我想給他奏明皇上，並相送他銀子，只是適才的主意，說是惱他罵他。又說有龍潭虎穴，還說是異日相逢，這些話不知又說到何處？難道皇上命我去山東訪孔聖後裔，此話斷無此理。等着施安回來，贈他銀子，看他如何，再將他帶到館驛，問他個確實。賢臣正然思想，只見內司到來將銀呈上，賢臣命放在桌旁。且說傻僧對着那酒肉，並未下筷，他看見銀子送到，仿佛長了精神一般，慌

忙站起，到那銀近前大聲說道：衆位老爺，看着我，我能借這大塊銀子種在地下，展眼長出銀苗，嚷道：此項白銀我無用，捨在山東濟萬民。不知僂和尚之術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衆倉戶巧蒙作弊 施大人復申牌示

話說衆官俱認僂僧去種銀子，衆官坐着等看如何變法，那知他乃借此脫手呢。只僂僧早知施公心內之事，不欲明說，宣洩天數，所以借唱歌兒叫人聽着，已竟算是含糊對了他。又知道施公還要往下詳問，故此他見施安將銀取到，便趁機會說種銀生苗，哄的衆人信了，要看他的異法，他才往廟後走出，他那裏真去作那無益之事。施公叫施安同着幾人，重到廟後，剛走到那裏，只見白花花一堆銀子，扔在地下，吩咐衆役揀起。又到神殿禪堂找了一回，並不見僂僧，只得回來稟明施公。施公心中疑悟，想他唱的話語之內，已竟宿着，說是不要銀子，不必問他來去行止。且說賢臣自與衆官求雨已畢，回到衙中，安息一夜，天明起來，王殿臣郭起鳳關太進衙叩見，侍立一旁。賢臣問道：你們訪查之事，何妨對我說來。三人見問，連忙答道：小的等只幾日，在倉裏倉外，水旱道上，留心晒查，並未見有實在情弊；只是聽人傳說，先前倉廠官吏，並車船人役，相

沿種種弊陋，不一而足。說是雖有正直無私的，又皆怕招嫌怨，互相隱瞞，不肯出首。那等奸滑倉吏，往往與皇親國戚，各府的豪僕勾連，於中蔽混。每逢到了二八月，放各旗的米石，便生出許多鬼弊，說是歷來廠中之米，都該出陳入新；他們生心，先暗通奸商，將上等的好米侵挪抵盜，又暗與各旗的承領，串合一氣，捏造虛報，欺朦冒領，乘機走出倉外，賣與米舖，分價各飽私囊。到了虧欠米數，復生奸計掩蓋，不是用紅朽支應，便是用攪合沙土的塘塞。八旗兵丁老實樸訥的，無法可使，不但領些屬員米，還被他們七折八扣的剋落。小的等聽說只些個弊病，全由奸詐花戶，並著名豪匪作出來的緣故。聽說那些屬員有等貪鄙的，希圖分肥，所以明知不舉，反與他們掩遮奸跡瞞過。如今眼看又到開倉日期，小的先前訪明的那幾個積豪惡匪，還許仗着他們主人勢力，誘花戶結成一黨，照舊的前來行欺作私，可否老爺再行裁奪。且說賢臣本來就好管閒事，今聽關小西等怎麼一說，未免心中氣惱，點頭說道：非汝等再來詳言，我幾忘之。吾想到任之後，應該例有條陳，先前出的那幾道牌示，皆是書吏仿倉廠從前的故套。如今既知還有這許多弊處，只得再自擬一道牌示，你們三人暫且下去，照常的緝訪，吾自有主意懲辦他們。關小西等聽了，一齊退下。施公將牌示用硃筆標過擲下，叫倉

吏傳木匠造成木牌，粘貼上邊，懸掛倉廠門首並要路之處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奏條陳倉上守法 施大人欽命出巡

且說倉上官吏，皆知施公新添了牌示，傳說的人人皆來觀看，一齊走到近前，見上寫着；

欽命倉廠總督施，爲再申牌示，以防弊漏，以重國儲事。照得國家設立倉廠，積存糧米，原爲八旂官員兵丁，日食至要之需。一出一入，該員弁等，在在均宜謹防，留心稽查。升斗之米，不准營私，須要執法如山，秉心若水，倘有更役舞弊，卽宜稟明懲治，不得徼情徇面，隱忍不言，總期不負朝廷恩用人材之致意。近聞有等豪惡，影借主人權勢，窺伺春秋二季，領放俸米，甲米以爲奇貨可居，前來煽動吏胥，行欺行詐，弄鬼作奸，內外勾通，虛捏重領，恣意將黑攆子來，竊運出倉，瓜分肥己。種種弊習，聞之殊堪令人髮指。更有等貪婪之員，不思潔行供職，反圖分潤私囊，知而不舉，已先不正，豈能正人。至今此輩肆無忌憚，所以倉務日愈久而弊愈深也。本院自蒞任以來，知從前牌示，爾等視爲具文，故流弊至今不淨。今本院皆聞已確，不惜舌敝唇焦，再申示諭。大槩本院之聲名，莫不知之有素。爾等須將從前心腸，早早收拾，倘再仍蹈前弊，

一經覓察，定卽按例，嚴繩以法，決不稍寬。各宜凜遵自愛，毋致噬臍。特示。

康熙 年 月 日 立 實貼倉廠

那些軍民人等看罷牌文，俱個讚美施公的賢能。那倉上官吏平日不作弊的，便說有了只牌，往後卽可止住弊病，免的日後查出錯處，受其拖累。那等先前作弊的，看了只牌，未免患其害己，心裏便生暗罵，說只個歪骨頭，真正可惡！莫非打算着要在倉廠一世，無故的又添了只道牌示，卽便他走了，後任也必要較準，何苦挨只空心罵。不言衆人好惡不一，且說賢臣自出牌示後，每日將倉上之事，與那有才具的屬員議論講究，凡倉上諸務，莫不悉心諮訪。一日心中想起郭起鳳等，稟明有皇親國戚家丁，煽惑花戶弄弊之事，遂喚內司取過文房四寶，擬了一道奏議，皆是深切倉廠利弊，陳的諸務，做個正本清源。那時康熙佛爺正在勵精求治，看了只個條陳，龍心甚喜，暗說施仕倫之才能真堪大用，不枉朕越級擢用，畀以重職。遂硃批道：施仕倫所陳倉弊條款，均係慎重倉務，有益國儲，着該戶部定爲成案，自此次定立章程之後，務各秉公實心任事，以贖前罪。果能始終奮勉，着該督隨時奏請，卽於陞途。其賍貪舞弊者，該督隨時確訪，按例嚴辦。至花戶舞弊，係監督自行察出，卽專治花戶以應得之罪，如係通同，卽照

犯贓例議處。至開倉放米，再有惡僕豪奴並肆橫積匪，串誘吏胥，行飛詭之弊，該督查明據實參奏，不拘王公貝勒，國戚皇親，文武第宅，卽按家人約束不嚴之處，分示罰，其奴僕卽照惡棍匪徒盜竊倉庫之款定罪。施仕倫視國家猶如家務事，竭盡勤勞，整頓倉儲，纖悉備舉，不避權勢，杜弊除奸，其才智心力頗有古大臣之風，着賞加一年雙俸，並頒賜荷包一對，摺扇一柄，用旌其能。欽此。自硃批旨意下，施公看罷，立刻望闕叩頭，又上了一道謝恩賞的摺子。那這倉上官吏，怕的再也不敢舞弊。果然那時到了開倉，一概事務被施公治理的條條有款，先前索御史來查倉廩，半途回京，今又復來，到開倉之日，同着監放米的各旂員，一齊來至通州，見了施公，俱各讚美，並監驗着放米。只一次放米，各人激勸，一毫陋處皆無。不言施公的法令，名聲傳遍京通，灣衛，且說那年各省，也有風雨調和之處，也有旱澇遭災之處，先前表過，年成不能到處一樣。各省督撫按例具摺奏報，惟有山東一省有數州縣，由春及秋，並未見雨，旱災之甚，人民莫不惶惶。山野之處，半爲盜藪，山東巡撫特疏知皇上，請蠲請賑。老佛爺見了表章，卽在御案上展開觀看罷，龍顏便代憂愁，對兩旁衆王大臣說道：不料山東遭災如此，飢民不堪，據撫臣已奏，如今已是草食不周，朕覽之殊覺憂思，想萬民嗷嗷待哺，不急加撫恤，

必致流離失所。但施賑必須得人，倘不遴選才智素優之員前去總理監察，百姓必不能復沾實惠。衆卿等可保舉一員，深悉民情疾苦，不負朕倚任的，速行前往，朕乃放心。只待衆公卿聽罷老佛爺聖諭，遂乘機奏道：「我主要賑濟山東數百萬飢黎，宣佈國家德澤，非專差大臣監查不可。查有倉廠總督施仕倫，才具明敏，廉潔賢能，又係任過知縣，深悉民間之事，此時又總理倉務，若用施仕倫前往放賑，凡賑用的帑款米款，該由何省撥發，他自能熟悉胸中，辦理周到。臣等想來，非此人不能任此大事。果然臣等所舉有當聖意，祈我主降旨，召施仕倫來京朝見，命施前往。老佛爺心裏那能想到他們暗藏奸計，要叫施公遠離京都。且說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已過中秋佳節，施公在倉上已將那俸米甲米，並補領的零檔米石，俱一一同索御史衆倉監督，將來放完。那日正在納悶，聞聽內司來稟，說有聖旨到來。賢臣聽罷，連忙吩咐擺下香案，前來迎接。差官一見，喚住行脚下馬，進衙將旨意先供在香案。施公朝着聖旨，行了三跪九叩之禮，然後跪聽宣講。差官復又請起旨意開讀道：

奉天承運

皇帝詔曰：賢能廉介，國之股肱，盡瘁鞠躬，臣之本分。該爾倉廠總督施仕倫，前者御

任知縣，朕卽知爾吏才長。旣遷府尹，治國治民，爾更能多籌廣略。今復條陳倉務，不避威權，力除惡習，洞達利弊，卿之屢著勞績，誠不愧爲治世能臣。茲因山東一帶赤旱成災，禾稼無望，山東撫臣奏請頒賑。朕思保恤災黎，必須精察廉明，方能鎮懾不肖官吏，並刁紳惡監，勢惡盜徒。朕總期窮民得沾實惠，免貪吏侵尅弊端。爾施仕倫才力有餘，算無遺策，圖計民生，謀盡周到。茲欽加爾太子少保之銜，前往山東救災放賑，勿令一夫不得其所。倘有貪官污吏惡霸土豪，爾只管認真懲辦，莫使流毒害我良民。所有賑用銀米若干款項，該由何省倉庫撥用，料爾自能審時度勢，隨時自宜察看民情，該如何措置，任卿便宜施行。爾拜受恩命之后，卽便來京，卽請訓馳往，其倉廠事務，朕另派員暫行護理，爾其勿滯欽此。

施公跪讀罷，三呼謝恩畢，方站起與差官相見。讓到官廳喫茶款待，叙談閒話。不表差官回京，且說施公心中想道：都中許多臣僚，老佛爺不肯差用，怎麼轉想到我施不全呢？莫非其中有人保奏，也未可知。想到此，施公卽刻吩咐施安，喚進關小西等收拾行李，起身回京，從此只一進京往山東放糧。施公的名聲人人傳佈，一路上又出了許多的奇冤異事，除了許多惡霸強賊，這正是天生賢臣扶助聖主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入京師賢臣陛見 扮客商私訪民情

且說施公自從接旨，卽刻吩咐關小西等收拾行囊諸事安置已畢，賢臣出了倉廠衙門，施安等扶持上馬，王殿臣、郭起鳳、關小西等圍隨在後，星馳起程，倉上官吏送有里許，賢臣便吩咐不令遠送，囑咐回衙，須好好當差報効國家。衆人聽罷，方纔回去。賢臣帶領著親隨進了齊化門，吩咐關小西等暫押着行囊且先回宅，自己只帶着施安，從東華一直入進了禁地，叫施安往外等閒言不表。且說施公那日到了朝房，衆朝臣俱已朝散，彼時老佛爺正在南書房翻看史書，思想山東災荒，求所以補救之策。當值的衛太監，只得到龍駕前跪倒，說是叩啟我主萬歲，現有倉廠督臣施仕倫來京陛見，在朝房候旨定奪。老佛爺傳旨，命宣至宏德殿問話。衛太監叩頭而去，來到朝房對施公高聲說道：「皇爺有旨，宣總督宏德殿見駕。施公聽罷，不敢怠慢，卽由衛太監隨著，從金階一旁往裏走。不多時來到了殿前，只見老佛爺已竟先到那裏，在御座上坐下，兩旁有幾個隨駕的太監伺候。此時衛太監只得退閃一旁，施公低頭上前，朝着老佛爺行了三跪九叩之禮，又跪伏在地。老佛爺一見那等歪歪扭扭的身軀，也覺可笑着。天顏歡喜，叫聲仕倫，爾不愧爲國之能臣，看你這形體實在的跪伏不便，朕今賜你一個錦

墩說著命內監取過施公連忙謝恩，仍是半跪半坐。老佛爺又叫聲仕倫，朕前者觀爾條陳倉務深切利弊，足徵爾勞心國事。今因山東奏來荒旱，民間遭此顛連，殊堪憫惻。今將頒賑救恤，誠恐不得其人，百姓難得實惠，今特命卿前往放糧，並巡察貪官污吏。如有奸佞強惡之徒，任卿酌處。至該賑用糧米帑物，該由何省撥用，卿只管便宜行事，料卿此去必能籌策得宜，萬民不致呼號失所。茲特加卿太子少保職銜，出巡稽察，俟回京之日，另加陞賞。卿宜速速起行，勿令小民流離載道。施公聽罷老佛爺聖諭，連忙奏道：微臣實無才能，只不敢負我主厚恩，有誤國家政事。微臣明日即便登程。老佛爺聽了，即命退朝。賢臣受了恩命，至次日辭別父母兄弟，並一切宅內衆人，登程就道。且說賢臣出行的日子，乃是到了九月初一日，金風涼爽，暑氣全消，一路上逢州過縣，轎馬儀從，俱接驛站宿，地方官送迎，並預備公館，不必細述。過了瀘溝橋，賢臣小西催促先走，大轎在後，按站住宿良鄉縣。這日到了涿州地面，遇見一件可異之事。施公與關小西閃在路邊偷眼看着，只見乃是一家發殯的，車上送殯的是個少婦，傍邊有一男子相隨；那個少婦哭的聲音並不哀切，坐在車裏，直是與那男子眉來眼去，一陣一陣的傳情，不像喪家氣像。賢臣看罷，心中有些犯疑，抬頭看了天色，到申未，叫聲小西天

氣不早咧，你去找個潔淨旅店住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小西答應，往前邊找去，不多時找着了。賢臣同着小西一齊住下，到了店內，便叫小西出去訪問，是何等人家出殯。好漢聞聽，連忙前去，不多時走回店來，慢慢對賢臣說了一遍。那少年男子是個黃糧莊頭，家業廣大，倚財仗勢，結交衙門吏役，好色縱淫，顛壓良善，無所不爲，全作的是沒天理的些事情。此人姓馬，外號人呼爲馬髻，本名叫馬大年。送殯的那婦人，是他們家人媳婦，娘家姓柳，外人喚他柳細腰，只因他丈夫馮二點，不知所因何故，前日自縊而死，這個莊頭今日拿出錢來，發送他媳婦送殯，所以馬髻跟在後面。小西說着，賢臣心內早已明白。對小西道：這件事我看定有緣故，不用說是淫婦與那男子通姦，日久情熟，謀害親夫。我有心在涿州立刻升堂審問明白，又怕耽誤欽限，有碍被災之民，辜負了老佛爺軫念窮黎的恩惠。小西說：只是此事小的與大人，乃是暗行私訪，不好明去扎委知州；且又過了城池，不容易再返回去了。賢臣聽罷，叫聲關小西，你這主意却到不差，除惡安良，本地州官既然廉明有膽，大概定能審出這個冤情，除了這一方禍害；雖說咱們已竟過了城池，我想著轎馬人夫尚未過去，昨日一定也住在涿州公館。由京起身之際，我吩咐明白，令施安坐著大轎，逢州過縣，俱案欽差的禮節，應待地方官員，料

他習見熟慣，諒不至走漏風聲，被人看出破綻。今日咱們起程甚早，料他們尚未動身。小西你看前面，必是個村莊，索性趕到。賢臣與關小西進了村莊，四顧一望，只見路西裏挂着茶牌，上寫着楊子江心水，蒙山頭上茶，粉皮牆上還寫著家常便飯。小西看罷，說是咱們就在這裏罷，不用往前再走呢。說着好漢從驢上下來，扶侍賢臣也落了平地。茶館門外有兩根木柱，將驢拴好，主僕二人走進去，只見那裏邊甚是清淨，原是一個年老的婦人，並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童，應酬茶客。賢臣一見，心中甚喜。小西上前找了一張桌子，將行李放下，主僕二人一齊歸坐。那小童送過茶葉，小西放在壺內，小童將開水泡上，佯徇而去。小西說是老爺速寫札諭，小西好趕著前去。說罷，有代現成紙筆墨硯，從褥套之內掏將出來，放在桌上。賢臣提筆一揮，登時寫了一道詳審姦情，以重民命的札諭，其中悉述所見所聞，並訪明姦夫淫婦的緣由，以及該當如何勘驗，如何申詳，只管細心問擬，如有錯誤，自有本院作主。賢臣寫罷，即交與小西。英雄接到手中，如飛而去。及小西到了涿州公館，可巧施安那裏果然尚未動身。小西到了公館，對施安等如此這般說了一遍。王殿臣郭起鳳一齊說道：不須再奔州衙，大概知州必前來相送，欽差回頭交與他就接呢。說罷，小西將札諭遞給王殿臣，仍就大踏步去保護。

賢臣後來施安見知州來送，即命王殿臣將札諭暗交州官。那知州本來不避權貴，又兼有施公札飭，果將姦夫淫婦究出實情，按律治罪。施公已後知道，上摺子將知州保舉陞任知府，此是後話不表。不表施安坐著大轎而行，且說關小西急忙趕到茶館，只見賢臣尚在那裏喫茶坐等，一見英雄已到，便問辦的如何？小西如何對答，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少婦送殯露破綻

惡霸行路逞威名

且說關小西聽了施公之言，連忙問道：老爺，這姦夫淫婦害了本夫，今日如何看出他們的破綻？賢臣道：我並無別的法術，不過私訪民情處處留心，見聞之際，暗察聲音動靜。凡於其親愛之人，必是始病而憂，臨死而懼，及其已死，哭泣哀切。適才見那婦人哭已死之夫，聲音不哀而懼，又見與那男子眉來眼去，聞聲察色，知其因奸致殺，一定無疑也。關小西聽罷，心中嘆服，說是老爺真是燭照如神。說罷給了茶錢，主僕仍然騎驢就道。此書乃是大清小傳，並不表五里遇着桃花店，十里過了杏花村。關小西催著兩匹驢甚是快速，頃刻間走了三十餘里程途，那裏有個地名叫三家莊，主僕換罷腳驢，找了一座乾淨飯店，喫了便飯，又復登程。只見路上來往的行人，也有騎驢坐車的，也

有推車肩擔的，賢臣同關小西騎在驢背上，聽這些人言講。賢臣眼望好漢把頭一搖，將驢一勒，好漢便會其意，只得也將驢暫住，讓衆人的驢過去，慢慢跟在後邊，竊聽二人談說。一人說道：我到有個兄弟，見過他親小兒，對我說來，這位施老爺原籍是南方人兒，只因祖上掙下功勞，皇上加封入在廂黃旗漢軍之內，世襲的鎮海侯爵，初任江都知縣，代署過州印二任，順天府三任，便升到倉廠總督，官印仕倫。可見皇上重的文才，不是取的相貌。那人聽了，更加不服道：我說這句話罷，尊駕再要誇獎他，不如先罵個猴兒崽子。不是在下誇嘴，愚下乃茂州人氏，我姓牛，外號兒人稱牛腿炮，在茂州小有個名望。不論幾時，衆位要是走著我的賤地，打聽打聽，要沒有個名望，列位往後撞著我，不必理我。常言人不辭路，虎不辭山，將來諸位總有到茂州去的。我們結拜的有四個弟兄，每日同在一處，義氣相交，人人皆曉。我大哥姓武，名貌，綽號人稱鐵金剛；我二哥姓金，名王山，家中廣有產業，終日眠花宿柳；三哥姓趙，名大璧，愛交江湖朋友，衙門官吏，人稱獨霸茂州；在下本名牛玉璜，皆因說話行事沒有板眼，所以人送外號牛腿炮。我們哥兒四個，不敢說有點小名號，就是繻繻眉頭，那一個都得乖乖的。衆位有時到了賤地，倘有個大事小情，只管提說我牛腿炮，什麼事都可結了。如今我這是

從涿州探友回來，路過此處。你們說這些言詞，是在叫我聽著。可腦施不全果然山東放糧，必要從此路走，我看他將我怎樣？他行的事，我都知道根知底，貪財害衆，奸詐欺人，怎麼算得忠臣？在江都縣有個黃天霸，却是一位英雄傑士，被施不全胡言巧語，哄的跟他捕賊辦事，竟如家奴一般驅使，並無一點兒提拔之處。賢臣與小西俱跟在後，聽了個詳細。施公恐人看破，並不憤怒，仍是坦坦然騎着驢行走。那關小西本來不會念過詩書的，又兼手有藝業，英雄氣象自是粗魯，聽見人談論賢臣，登時怒髮冲冠，按納不住，就想上前動手。剛一抬頭一看賢臣，只見施公那裏搖頭。小西看罷，也就知道賢臣怕是洩漏機關，不肯叫他撞禍，復又把驢勒住了。那夥同行的，約有一箭之地，賢臣又回頭一看，並無人跟隨在後。遂叫聲小西，將才見你面紅耳赤，似乎有些氣腦，那如何使得！你想咱們未行之先，我就吩咐過，一路須耐性，不可妄動火性，自踏危險。凡事我自有裁處調度，適才天使其然，叫惡人自訴供招，不過令他們多活幾日，以後自然叫他們知道。一路上二人閒言不表，却說主僕催驢前進，過了三家莊，又走三十里，至新城縣。過站由新城催驢上路，又走了三十里，至白溝河，這日共走了九十里。到了天晚下店，用畢茶飯後，又催驢前走。主僕朝登古道，暮宿荒村，雖是催驢攢路，却不論到

了何處地面，要遇着行人衆多，便將驢慢走，一爲探聽本處的官員賢否；二則爲的是訪察各處的土豪惡棍。這日上了驛路，但見扶老攜幼，男男女女四路奔走，如蜂似蟻。聽說那些人，全是由山東出來逃難的，也有說是訪友，也有說是投親，又有那多嘴的說道：你們這些逃走的，難道你們沒個耳風，現在老佛爺知道山東災旱甚重，特發帑米，欽派大員前來賑濟。你們卽是到那裏，誰能給你們蒸包子，煮下飯，不過也是忍饑受飢乞討着。常言說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刻刻難。在碗處喝碗水，尙不至作難，若到了他鄉外郡，只怕一口水想喝熱的都不現成。據我說，你們不如回去，代着少女幼婦，離鄉背井，那裏都是那等好人；倘遇着過霸之徒，不講情理，看見你們飢餓，假意憐憫，生出主意，看見婦女面貌生得稍有姿色，或用銀錢餌誘，或用強橫欺凌，一入了他的牢籠，只得由他擺佈；或是拐賣，或是強姦，許多的惡處，說不盡他們的陰謀。到那時雖然後悔，也就晚咧。現在聽說康熙老佛爺派的一位清官，欽賜國帑救濟飢人，這位清官乃是三甲蔭生出身，皇上都知道他剛直，不怕勢力，肅除臧官滑吏，惡霸土豪，並不是那等養煥老婆，穿裙子假裝正經人那樣行事，判斷公案真是神欽鬼伏，那才能更不用說。作順天府升了倉廠總督，專與國家去弊除害，行那利益之事。王公侯伯附馬等，要

叫他尋出過處，也是不肯饒恕。傲上憐下，朝野知名，真是一位有才學的清官了。如今可就是差這位老爺前來放糧，他要一到，那個官吏還敢通私作弊，坑害良民？一定能沾實惠，你們快著回故土去罷。不言行旅在途議論，且說賢臣聽罷行人私語，自己點頭暗想，據這人說來，出都門未經幾站，說的我便是好歹不一，那說不好的，本是惡霸王強徒，我訪着了便重治他，豈肯還說我好的道理。這說我好的，一定他也是個好人，到底不敢埋沒，有了我的爲國爲民之心，這就算是罷了。賢臣暗自思想，得意中喜悅非常，精神陡長，三十里路途，不多一時，便到雄縣，但見人烟稠密，街道上舖戶甚多，主僕只因欽限要緊，無心觀看，賢臣也顧不得殘疾勞碌，飢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按站僱驢，短盤前進。賢臣一邊走着，對小西說道：據我看沿路之上，聽來往行人話語之中，負屈含冤之民，到處不少，有心細訪嚴查，立刻審問，又恐違了欽限，餓壞許多災黎。說着主僕每日不敢遲滯，只是往前，一程一程的行走。一日由任邱縣一早起程，走不四十里，到新中驛打肩，還是僱驢，又走三十里，來至河間府換了驢，又走三十里至商家村，天色到黃昏之際，這日走了一百里，方才歇在店內。晨起趕路，却走錯了站頭，便惹出一場大禍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走漫窪小西取水 逢賊寇賢臣遇災

話說關小西與施公只因趕路錯了站，主僕商量步行，想走十五里之外，到了獻縣再僱脚力。賢臣此際也是無可如何，只得從權緩步當車。賢臣腿有殘疾，步履艱難，一拐一瘤，一步挪不開脚步，那殘疾腿連那好腿，都是發障的樣兒，歪著嘴一言不發，只是哼個不止。小西偷眼觀瞧，累的雞胸越顯，羅鍋子越大，雖然如此，却無一言報怨。好漢看罷，暗暗點頭讚歎賢臣忠心爲國，不言小西暗讚，且說這漫窪之地，並無舖面，行人也都稀少，好漢心疼賢臣，抬頭遠望，但見前面有個樹林，相隔尙不甚近，賢臣無奈叫聲小西，咱就在這廟內歇息歇息，倘有住持，就勢兒借杯茶喫。說罷，主僕一齊進廟，其中並無僧道，前邊禪房俱已倒壞，只有中間正殿尙存。賢臣抬頭一看，中間掛着模模糊糊的一塊橫匾，上寫着是三義廟，明柱上還有一聯掛對，只見被風淋的也不清楚了。賢臣細看，方能辨認其聯云：若傅粉，若塗硃，若潑墨，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。爲君臣，爲兄弟，爲朋友，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。施公看罷，知是祀的是劉關張，連忙上前叩拜。小西放下行李，也叩了三個頭。又將行李舖在就地，讓賢臣坐在上面，喘息多會，方才神定，忽覺着一陣乾渴，說道是怎麼得口涼水才好。小西是個義士，惜施公是幹國忠

良，連忙答應，如飛前去找水，這話暫且不表。且說這漫漶地面，雖說離着獻縣不遠，却是個僻靜之處，前不靠村，後不靠店，孤另另一座破廟，時常暗隱歹人，窩藏匪類，又兼那年山東大荒，盜寇如林，搶奪財物，皆因鄭州是天下衝要之區，四方盜寇全來奔聚。那年鄭州地面著名之寇，乃是亞油墩李四，灣腰兒趙八，衫高尖周五，獨眼龍王七，笑話兒崔三，他們的姓名不全表，統共一十七個，因為跣盤子的跣着了，有往鄭州販紅花紫草的客商，本錢重大，他們知道大客人，全有保標的達官護送。探聽明白，保護客商的，有十來個達官，亞油墩恐怕達札手，敵擋不過，又再三哀求一位有名的豪傑出來幫助。那日他們跣准了那像客人經過，亞油墩李四約會齊了，便去動手。他們邀的帮手武藝高超，一陣將達官殺退，得了飽贓而歸。這漫漶三義廟內，他們作爲分贓之所，知道的都不敢從那裏經過。賢臣自打發小西去找水去后，自覺偏身走的筋骨疼痛，隨便在鋪的褥套上，靠着神台閉目養神，不料每日行程過於勞頓，不知不覺，便將身軀倒在行李之上，合眼睡着了。常言說人睡如死，外面衆寇一見，心中大怒，一個個七手八脚奔了賢臣，只個說一定是支孤雁飛乏咧，藏在只裏來息腿。那一個說，莫非是個奸細罷。又一個說，不管他是作麼的，先把他收拾起來，出一出咱們的氣。頭里只

顧與那達官廝殺時，不料那大保標前來，真真有他的黑蛤蟆兒，冷不防他給了我一家伙，險些兒把我弄倒，如今有了只支孤雁兒，你們讓我先出只氣罷咧。常言說人利害，叫作狠賊，只個強盜一邊說着，趕上去探着賢臣的大腿。賢臣一見，料是不好，自覺喫驚，暗說果然要是前來特訪惡人，遇着災星，那是自招，無處可怨。今日走着道兒，無緣無故的來到這裏歇腿，會碰見只伙強人，難道怎麼就這等的湊巧，命小西去取水，以致離開，不知關小西立刻來否？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衆寇盜嘲笑對句 關小西聞信驚心

話說賢臣盼望關小西，一見來到，無法可施。只得還是哀求，此時也不顧官體咧，想着遲一會是一會，好候着小西回來。想罷，叫聲衆位大王暫且息怒，聽我一言，只得假意說道：列位好漢請聽，在下面是京都人氏，今來獻縣探望至親，只因身代殘疾，走到此處，步履難行，故此來到廟裏暫息片刻，可巧忽生困倦，不覺睡着，以致好漢貴駕到臨，有失迴避，罪實不輕；今既冒犯衆位，就是碎剮零割，無處可怨，只是可憐在下面是遠方人，我一命不值蒿草，可惜我一雙父母，必然餓死家中。好漢們若肯饒恕我一命，庶我家中父母也不致餓死，好漢們算是赦了我的一家三命，常言說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

屠大王等不殺三命，更是功德無量了。日后在下還家，每日焚香拜祝，願大王們日日添財進寶。賢臣哀告了一會子，只見那獨眼龍對衆寇說道：你們別瞧，只個孤雁長的，雖然不甚勾本，却到舌能嘴巧，你們看只一派的密拌糖，說的真覺心軟咧。那杉高尖也對着笑話，崔三說道：萬留不得的，梆他在柱上，取一把牛耳刀開了膛，接點心血，大家先喝了解解渴。說罷，亞油墩李四，便吩咐將施公上身衣服剝去，梆在柱子之上，登時將賢臣嚇的眼似鑿鈴，面貌失色，直往外扭。心裏暗暗叫聲壯士！我的命只在眼前，你怎麼還不見到。早知今日有禍，雖然渴死，也不叫你取水；總然困死，也要掙扎着前行，趕過此處，何致今朝廢命？賢臣心中一急，氣往上撞，大叫了一聲龍天哪！直直的太不睜眼。此是賢臣害怕，不知不覺的叫出只一聲來。那知衆寇一聽，更加氣惱，其中有個叫白臉狼馬九的，他見賢臣失聲怨嘆，便大叫一聲，說道好這個不知死的東西！你既大膽前來，甘心納命，你還敢怨天怨地的多出言語，先割了你的腦袋，叫你喫了的窩窩頭。說罷，照臉就是一掌，只聽吧的一聲响亮，又聽哎呦！打的賢臣眼冒金星，鼻流鮮血，登時嚇氣吞聲，不敢言語，只是點頭自嘆，暗痛在心。且說李四見白臉狼馬九打了賢臣一掌，連忙阻道：馬九弟的且稍停忍着些，少時就要他的活命，那有與他生氣，

不必打他，你們老哥兒們不拘誰動手罷咧。亞油墩話才住口，只見獨眼龍杉高尖二寇一齊大聲嚷道：四哥今日只點小事，讓給我們開開利市，往後打仗迎敵，免的膽怯，叫你們衆位老兄笑話軟弱，如今壯一壯膽子，再要殺人也就容易咧。二寇言罷，俱扯出明晃晃的利刃，手內擎着杉高尖說七弟，今日你先讓我罷。獨眼龍說：五兄你們讓兄弟今日試試好不好？李四復又開言，叫聲二位也不用再爭咧，左右咱們還得等大哥哥來；卽有只個工夫，再容他一會兒。七兄弟你素常對我說，會什麼酒令兒，什麼詩句。我如今出一個主意，你們兩個都得依着我說，一個對句上聯，遇有個曲牌名兒，你們哥倆對下一句，誰要能對上來，誰先動手；對不上來的，不但叫他不能動手，還要罰他個東道，喫酒叫他給衆人斟，免得二位爭論。二寇聽罷，只得將刀一齊入鞘，都說四哥說的最好。你先說一句，試試我們的才學，誰高誰矮。亞油墩見二人應允，叫衆人一同團團坐下，說是衆位聽着，如今我說的不好，衆位也罰我個東道。只聽衆寇一齊答應，都說四哥快說，我們好聽着有味沒味。李四道：我就指著支孤雁說罷，雁落沙灘，撞着打牲人必死。衆寇聽罷，齊都咂嘴，連聲誇好道，真是比的不錯！我們聽着，只才學比醉李白不在以下。現在要看你們哥倆的咧，快對呀！那周五本來斗大的字認不了七升，

那能會對對聯，急的張口瞪眼，抓耳撓腮；那王七却念過四五年書，心內靈透，他住家又挨着學堂，常聽同村的那些學生講究什麼對字，所以他懂的個大槩。且說王七見周五對答不來，便得意說道：五哥你先慢慢的想想，我先對上一句，試試合四哥的意思？
周五聽了並不言語，衆寇一齊開言說是很好。王七代笑說：衆位聽着，不要見笑，劈破玉龍，彩鳳飛任意高騰。衆寇聞聽，一齊大笑，好的好的。四兄說了個雁落沙灘，王第七的對了個劈破玉龍，活的死的都有，又有兩句曲牌名兒，說着又一齊掐着指頭算了一算，都是十一個字數兒，遂闕然共讚道：大才！大才！吾等不敢不佩服你的。此時周五急的面紅通過耳，說是你們可再等等，我對了也對上句，好的不是。衆寇說使得，你快想就是了。不表衆寇咬文嚼字，且說賢臣被白臉狼擊了一掌，不敢言，只得任意捆綁，低頭想死，暗暗嘆氣，叫聲我的恩重聖主，只知徽臣山東放賑，那知我半路亡身。徽臣一身死無妨碍，只可惜誤了國家大事，有關百萬民命，不能實受皇恩，高堂父母，再不能侍奉，養活不表。却說壯士小西，自從尋訪近的去處取水，不敢遲慢，如飛的奔了村莊，走約三四里，但見前面有村子，好漢走上前來，瞧見偏東一家莊院，門前有一座菜園，旁邊眼磚井。小西看罷，舉步走至井邊，並無沒水之物，剛要前去求告，忽見從

裏邊走出一個老者，年約五旬，肩擔水桶，手內拿著細繩，來到井上。小西一見，連忙近前拱手，帶笑開言，叫聲長者請了，在下是行路之人，從此經過，因伙計身有殘疾，步履難行，一時焦渴思水，在下故此前來，萬望發善心賜一器皿，取點水回去，好去救伙計之渴。那老者聽了，說是客人不必太謙，從來水火不算什麼，只裏有現成的水桶，你自己汲些兒上來，我去給你找一水罐，你好盛了，拿著回去；但不知你那伙計，今在那裏等候？小西說道：現漫窪三義廟內。那老者聽罷，說是客人你快著汲水，我去給你拿了水罐就來說罷。老者慌慌張張，須臾拿到。小西將水已竟汲到桶內，那老者說：客人！我有一句話告訴你，依我說來你快著取了水去罷，你那伙計時運要好，還許無事；要是走着低運，只怕此時早已沒了性命。小西聽罷，登時嚇了個真魂失散，連忙拿著水灌，說是多承指教，告辭老者，流星似的回往裏便跑。一面跑着，一面游疑，及到離廟不遠，連忙閃目觀瞧，但是廟外鬧嚷嚷的，約有一二十四匹馬拴在樹上，許多的小卒住在樹下，樹旁掛着幾件撒袋。先前小西走過黑道兒，一見只個光景，就知是江湖上衆人都在那裏席地而坐，一個個指手畫腳，不知說些什麼，看來看去，只見不見賢臣的影嚮。好漢登時心下着忙，口內連連說是不好！一定應了那老者的話。心中一急，怒氣一攻，往

廟裏便闖將進去。不知關小西的性命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商家林賢臣被困 三義廟義士發風

話說關小西連忙代嚇便要闖進廟去，捨死忘生找尋賢臣的下落。好漢站起身軀，大踏步往前走去。走了不遠，心中忽然轉想道：俗語說事要三思，免勞後悔。我只一進廟去，若論武藝，他們總有二三十人，要說擒住，我料亦不費事。只是個能狠難敵衆人，果然我的恩主，已竟遇害，我今闖進去，或是我傷了他們的性命，又或是他們傷了我，不過拚着一死，到也壯志，不負恩主。倘若主人未曾遭害，我今一粗心，進去與他人拚命，他們必定先害我們的；倘若竟被他傷害，或者他們傷了我的主人，要是如此，日後令人笑我不但不能救主，反是送了主人的命。不如我再往各處偷着，看上一次，再作道理。好漢想罷，復又找了一個土坡，走上去找着廟牆缺處，細觀瞧，先前皆因衆寇亂烘烘的，或起或坐，並廟外小卒們，與樹上拴著的那幾匹馬遮捲住了，又搭著那時好漢，也正在走的頭昏眼急，兩眼迷離，所以未能看的真切。只時心神畧定，更加着留心察看，故此暗見賢臣小雞子似綁在那殿柱之上。好漢看賢臣尙未被害，稍覺放心，只是無法可救，進退兩難。暗說：只事幸而不曾冒失，那時要是一冒失，殺將進去，倒是害

了恩公。如今我須想個萬全之策，才能救得出此火坑。好漢一面思想，只見旁邊有棵柳樹，回身將取來的涼水提着，走到樹後，自己喝了幾口，仍然放下，蹲在樹旁思想妙計。此話暫且不表。却說衆盜寇只因等杉高尖思想那付對聯，滿廟裏亂走，忽然起來坐下，坐下來，要想着往下答對，又無那等才學。正在急的坐臥不安，可巧有一卒前來報的何事，只因關小西先前蹲坐樹下，心中想計，短嘆長吁，急燥多會，總盤算不出計策。一時渾身覺著熱汗亞似蒸籠，淋漓不止，剛纔要想着站起身來涼快涼快，偏偏的那小卒前來撒尿，見一大漢在樹下亂幌，只小卒也不顧出恭，一路亂跑，便喊拿着回廟。小西一見，知道形跡已露，不得不出頭前去。暗想大丈夫死則死耳，總然在只裏蹲到明年，也保不住恩主殘生，不如進廟如此只般，再見機行事。且說好漢心中拿定主意，進廟去看風使船，忽見先前進廟的那個人跑出來，見好漢已在廟前站着，便叫道：「你這廝作什麼，來在我們只裏張望？」我們寨主已竟知道，叫我傳你進去，有話問你，我認你還在樹下偷看呢，敢則自己投來很好，看你倒是根棒子，還代着不怕死。好漢聽了，未及開言，那些廟前的衆卒亂說道：「好好！好好！他自來只裏的，找他伙計的，只是正央及著我們給他稟報呢。我們想着留他一條生路，勸他逃出，他還扭着性不肯；

幸而莫叫他跑了，原來你對大王們說咧，你快代他進去，我們也不私作主意了。他說情願生死同伙計一處，看不出倒是個硬漢；朋友進去罷，回來給你肚子上大大的拉一道口子，把心摘出來，再叫你簸羅裏睡覺。只此小卒狗仗人勢，認好漢是那貪生怕死之徒，並不放在眼裡，故說只幾句諧話。好漢想着他們都是無能之輩，長着眼睛，不過是個配搭，那裏能認出石中璞玉，人中豪傑，所以按納風火之性，任憑他們亂道，總是假意代笑，說是借仗衆位，領我進去，見見寨主的尊容，再者會會我那伙計之面，生死存亡無可怨的。只聽先前那小卒說道：你不用忙，有屁股何愁挨打，待我領你進去說罷。那小卒在前引路，好漢緊隨在後，進了廟門，那小卒說：你先在此畧站，待我稟明衆家寨主，說你爲找伙計來的，憑你的造化，聽我們大王令下。又聽見吩咐道：你們須要小心看守前後，休叫那廝跑了，快叫他前來。小卒連忙答應。此時好漢就在廟門俱聽明白，並不言語。只聽那小卒嚷道：那支孤雁，我大王有令喚你進前。此時好漢真是將火性壓了又壓，心想既到此處，遭此事，遇此人，不得不低一低頭，遂昂然往前行走。衆寇也一齊閃目觀瞧，但見一人穿著隨身便衣，買賣人打扮，年紀約二十多歲，紫糖面色，齒白唇紅，膀窄腰圓，身體雄壯，赤手空拳，並無一毫驚懼，大搖大擺，代笑往裏行。

走。畢竟不知小西進去沒有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施賢臣被捆明柱 關義士獨闖賊巢

話說關小西撂下取來的涼水，從廟外牆缺瞧見老爺在明柱綁着，心下着急，走到廟門口聽了消息，遂大搖大擺，赤手空拳走將進去。衆寇看見關小西一人赤手空拳進廟，毫無懼色，齊都觀看。不言衆寇觀瞧好漢，單言施公自從被綁，雖說一心等死，心內却也想著求生。正在暗祝那名盜寇對字答不上來，耳輪內忽聽小卒稟報，說是廟外柳樹下有人探視，賢臣聽了，知是小西，腹內想想念佛，心中不覺又是驚怕，惟恐小西也被他等擒來，那就可無點盼望了。及聽到衆寇攔住，不叫去找，只命小卒將他喚來。賢臣遂又將心略畧放下，却仍是暗自沉吟思想，無奈心中左右盤轉。只見報事的那小卒從廟外報來，對衆寇稟說：樹下那支孤雁，是爲前來尋找同貨的伙計而來，現在廟前，情願進來要見寨主，我已將他帶進廟門，望大王等示下。賢臣見衆寇皆嗔怒，聽說叫那小卒帶進來，又聽小卒答應傳喚之聲，賢臣也就連忙偷眼細看，不看便罷，一看見是好漢，倒不由的心下着忙，喫這一驚，更是不小。肚裏暗說：「哎喲！小西太是粗率，爲何器械不備，寸鐵不持，便遽行闖進廟來，倘若與衆寇變起臉來，如何遮擋！你是分

明不是前來找我，却是自來送死。賢臣急的心中亂跳，二目如燈，又是恨怨，又是驚怕，
扭着好漢暗暗叫苦不絕。且說好漢小西，隨著小卒往前行走，心內雖是著急，外面不
帶聲色，竟如無事一般。偷眼看了看綁的賢臣，那殘疾身子仍然亂動，知道不曾傷了
性命，心裏念佛，暗道這還罷了，幸而不會鹵莽，以致誤事。看只光景，只得用柔，憑我的
嘴巧舌辯，想罷又暗瞧衆寇高矮肥瘦，雖是不同體貌，却都掙掙健壯，一個個肋下懸
帶利刃，面上含着嗔怒。好漢看罷，暗想今日吉凶，定在兩可，我關某但憑我們主僕之
命便了。好漢拿定主意，故裝着老實之狀，只見小卒往前，對着衆寇打千兒，說道：稟報
衆位寨主，孤雁捉到，請示吩咐。衆寇一擺手，小卒轉身退在一旁。好漢趁此隨着進前，
假意禮貌，滿臉帶笑，把手一拱，口稱衆位包容一二。從來作好漢的，不肯屈膝強寇，這
正是用那不卑不抗禮數，一者不致激怒衆寇，二者使衆寇也不敢輕視。却說好漢對
衆寇說罷，不慌不忙，安安穩穩，站在一旁。那些衆寇見好漢正在面前，有那和平的，看
了這一番英雄光景，單身前來，就知不是個酒囊飯袋，心中便生喜愛。有那粗俗渾濁
的，未免動氣，一聲怒喊，你這廝真乃膽大包天，見了大王爺不肯下跪，你還說有禮咧！
你有禮，大王爺沒禮，你既膽大前來尋死，要不叫你瞧個利害，你也不知大王爺的手

段，能摘人心，能喝人血，說着掩袖攪拳，奔好漢就要動手。此時那亞油墩李四，也看出好漢是膽量過人，明知伙計入了虎穴，膽敢便來尋索，必定有勇有氣，不同尋常之人。因此連忙上前相勸道：衆位弟兄暫且住手，先問問他，他既來問咱們要人，就是老虎口裏奪脫骨，看只光景，必定有些武藝，當爲先叫他施展施展，老頭兒們瞧瞧。果然也好算他是個棒子，也有個交頭兒，也免我們綠林閉塞住了。往後叫那些英雄好漢聞名，好來入伙，你們想他要無驚人藝業，必不敢擅自進廟，自投死路，這也用不着動那真氣，看他不過是籠中鳥，網內魚一般。那幾個盜寇罷亞油墩所言，還是帶着氣忿答道：如此便宜這廝。賢臣想到這裏，却又擔驚起來，只聽那幾個盜寇，復又一齊大叫：「呀！那廝休要推睡裝夢，大王爺說了會子，你是怎麼樣罷，也不用緊自發鼓呀！你既敢來，找着伙伴，你說說有甚麼本領，講究講究，叫大王爺聽聽。」好漢站在旁邊，將衆寇所言聽行，俱看的明白，記在心中，總想着以柔勝，好慢慢的看事行事，所以不透半點氣怒。今見衆寇只等追問，連忙抱拳復又陪笑，口尊寨主不勞發動虎威，從容且再聽小人奉稟。在下並非此處居住，乃是山西太原府人氏，只因在京貿易搭的伙計，他是北京順天人氏，只因我倆茂州置貨，路過此處，在廟歇息，我去取水回來，才知冲撞衆位

寨主，但求爺台憐他家有雙親，年老無靠，赦其冒犯之罪，使我兩人同來同去，免的小人不好回去見他二親。倘若伙計命喪此地，北京親友必說我暗行謀害，故此抖膽前來，叩懇衆位寨主爺開恩，饒放只個殘疾之人。我兩人果得生還回去，必要早晚焚香暗祝衆位大王爺增財多壽。言畢，復又灣腰深深打了一躬。衆寇聽罷，好漢之言，登時發怒，高聲喊道：你要會武藝，你就立時出現，我們看看。好漢見問，復又勉強回答道：衆家寨主請息威怒，要問小人的武藝，在衆寨主面前不敢言會，不過畧知一二。亞油墩李四聞聽說，我知道你必是個鬧里賽，算計着，你不會武藝，你也不敢獨自進廟。你說罷，會使那宗兵器，咱們好比併比併。好漢說：寨主要問小人，准會那宗，却是二九十八般兵刃都曉得個。不知好漢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關小西輕冒鋒刃 施按院暗驚魂魄

却說那名盜寇扯出一把鋒快的攊子，大喊道：呀！那廝你既常走江湖，可知道孤雁前來撞虎，用攊子扎肉試膽，今日也無酒席，有把空攊子叫你試試，你可敢應麼？表過小西是門裏出身，又在年輕力壯，心有防備，不允又怕衆寇看輕了，故意把這自行倒背帶笑說：承寨主賜光，何敢不領？說罷，這管將口張開，却目不轉睛，留心睨着賊人那把

攬子，來的是好意歹意。暗想若是有心要命，那攬子必奔致命之處，一覺來的力猛，也就不肯留情。暗使拿法閃躲開了，再與他們破命相撞，倘覺來的不是歹意，那就另作一番舉動。此乃好漢心裏算計的。今見盜寇的攬子果然來得不惡，一直奔嘴，所以好漢背着手張着口，等着鋒刃來到，渾身一勤勁，牙對牙巧力咬住，兩眼却仍不住的瞋眦着，他怎樣用力。衆寇本是心愛好漢，爲試他膽量，若要安心要命，鎗刀一齊並舉，恁憑你有撥天本領，也是枉然。好漢把攬子咬住，衆寇也有喝采的，也有讚念的，走上前去，叫聲老弟回手罷！可見這人膽量大英雄氣槩，不枉久闖江湖，果真再有出奇藝業，邀他入伙，又濟一支膀背。單說賢臣綁在柱上，話未說完，忽見又有一寇不服氣嚷道：你們何必長他人威風，滅自己志氣，只咬攬子又何足爲奇。他既說十八般兵器都會，問他熟習那宗？待我與他見個高低，分個左右。一面說的大聲喊道：呀！那廝還敢來與你大王爺比併幾合？却說好漢張口鬆了利刃，正聽衆寇互相讚美，又聽一寇怒聲大叱，連忙抬頭一看，忽見那人年約二旬，白面無鬚，身形壯偉，那等高做樣兒遠出相外。此人姓劉名虎，外號兒人稱小銀鎗劉老鼠，自幼學習羅家鎗法，使一根短戟桿，果然武藝出衆，所以他專要與好漢較量。且說好漢見盜寇劉虎說着，他就走至牆根，一伸

手抓起他慣用的那杆槍來，扯去布袋披在腰間，拉開架式走了個過門，又望看好漢，把手中鎗一抖，只見鎗尖上有許大的一塊光華，射人二目。只聽他大叫那廝快來比併，不然你大王爺先就刺你三槍。好漢聞聽，連忙把拳陪笑，口尊寨主押手，我有幾句濁言奉稟，萬望衆位海量見納。小弟不過微淺藝業，焉敢與寨主較短論長，常言說班門弄斧，太不知分量，今日怎敢在聖人面前的來賣孝經，再者古人有刀槍無暇到，那時倘要失了手，寨主傷了我們，可憐我們是他鄉在外，要傷了寨主，我們更是擔罪不起；還求寨主高抬貴手，饒放伙伴，免的他一門老幼把眼望穿。若說比武，小弟愚蒙，實恐一時有傷尊駕，說着仍是帶笑打躬。那盜寇劉虎聽了，登時怒喊，你這廝不必在大王眼前鬧口，習就的利口，只裏有的是兵器，任你揀擇，大王到底試試你的本領。再要勞叨，大王只桿槍便是你的對命，說着擰槍便要刺過去。好漢一見着忙，說寨主暫且停了，既承吩咐，情願遵命，就是倘有不到之處，衆位休得見笑。嘴內雖然答應，腹內就知不妥。暗說罷了罷了！只一比試，定是凶多吉少。復又偷看賢臣，但老爺面帶驚惶，目不轉睛的睨他。好漢看罷，心如刀攪，暗暗叫苦，說恩公啊！咱只性命只在旦夕，果然神天保佑，小的萬一治伏衆寇，偕主僕便可死裏逃生。倘或衆寇都動起手來，那就難

保勝敗。好漢頃刻急的汗流滿面，愁思無計，只得把心一橫，暗說這會子也是無用。遂無笑強笑，口尊寨主不要動氣，我既致意哀憐，寨主不容，小的只得斗膽獻醜；但是寨主的兵刃却不敢擅用，我有隨身一口單刀，現在腰間，容我取出與衆位過目。言罷回手從腰中解下一條搭膊，取出那口刀來，先拿在手內，復又將腰緊好，再去了裹刀那塊青絹，使了個懷中抱月的架式，抱定寶刀，好漢一晃在手。你看那等英雄氣概，足使羣寇欽佩。何以見之，有西江月單讚小西棒刀之妙。

本是家傳至寶，倭鐵打就吹毛；能工匠巧細錘敲，刀柄可把無鞘。

利刃揮動頭落，上將一見魂消；霞光閃爍助英豪，捧定專候比較。

常言說靈利不過光棍，先前關小西見施公被綁，命懸呼吸，一進廟門，何等的謙恭。那時惟怕衆寇惱怒，所以用那一派的忍勁；及至央求會子，總是枉然，也便不肯竟用柔和，打算生死憑命一撞。今又見兵器到手，直似殺星附體一般，那等柔弱之話，一念全無，雄糾糾的昂然站立，抱着刀大聲喊道：那位前來與我見個勝負？好漢說罷，小銀鎗劉虎說：是那廝不必再問，大王已久候多時，快來比併。說着便急急的抱着槍展開，不知勝負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小銀鎗鏖戰關太 衆綠林箭射施公

話說衆寇見小西輒冒刀鋒，張口咬住利刃，個個喝采。都說道是硬漢子，不愧久闖江河。盜寇中惟有小銀鎗劉虎不服，要與小西比比試。小西也就亮出刀來，一個箭步躡出殿來，搶了個正上首。二人卽交鋒，小西招架着，眼內留神，只見那寇來回蹴跳騰挪，此時衆寇觀眇，俱鼓掌歡笑，誇獎劉虎鎗法精通。那知施公聽着，却是冒了真魂，說關太你那裏知我命盡賊手，前途在不能與你見面。施公只聽衆寇亂嚷，所以心中害怕，那些衆寇都認着好漢武藝不濟，未看出用的是戲軍之計，所以歡喜無能之輩，心中藐視，躡進躡躍，盡力的忿勇爭先。大抵人生全仗父精母血，凡先天足的自然不同，先天單弱的，豈能久持？傳奇上說起比武交戰，不是殺三晝夜不喫飯，便是殺兩晝夜不離鞍。只等荒唐之言，漫說人無那樣精神，大約馬也難說不餓了，不表。且說劉虎與關小西戰約食頃，把劉虎使的筋麻力竭，聲如牛喘，兩眼都紅，又怕傷臉，雖氣力不濟，還不肯認輸，喊叫如雷，勉強着撐槍上撞。好漢早已看出他那番意思，也暗罵道好強盜，你也有個力輒身疲，看我怎麼收什你個樣兒。想罷將刀慢慢展開，更了門路，閃斫劈剝，上下翻飛，行東就西，引得劉虎滿院裏來回奔走。衆寇見他不能取勝，俱急得搓

手，好漢一邊智戰，心中暗度：我只管與他只樣比較，何時才止？不如生個方法，敗中取勝，也不傷他，只想他出醜。想定主意，故漏一空，小銀鎗不知是計，心裏大悅，把鎗一彈，照着好漢一直刺去。眼看鎗尖離身不遠，衆寇又齊聲喊道：哇！到底劉寨主的槍法無敵呀！施公一聽，連忙抬頭觀看，心中亂跳，說不好！小西之命休矣。展眼之間，忽見好漢使了個黃龍翻身的進步，那鎗尖從脊背上擦將過去，刺空從左肋扎過。單說好漢讓過鎗尖，不肯容強盜稱能，急能跟進一步，大聲讓道：寨主看刀！那劉虎正在將鎗刺空，一時難以抽鎗招架。忽聽一喊，那刀已到頭上，你看他把鎗往地下一扔，脖子一伸，大叫道：我不要命咧！你砍罷！呼吸呼吸，發喘不止。好漢見劉虎撒賴，忙把利刃抽回，叫聲寨主，只不過取笑而已。在下喫了熊心豹胆，不敢有傷尊駕。小銀鎗聞聽，羞的面紅過耳。復又歇了片時，方才屈腰將鎗抬起，立在原處。將那豪橫之氣減去大半，眼望著好漢對衆寇說道：只位朋友的刀法，真是罷了，稱得起江湖好漢。衆位老哥兒們，休要輕視，只人的武藝，却到不錯；常言說捉虎容易放虎難，要是輕易將他放了，傳揚出去，說咱們敗在他的手內，未免只話不大好聽。依我說還是勸他入夥爲是一來免他在外傳說；二來免的害傷人命；三來添上他作個膀背，日後在遇硬風自然無懼。衆寇聽說齊

聲道好！但有一件，只怕他不允。李四說：只須如此這般，管叫他墜入計中。衆寇商議停妥，一齊來至殿前，把殿門堵住。一個個帶笑說朋友，不知你貴姓大名？問明了你，咱們共同商議件事，管保大喜。好漢不知衆寇甚麼主意，聽罷連忙抱刀陪笑，口尊寨主饒放我們二人，就是天大的造化！要問賤名，姓關名小西，不知寨主說的喜從何來？亞油墩先說道：並非別事，只因我們現有十七位同夥，打算圍城十八羅漢之說。今見你是一個朋友，我們心裏想着邀你入夥。小西故意滿面推歡，叫聲衆位既然抬愛，小弟漫說入伙，縱然牽馬執鞭，也願相從。只有一件，須將我只伙伴送回北京，叫他父子夫妻相見，然後我再回來，任憑東西南北隨着衆位，我心才安。亞油墩說道：朋友！你不必胡思亂想，從不從在你，實告訴你罷，綠林的規矩，起義時須要三牲福禮，紙馬飛空，人人都把中指刺破，血滴碗內，斟上酒攪開，大家盟誓，挨次而飲。如今也不用費那些事，只要你自已刺破中指，明心發誓，我們纔信你是真心。好漢聽了，只莊言詞，又對衆寇說道：我關小西從不欺心，寨主如果放出我等，絕不失信。如叫在下此刻滴血設誓，只件是縱捨殘生，不能從命。常言說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衆寇聽說好漢不肯入夥，登時大怒，齊聲說道：四哥不用任他勞叨了，合該他兩命已盡。言罷齊扯兵刃，堵住三義廟。

門，又有幾個走出廟外，從樹上把四付撒袋取下，掛在腰間，復進來站在廟前，一個個擎弓在手。好漢聽衆寇說要用箭相射，心中大怒，暗罵一聲可惡強徒，我若非恩公累手，你們的弓箭何足懼哉？殺條血路，便可闖出重圍，想罷大聲喊道：「哎罷了罷了！大丈夫生而何歡？死而何懼？縱然射死，不落臭名。衆寇聽見好漢只等大叫，一齊說道：「四哥他既願死，說不得先射他幾箭。」說罷那持兵刃的盜寇往兩旁一閃，只聽嗖嗖的刁翎亂響，如飛蝗照着好漢一直射去。表過賊人十七名各樣兵器，雖然皆有，却只四付撒袋。好漢見賊人射的甚是凶勇，恐其傷着施公，連忙站立施公之前，擋住施公的身體，手舞單刀，打的那箭滿殿亂飛。此時施公嚇得面如金紙，喊聲壯士，你不用顧我了！我死盡忠理之當然，不可帶累於你。依我看來，你有這口單刀，足可殺出，快快逃命要緊，莫誤報信。小西聽了老爺一夕話，好似萬刃攢心，忙亂之間，不覺失聲大叫：「哎喲！老爺說那裏話來！小的報恩主，雖死無恨。好漢說着，揮動單刀，遮前擋後，全無半點憂容。却說亞油墩李四，聽見好漢稱呼不對，即刻吩咐衆寇止住弓箭，說是衆位哥兒們！你等聽見了他兩的言語，前後不符，先前只支野熊與那孤雁伙伴相稱，方纔又叫恩主，其中定有緣故，令人可疑。須要問明白，免得誤事。說罷望着好漢叫道：「朋友聽你話語，有

些差異，頭裏你既說是伙計，怎麼此時又稱主僕？你須要說實話。亞油墩話未說完，好漢不可遏，大叫一聲呀，衆強盜從來大丈夫不能更名改姓；你們既追情弊，實告訴你罷！那綁上柱的，乃是皇上欽命的倉廠總督，只因到山東放賑，我家老爺赤膽忠心，扮作客商，沿路私訪民間冤枉。現今接多狀詞，專等賑濟回來，與民判白。不幸走到此處，被爾等所綁，我家老爺姓施，作過江都知縣，深料爾等不能不知。如今你們放了我們主僕，萬事俱休；倘要痴迷不醒，害了我們主僕，將來動了官兵，叫你們俱遭橫死。衆寇當日施公在江都縣判斷十二家盜寇，人人知曉，如今衆寇聽了關小西之言，個個想起舊恨。亞油墩李四先就一聲叫怪呵！衆家兄弟你們聽明白了，咱們也不必叫他入伙咧，也不用往下再問咧，快快開弓放箭，要了他兩的性命罷！要是放了他，久聞施不全最好詐，倘若負恩懷仇，只怕咱們必有後患。衆寇聞聽，齊說有理的，一齊開弓放箭，復又唰唰一陣亂射。常言說一任重瞳勇，難敵萬刃鋒，好漢那口單刀，雖說掄開可擋亂箭，只是一口刀不能護衛兩人。好漢顧賢臣，顧不了自己，猛聽吧的一聲，左膀上中了一箭，好漢疼了個半邊膀子發木。施公看罷，心似油烹，大睜雙睛，候着等死。主僕正在急迫，忽見一名小卒，咕咚咕咚如飛跑上殿來，口中大嚷，報與衆家寨主得知，現

有大寨主的馬看看來到。衆寇聽罷，亞油墩說道：衆位哥們暫且住手，迎接大哥進廟要緊。說罷，十七名盜寇留下一半，各持兵刃阻住殿門，那幾個一擁出廟，不知果係何人？衆寇那等敬服，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飛山虎喝退羣伙 衆草寇拜見大人

話說好漢關小西正要捨命救賢臣，忽聽有人喊聲，側目一看，只見從廟外進來幾個，內中有一爲首的，走進前大聲說道：兄弟們不要動手，我有話講。又對他含笑說道：朋友，你也住手，我有道理。衆寇聞聽，一齊止住器械。好漢只得站在一旁，衆公你道來的此人是誰？正是飛山虎賀天保，暫且不表。且說賢臣聽說那盜寇先要殺他，正在等死，耳內忽聽熟人講話，偷眼觀瞧，那人甚是善面，暗說莫非是賀天保麼？果然是他，我命生矣。是不是叫他一聲，凡人最怕到急難之處，此時賢臣竟怕不得羞恥，說是來者可是賀寨主麼？飛山虎聞說，連忙舉目，只見綁的果賢臣，一面答應，走到近前親身解去繩綁，吩咐小卒取過衣服，給賢臣披上，又叫取被套讓賢臣坐定，扭項對衆寇說道：衆家兄弟大家快來請罪。施公再三推辭，賀天保道：老爺若不受我等之拜，他們也不放心，老爺必定有掛懷之處。他們擅綁老爺，罪該萬死！只求老爺開恩，我等陪禮。施公

料難推脫，只得應允。賀天保率領衆寇一齊拜倒叩頭，衆寇俱不敢違拗，拜罷站在兩旁。飛山虎爲何只等尊敬施公，只因素與黃天霸有八拜之交，總要成全他。黃老兄弟叫人看着江湖義氣深重，且說賢臣受拜已畢，說了幾句謙詞，連忙叫聲小西快來相見。此時壯士站在殿外，俱已聽見老爺呼喚，連忙往裏行走。賢臣叫他二人相見，關小西道：久聞恩公講說，仁兄乃當世英雄，今幸相見。賀天保道：不敢，不敢！此乃老爺過獎之言。彼此禮畢，賢臣道：衆位寨主俱各坐下，有話好講。衆人一齊就地而坐。賀天保笑說道：小人與老爺別後，賢公進京引見，自然位極人臣，官居極品，但不知只樣打扮從何處起身？又往那裏訪事？不知何故走入此廟，叫老爺受此一驚？仔細想來，皆是賀天保之罪。賢臣聽罷，說聲不敢！隨將前事大概說了一遍，隨說今幸遇寨主，施某得了活命，但有句不知進退的話，請問壯士，休得嗔怪。今日衆位飽載而歸，不識從那條道路得來的買賣？飛山虎見問，並不隱瞞，即將從鄭州道上打劫富商，告訴賢臣。施公聽了，帶笑叫聲賀義士，你可記得關家堡同黃壯士救施某之後，你說過的話呀？那時因施某官卑，恐怕招搖耳目，未曾叫義士相隨。你親口說過棄却綠林，候着施某進步，下書相邀，爲的是久後爭個功名，轟轟烈烈。不料賀義士答不應口，復又拾起只個營生。大

丈夫生於世上，應當全信，方是英雄。賀天保聽到此處，不等施公話完，叫聲老爺有所不知，小人雖然不是奇男子，却也自負是個人物，絕不敢無信。說着遂將別後之事，並這次爲全江湖之義，實非入伙的話，也對賢臣說知。施公聽罷，知義士不肯撒謊，點頭說道：義士，你與衆位自是不同！施某此去山東放賑，正在用人，今義士若肯相隨，立幾件功勞，施某定然敢奏當今主上，重用豪傑，自不愁身榮官顯。一來施某可報救命之恩，二來可全始終之信，不知義士心下如何？賀天保聽說叫他隨往山東放糧，忽然想起一事，暗喫一驚。此是爲何？皆因山東有坐大芽山，列國時出了一位好漢，姓柳名展雄，曾在那山上聚草屯糧，招軍買馬，故名紅雀山，殺上邦贈物不受，殺下邦讓位不坐，名聞天下。到了大清，那山又出了兩個小芽兒，雖說未成大事，也算山東的一宗禍害。一名于六，綽號兒賽袁達，手使一柄亞把鎗，甚是利害，習就的飛抓，可以敗中取勝。一名于七，外號小野龍，生來的性情靈巧，使兩把銅錘，一柄軟鞭，施展開人難招架。有一個謀士，名爲方小嘴，頗有智略，外號人稱賽姜公。只因那年山東大荒，他三人爲首，招集了數百無籍之徒，隱在大芽山圈之內，時常出來作亂。本處官員自保前程，不肯呈報，以致任意搶奪商民。賀天保是南方一帶豪傑，終然不作綠林，久知此事，便告知施

公施公想如今幸遇賀天保，得聞此事，不然真受其害，怎麼回京交旨？老佛爺豈不嗔怪？看來只事非仗着賀天保前去，不能放心。想罷，復帶笑叫聲義士，你可知常言說，猛虎不喫回頭食，適纔施某對你說的一片話語，你是怎麼樣呢？你要果然跟我前去，據施某看于六于七，不過疥癬之疾，容易擒滅，不知賀天保隨與不隨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賀義士隨往山左 施欽差宿住濟南

話說施公聽賀義士學說于六于七等，在山東作亂一片言詞，帶笑開言說：據施某看于六于七，貓賊鼠輩，不足爲患。義士你若不符前言，就算是失信。不然就是怕山東于六于七，不願跟隨施某前去放糧。看官只是施公怕賀天保不去，故用話激他。賀天保聽了，果然又羞又惱，羞的是二入綠林被施公撞見，面上覺着發羞，無地自容；惱的是施公說他怕于六于七；羞惱交加，大聲說道：老爺若提當初之話，他們也俱不知所行，今日說個明白，叫衆位聽聽。你看他帶着氣，滔滔的將初遇施公，及見黃天霸棄邪歸正，他要想隨，未得如願，當時說過後會有期的話，對着衆人說了一遍。要不是衆位說是達官扎手，再三請我相幫，賀天保怎肯又行此道。可巧被老爺撞見，不是失信，也是失信。方才老爺說吾懼怕山東于六于七，不敢跟去，豈不可笑麼？爲今雖赴湯蹈火，就

死在山東，我也是去定咧。我也不管衆位哥們怎麼個主意，我只得跟著大人，洗清了賀天保，不是貪生失信之人。衆寇見天保這等重信，又見施公愛惜英雄，都願改邪歸正。齊說道：賀天保既然跟着施大人，我等情願一同與老爺牽馬墜鐙。施公見賀天保已竟允從，心中暗喜，帶笑說道：衆位寨主，論理施某當奉請相幫，奈衆位現在劫奪客商，他等失了金銀，必要到州縣稟報，倘若動了詳文，說是欽差帶著強盜，恐其中大有不便。施某放米回京，再行相邀。賀天保知道施公是推托他們，聽罷此話，叫聲老爺，既然不待他們，小人有一難事，請老爺示下。施公不解其意，忙問壯士有何難事？快些說來。賀天保道：既是劫了些資財，還是叫他們拿了去呀？老爺還是另有個主意呢？賢臣這纔明白，暗說賀天保這是要把重擔子，放在施某身上，我有道理。想罷，帶笑叫聲壯士，論理只些資財，狠該叫他們分散，但這一件，被盜的商人，必往本處官府呈報，這文武官必差兵丁衙役，晒拿原案，日子一多，前程難保，也是不好。欲待把這些資財，交與地方官給還失主，衆位寨主白辛苦一次，也是不好。若依施某，列位無空回之理，多少叫他們拿點兒，我有方法陪補失主。失主得贓不究，列位也無後患，到是兩全其美。賀天保聽了施公這一片話，他也不管別人依與不依，口內連說使得，很好！很好！列位哥

兒你只當認了嫖賭罷。亞油墩李四見飛山虎這等發落，說大哥少禮了，別說還有大人話，就大哥你說一聲兒，誰敢不依？賀天保聞聽，滿心歡喜。上前伸手解開搭連，拿出了四封銀子，遞與李四道：衆家弟兄拿了去作個盤費，大家好早離此地。衆寇見李四接了銀子，未免人不得一樣，也有願意的，也有不願的，雖然賢愚不等，只是皆懼飛山虎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一齊站立兩旁，候着賢臣的吩咐，好去分贓四散。飛山虎與衆寇正然說話，忽見一名小卒往裏飛跑，到了殿內，只聽叫聲衆位寨主得知，廟外邊來了好些人馬，還有一乘大轎，衆寇聞聽，疑是官兵前來捕盜，心中正自不定。只見施公聞言，叫聲關壯士，你出廟去看看，想必是施安行到此處。關小西連忙答應，翻身去廟外一看，果是施安坐在轎內，放着轎簾，王殿臣郭起鳳衆人圍隨，還有河間府的文武官員也隨在轎後，都是全副的執事，在前引路。關小西看罷，口中說：小的關小西迎接大人。郭起鳳王殿臣一見關小西，就知老爺在此廟內，也不敢漏了行跡，在馬上說起去，大人正要到此廟內行香。好漢答應個是，平身站起，引着轎子進了三義廟。衆官先在廟外伺候。施安到了大殿，出轎留神，但見大人坐在殿上居中，兩旁有許多人圍住，看罷，不明何故。只得同着郭王二人上前行禮，郭起鳳又將衆官廟外伺候的話稟明賢臣。

施公吩咐取過衣服更換好了，傳出話去，與衆官相見。霎時文武齊到大殿，按儀注行禮，仔細一瞧，坐轎的人站在一旁，那醜陋不堪，居中坐的才是真正欽差。看罷暗暗喫驚，就知是大人假扮私訪。衆官正在心耽恐懼，忽聽賢臣說道：衆位前來迎接，本部堂早來到此地，現今訪着貴處多有盜案，不知衆位知與不知？施某既是奉旨前來，少不得上本啟奏。河間府衆官員見賢臣說他們地面不清，一要提參，俱難免罪，未免心中害怕，個個控背躬身，口尊欽差大人，卑職一時疎忽，失於覺察，萬望大人寬恕，卑職等再不敢復蹈前轍。賢臣聞說，復說道：爾等自知已過，本部堂也不深究。但則一件，我想失盜之人，必不干休，你們看那地上放的，就是原贓，內裏短銀二百兩，你等須要補上，叫夫主領去。再者只些好漢，都願棄邪歸正，不敢爲匪，你們不必再行追捕，某分付你們離此處。衆官聽畢，齊聲說道：欽差大人格外施恩，卑職等遵命說罷，領着原贓，各自回衙。後來果照施公所說，完了此案。衆寇見河間府官員去後，也俱告辭而去。此話不表。且說賀天保郭起鳳王殿臣，大家通了名姓，見禮已畢，伺候賢臣坐上大轎，俱各乘馬隨行。沿路上按着站道，有官員迎送，甚威風。夜住曉行，不多幾日，到了山東境界。賢臣在轎內用目觀看，店道村莊甚是荒涼可慘，看罷，點頭暗嘆：幸而老佛爺龍恩深重，

不然這等年景，此處之民，何以全身？一面暗想，離着濟南省城不遠，只見文武官員郊外迎接，賢臣吩咐進城。不多時到了公館，文武官遞了手本職名，賢臣一一接見，先將老佛爺之恩，對衆官頌揚了一遍，隨後帶笑問道：「此處這樣年歲，幸而人心安靖，盜賊不生，將來河糧運到，大概不用防範，也可放心。」濟南府衆官不知賢臣暗中訪明白，是以話套話聽罷，一齊躬身尊聲，欽差大人，將來撥運皇糧，須得加緊防守，此處有一大患，鬧的甚凶，如此如此，對施公未曾說完，賢臣大怒加噴，說：「爾等這些言辭，還敢對着本部堂講說！」施某早已知道，這伙賊匪鬧的凶惡，衆位既怕呈報，有干罪名，本部堂不敢徇隱，明日只好飛章入奏，衆位休怨施某無情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飛山虎行路遇險 施賢臣寓店逢賊

且說這些官員甚覺無趣，面面相覷，只得撒出公館，各自回衙，耽驚害怕不表。施公回至後面書房，叫人看坐，令天保、小西、殿臣、起鳳等一同落坐，有話商議。四人告坐，賢臣帶笑望天保說道：「義士如糧船來到時，至放賑，倘于六于七真來攪亂皇糧，若有疎失，如何是好？」天保見施公有難色，隨說道：「此事大人不必爲難，小人保舉一人可保無事。」施公聞言，忙問何人？賀天保說道：「要降服于六于七者，必得復請黃天霸，他本事乃是

祖傳武藝比我等強盛百倍，又是心直氣爽。賢臣說：煩賀壯士同往如何？天保說：大人若不棄，小人情願効勞。施公吩咐殿臣，外面訪問糧船何日得到。王殿臣領命前去。又吩咐施安郭起鳳關太，你等在公館內勿得洩漏。吩咐已畢，施公催足起身，王殿臣同親隨人等共八人，送著施公賀天保出門，大衆上馬而去。施公與天保二馬匆匆，行有二十餘里，看看紅日東昇，清風涼爽。施公只是兩眼望着碧野荒村，不住的長歎，說道：年歲飢荒，黎民塗炭，可恨賑濟是些贓官污吏，俱是盡力私賣扣折，不顧民命，此皆酷吏虐民者也。縱不想陰隲，下民微賤，雖易虐命，係上蒼造下罪孽，壽命不保，銀錢何用？此乃迂之甚者也。這是施公對景傷情，見得荒村寥落，民多面黃肌瘦，有感於官民之際，不覺發聲長嘆，原無意與天保也。天保聞言，說道：想我等小的屈身於綠林，亦非本性，究竟是出不得已而爲之。施公聞言，自覺失言，乃安慰說：你們原無民上之責，所干係者小；再者你們諸人皆有向善之心，改過之念，轉正破邪，卽所謂安分者也，其功亦非淺鮮！且人孰無過，改之爲貴。除惡安良，致君澤民之道，亦在其中矣。必當盡其力而爲之，自有福陰子孫後世。今日若請得天霸來，那時是你奇功一件，施某得一膀臂，康熙老佛得一忠臣，保住皇糧，卽萬民得了全賑。此時天已昏黑，不見村莊，只得望前行。

走，約有數里之遙，偏北有一座漫窪，名叫原是張虎張豹兄弟二人，張虎少亡，只剩張豹一人，取妻刁氏，自娘家跟他父兄學了一身武藝，論他拳腳刀鎗棍棒，十知八九，只是不守婦道，要講喫穿玩耍。張豹本是務農，家中衣食豐足，自取刁氏，日日教習鎗棒，田園荒蕪。張豹武藝學成，家業凋零。刁氏勸他開座劫客小店，有人投宿，夜間殺死，得些衣服行李，變賣度日。當時賀天保同定大人趕路，時至更深，正自心中焦灼，遠遠望見燈光，偏北不算甚遠。天保與大人忙說道：前面必是村莊，暫且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大人在馬上墩的身體癱軟，四肢無力，連說甚好，主僕竟撲燈光而來，及至近前一看，不是村莊，只有裏面一家草房數間，開了一個大門，兩邊白灰的牆，大書張衆老店。賀天保下鎧離鞍，下了坐騎，前來攙扶大人下馬，轉身上前叫門，說是行路人前來投宿。可惜施公忠正，天保義氣，此一叫門，禍災不小！此處好比當年的十字坡一般，正是遠方涉水，深淺不辨，異鄉投宿，禍福不知。且說店主張豹合刁氏正在燈下飲酒，聽得有人叫門，便覺喜從天降。張豹說：來了！來了！我去開門先瞧瞧肥瘦，起身就走。刁氏怒道：回來，你知道怎麼暗法，還有個住不住呢？你等我去看，自有主意。張豹不敢多言，躲在旁首，說你去看，你可別出大門。刁氏說：出大門怎麼？張豹說：你出門怕你瞧着順眼的，

可就要不好。刁氏說可不準我瞧，你相個男子的說罷，點上燈籠，走到院中問道：外面叫門的，可是住店的麼？賀天保聽得婦女聲音，心中有些不悅，只得問道：你家可有男子麼？刁氏說沒有，只我一人。賀天保望施公說道：沒有男子，却不可住。施公聞言到覺爲難，也不答言。刁氏恐怕散了買賣，又連忙回道有，呀你快出來。張豹連忙跑出拉住客人，施公前行，天保後面拉馬進院。張豹早將馬拴在那埃牆槽頭之上，引客到了西廂房內，說就是只屋。施公上炕裏坐，天保坐在下面。刁氏趕緊端來一小盆淨面水，說道：客官洗臉罷！大人在燈光之下，看那婦人甚是凶惡，滿面大麻子，宮粉塗了有錢厚，掃帚眉，母猪眼，把掌似的大耳朵，蒜頭鼻子紫又紅，兩膀寬厚，身體肥胖，綠布中衣藍布褂。施公說：你家有男子叫他來伺候，方纔是理。刁氏說：客官不知，只是個偏僻小路，也沒有多少行客，也用不起夥計，我夫妻二人開此小店。天保說：一家居此開店，豈不孤單，若有歹人住店便怎麼？張豹說是祖居在此，父母姑嫂去世，只剩我夫妻二人，故土難離，皆因年景不好，開店度日艱難，就有歹人，看我窮也不生心。天保又問道：這裏一灶二鍋，只是何意？張豹一驚，怕是問出破綻，有些不便，說道：一個鍋台安兩口鍋，不過省錢之法，這裏作菜作飯，那裏添水喝茶洗臉全就有了，不過爲省些柴草。天保聞

言心中想道別忙，少時必要搜出你的蔽病來，一面念道想必雞肉，一伸手把鍋蓋掀起，一看果然，便叫張大哥拿些鹽來。張豹把火止滅，取了一碟子鹽，放在坑桌上。賀天保自己就動手，把雞撈出，放在盤內，回手取出尖刀，將雞折開，他二人連喫帶喝，施公用不多，剩下的天保都將他喫盡，纔叫張豹將傢伙收拾下去。賀天保道：我們不用什麼東西，實告訴店東，已走乏了，也要早些歇息。張豹自去。天保說：老爺請睡罷，我丟了東西，放着便睡。施公不解其意，放倒身體自睡去。賀天保見大人睡下，又伸手把個鍋也捧下來，放在地下，掌燈細看，又驚又喜，乃是砌就的夾壁牆，隔開火道，那邊任憑燒火多少，傍邊總無煙氣，也不熱，往裏看那是黑暗地大窟窿。天保想道：此賊合該倒運，從此處上來一個，就殺一個，將身倒在鍋台上，手內拿着兵刃，竟等拿賊不表。再說張豹回到自己房中，叫聲賢妻，今天來的只宗買賣雖好，只怕有些扎手。那殘疾瘦羊手到成功，那個肥的只怕有些費事。刁氏聞聽說：你也知道買賣了，起初我要不給你出主意，作個營生，只怕你早就討了飯了！你看行李馬匹都送到家來，你說到是好哇不好。張豹說：好是好，就是只個肥的生放的雄壯，且又精細，咱們也得留神，別項的發不成財，惹出大禍來。且說張豹來到四房門口，但見裏面有燈，知道未睡，即來叫門。天保

早知其意，將門放開，說你只纔離去，爲何又來？張豹說：方纔忘了尿瓢，故此又來驚動。說着把屋裏看了一遍，方纔出去。天保復又將門關緊，來至大人面前，附耳低言，告訴施公須得留神，且不可頭向鍋台，往裏挪挪纔好。隨着用手將大人往裏推了一推。施公雖不知他心意，料想也必有事。賀天保脫去長大的衣服，頭向鍋台倒在那裏，手執吹毛利刃，也是鼻聲不止。要知如何拿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刁氏女幾年得利 張豹兒一旦被擒

且說張豹夫妻一同商量動手，刁氏說：你看見肥羊在那邊睡瘦的在那裏？張豹說：瘦的頭充着鍋台，肥的必在裏面睡了。刁氏說：你看真切？千萬不可撒慌。張豹忙說：我看准了，那有撒慌之理。刁氏說：你快去把順刀取出來，老娘好去辦事。我再去聽聽動靜如何？遂躡足潛形，來到西房窗外，面窺聽聽罷，又用手暗暗推門，門也緊閉，抽身回來。說道：方纔我聽的明白，俱都睡熟，門戶也是緊閉，老娘不得動手，須得從地溝進去，先把肥下手，刺下瘦的，我好試刀。兩匹大馬鞍轡，衣服褥套內，必然銀錢不少，你要發財，就在今日。張豹答應，自去收拾。刁氏換了一身青衣，帶上兵刃，入了地道，慢慢來至鍋腔低下，伸手取過一個替身。何謂替身？就是地溝一傍放着一個葫蘆，大如人頭，拿在

手中，又往上走了幾步，摸着鍋底，輕輕把鍋挪開，放在一邊，不敢就出來，拿著替身往上恍了幾恍，蹲在一傍，聽聽動靜。且說施公在炕裏頭，口打大呼聲，眼不敢閉上，影影見鍋台上有物件挪動，施公一大驚，心中也是亂跳。天保早看准了，如何挪鍋，如何恍替身，想着暗笑，這亦你爺爺辦的舊招數，今日正好拿你們開張發市。再說那地道裏面的刁氏，聽了半刻的光景，嚮聲，暗自歡喜，手扒鍋台往上探身，聽着打呼之聲，由鍋腔內抖身上來，輕移蓮步，實指望臨近就是一刀，斷送他們的性命，也是惡貫滿盈，大數將終，他萬沒想到有人暗算。適才天保目不轉睛，取定，見他出了鍋腔，未上兩三步，賀爺把刀掄起，只聽撲的一聲，頂門上着，腦漿迸裂，刀已落地，身子倒在塵埃。天保趁勢又是一刀，結果了他的性命，將刀掖好，連忙打火點燈，低頭來看，果見那惡婦連頭帶腦削去大半，批腿站在埃牆之下。抬頭見施公蹲在炕上，晃昏圓睜着那隻好眼，口內仍是打呼，還帶着哼哼之聲。連忙上前安慰，稟道：大人休要害怕，此店只有張豹夫妻二人，方才殺了個女的，剩下男的，也不過手到成功，千萬可別開門。我從鍋腔內走下去，大人把鍋安好，坐在鍋的上面，單說賀爺順着地道，摸着牆慢慢而行，到了上房底下洞口，透出燈光，不敢出頭。只聽上面有刀板之聲，探頭一看，見張豹兒面向裏邊

切菜，口內到念着說：此時必定殺完了；回來若是酒菜不得，又要找悔氣。正想那先前殺了幾個行客，陰魂不散，必來纏擾。忽又聽見有動驚，却不敢回頭來看，口中只說賢妻回來，必然成功。言還未了，在左脇下就是一刀。哎喲一聲！撲咚躺在地下。天保說：只是怕你女人的好處，你的餘黨現在何處？快快的說來。張豹哀告道：並無他人，只我夫妻二人，求好漢爺饒命呢。天保說：你們殺了多少人？張豹說：殺的不多，只有四人。好漢爺爺饒命罷！天保說：你們劫殺人的性命，這是報應循環，天理昭彰，撲的一刀，結果了他的性命。這就是人見利而不見害，魚見食而不見鈎。好漢這才開門，手提鋼刀來到院內，到了西房首，就說老爺開門罷！全殺完了。話言未了，從房上跳下一人，掄刀便砍，飛山虎招架不及，往外一躡，跳在院中，舉刀相迎，喊道：老爺別開門，還有餘黨。登時馬棚上又跳下二人，一齊來戰賀爺。天保前遮後攔，上下翻飛，如入無人之境。事雖如此，究竟心內也是納悶。且言施公鍋上坐着，又不敢動轉，恐怕鍋底下鑽上人來，方才盼得天保叫門，心內稍安，才要動身，忽聽外面又喊，不必開門。聽得外面戰鬪的聲音亂響，心中不由的又怕起來了。怕的是倘若戰敗，二命皆休。不言施公駭驚，且說那三人却也不軟，二人使刀，一人使棍，圍住賀爺死也不放，緊緊往上殺來。天保一口刀神出

鬼入來往衝突，並不有一點落空之處。掄開寶刀，如翻江撥浪一般滾滾隨人無奈三寇緊跟不舍。飛山虎想着不能傷他，心中着急，便喊道：小輩們休得逞能，今日若不斬你們這些狐羣狗黨，枉稱四霸天之名。賀祖宗如何懼你們，來來來，咱們絕意死戰。忽見二人停刀，一人止棍，遂說道：莫非是大爺麼？賀爺聞聽，倒覺喫驚，遂說道：你們是何人？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飛山虎賊店遇友 施大人覓徑求賢

且說三名強盜與賀爺動手，不分上下，忽聽說四霸天姓賀，三人收住了兵刃，內有一人問道：你可是飛虎賀天保麼？好漢說正是。你等何人？那人說道：我等是臥虎山飛熊峪黃老叔手下，李俊、陳傑、張英便是。與大哥見過，你老人家可曾想得起來麼？天保說：你等到此何事？李俊說：因此有人傳說，此處有個賊店，劫殺過往客官，有碍咱綠林之名；黃老叔差遣我們前來收拾了他。不料與大哥相遇，却不知到此何故？天保也將來意說了一遍，彼此歡喜。天保叫開房門，與施公說明其故，施公這才放心。天保帶領三人走到屋內，見了大人，見禮已畢，天保把酒菜取出，飲至天明，李俊等三人還有別事，不能親送，把臥虎山道踏說明。天保拉馬梢好行李，先扶賢臣上馬，然後取火把店點

着，不消一刻，那房屋俱成灰飛。又與三人告辭，大家分手。賀爺上馬，保着施公向飛熊峪道路而來。忽聽犬吠，料想離此不遠。天保將馬拉到松樹下，順着崎嶇小路，來到莊院門首上前叩門，但見從裏面走出十數歲的童兒，生的到也伶俐，帶笑開言說：「爺台是那裏來的？到此何事？」說明我好前去稟報。賀爺帶笑回答，你說是賀天保同着一位姓施的前來拜望。小童應聲而去。不多時，天霸與王棟出來，天霸看見飛山虎，忙緊搶了兩步，執手言道：「哥哥真是想煞小弟了！不知那一陣風兒把長兄括來？不知恩公施大人現今在於何處？」賀天保遂說道：「現在外面團瓢之內等候，你我一同速去相見。」天霸王棟連說是是。三人一同前往，後面有幾名伴當跟隨。天霸三人望見團瓢不遠，只見施公早站起身出外迎接。天霸王棟急忙上前走了幾步，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大人貴駕到此，我等禮儀不周，多求寬恕，請歸正坐，我等好行大禮。」施公說實不敢當。二人行一常禮，一同落坐。賢臣坐在上面，左垂首賀天保，右垂首天霸王棟。從人獻茶，天霸說：「大人到此荒山，並無別物，請大人喫杯水酒。」施公帶笑開言說：「我施某無故又來討擾，何以克當！」自從惡虎莊上，與三位壯士分別之後，時刻思念英雄救命之恩，刻骨難忘。無奈總未相會，幸得與壯士同來。又向王棟說道：「不知令弟有何貴幹？」王棟欠身說：「大人

不知，劣弟去年已亡故了。施公說：正在青春年少，真真可惜！天保說：恩公現今陞了倉場總督，天霸二人連說恭喜。施公說：何喜？雖則奉旨前來山東放賑，皆因大牙山中住了賊盜，此人名喚于六于七，手下招聚賊兵數百，獨霸山東一帶，打劫商民。施某日夜焦愁，賀義士替某分心，知道二位貴寓，這才舍死忘生，奔到寶山面請黃天霸聞聽，心中犯想，原不是念舊恩，先却爲這糧怕賊寇，此來你是枉費心機了。壓住怒氣，帶笑開言說道：恩公忘了惡虎莊中的話了，小人至今未忘。命裏不該朱紫貴，不如林下做閒人，請大人不必往下言講了。此時心恢意懶，情願老死山林，永不出世，誓無二意。施公聽罷，半嚮無言，只是發怔，手擎酒杯，懶往下喉。天保聽的明白，說是大人，我等棲身綠林，大碗酒，大塊肉，要分金銀着秤稱，情性狂放，舉動俗野，皆因天霸尊父遺訓，放棄綠林，歸了正道，才投江都保着賢臣，關家堡他合小人又救了爺台大駕，活命之恩，非同小可。黃天霸擒住水寇，老人才功高爵顯。我們大衆成全黃天霸成功，也非容易。若說官卑職小，也是實話，因爲此他不上北京。後來趕到惡虎莊上，他想大人必有危難，含死忘生救了大人，比着前次倒覺更難。那天虬天刁本是同盟一拜，算他一片心癡念舊，失了江湖信義之真，逼死一家人的性命，江湖上的朋友無不怨恨。大人請想他

爲何情意？施公連說是不錯，賀義士說的句句全不假。此時官居二品，可以面君奏事，正好提拔恩人。你一定要安心苦守寶山，我施某也就無意於功名了；我也在此尋些清閒自在何妨。天霸說：「老大人莫生退心，別比我等之輩；我們是生成的野性。」賀天保心中暗想說：「很好，你若不去，我與大人怎麼出你這個門呢？」想罷開言說道：「老兄弟不必着急動氣，是事都有三說三解。天霸帶怒說：「兄長言之差矣，叫我好不明白。天保專用反激之計激動英雄，復又望着施公說：「大人不知，小人與天霸自幼的朋友，他的性情我一槩盡知，不論誰有不平之事，叫他知道，他是鬧個翻江倒海，總得他順過這口氣，才算擦手呢。這如今曉得事務了。天霸說：「兄長！我自從十五歲出馬，沒玷辱緣林，兄長這話，小弟倒不明白。賀爺說：「這個自然要說明白，自從與賀、武四人結拜，勝似同胞弟兄，先叫你逼死二位兄長，剩下天保一人，江湖上最重的是信義，那時節你不顧信義，要救恩公；這時候你不顧恩公，更無信義。這一句黃天霸急的火星亂蹚，說是兄長這些話，說死爲弟了！朋友在五倫之內，死戰荆柯，至今不朽。我天霸無父，就從兄長教訓；背了人倫，枉生天地之間，生死存亡，皆聽教訓，就是跳油鍋去也聽命。那怕立時就走了，又何必用反激之計。天保說：「不然，日後如若見面之時，便知于六于七真假，實

有此話。他弟兄在大牙山落草，招聚數百嘍囉，還有一個方小嘴足智多謀，人稱賽姜公。那于六使的是混鋼槍，力大無窮，還有敗中取勝的飛抓。于七使的是雙鎗，躡井跳躍，還有一把軟鞭，更精巧，雖則傳言，臨陣須必小心。天霸眉頭一皺，說道：漫說他弟兄兩個，就十個八個，我天霸也放不到心上。現時天氣不早，吩咐從人將殘席撤去，又吩咐從人掌燈搭鋪，各自安息不題。次日天明起身，淨面更衣，用過酒飯，天霸吩咐備馬。手下人連忙將馬備好。施公賀天保、黃天霸、王棟四人乘馬出山，竟撲奔濟南大路而來。一路無話，到了濟南府入城，進了金亭館，賢臣下馬，天保、天霸王棟一齊下馬，跟隨施公來至裏面，早有關小西王結臣、郭起鳳、施安等齊來參見。天霸王棟見禮，施公吩咐排酒宴來，不多時酒宴齊備，仍是施公的首坐，大眾各各按次序落坐。霎時間將酒喫畢，大家散坐，從人收殘席撤去。天已不早，各自安歇。一夜無話，到了次日清晨，施公梳洗已畢，即忙升堂，文武員官各按儀法行禮畢，分左右侍立。施公眼望知府開言道：貴府可曉得糧船何時可到？濟南知府躬身說道：不過三五日可到。施公點頭說道：貴府把那已結未結的案卷備齊，一並拿來。本部堂看知府答應，令書吏呈上。施公閃目觀看，內有一案是金有義無故殺死趙三，死鬼與凶犯素不相識，並無仇恨，凶器不

見問成抵償，現在案內。施公看罷，心中暗想：這宗事叫人可疑。正自沉吟，忽聽一隻雁落到對面房簷上，不住的亂叫，令人詫異。正是天理昭彰，人不醒，報應循環，物顯靈。這支雁引出無窮的事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鴻雁三聲奇冤有救 新墳一祭舊恨方消

且說施公看得金有義一案，正自沉吟，忽聽對面鴻雁來叫。施公暗想：這事定有屈情，伸手往籤筒內抽了一根，見姚能名字，便叫姚能聽差，只見下面一人跪倒，說你拿此簽隨着大雁前去，必要仔細留神，落在何處？有什麼人物？只管報來，倘有徇私，追你的性命。姚能大喫一驚，跑扒半步，往上叩頭，口尊大人，下役這兩條腿，怎能跟他兩個翅膀？他是穿街越巷出城，從空中而過，請大人開恩；他若展翅騰空飛沒了，叫小人何處尋找？施公拍案，用手指，高聲斷喝說走，好個大膽奴才！你竟敢搪塞欽差！本部堂自從初任審無頭異案，土地他會說話，判官小鬼多問清石頭鼓子，猴兒能告狀，哈蟆與狗都能訴冤，做知府鬪智捉旋風，順天斷清人參案，羅鼓巷我審過趙君。今日我看金有義一案，必有屈情，偏遇大雁鳴叫之異，這乃信義之鳥，天差他前來鳴冤，叫你跟我，即當速往，竟敢抗差不遵，給我拉下去，重責三十大板。姚能見勢不住，好連忙叩頭，下

役願往。施公吩咐住刑。姚能起身拿簽，來到鳥棲的廊簷之下，說是老雁呀！那有冤枉，快領我前去找尋。老雁只待慢飛，我纔可跟了你。姚公差遠望那雁飛到大樹林中，公差往上看那支雁，仍是對着他亂叫。姚能看罷，笑了一聲，說老雁哪！你在館驛中，沒聽見大人吩咐，要找倒水落石出才好消差。只見那雁不動，只是點頭。姚能不懂其故，不住的着急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林外來了一人，連忙將身躲在樹後偷看，却是半老的婦人，面目焦黃，愁眉淚眼，年歲在五旬上下，穿一件藍布夾襖，青布單裙，鞋尖脚小，手拿香鏢紙錢，來到墳頭前將壺放下，雙膝跪倒，斟上酒，點着紙鏢，帶淚說道：三哥你死的不久，若有靈有應，聽我一言，我丈夫名叫金守信，當叫殺人償命，爲何冤枉好人。直將那後來如何入監，如何處斬，前後訴完。公差句句聽明白的，心中暗暗稱奇，大雁他會伸冤。抬頭一看，大雁已經飛去。又想着施公怎麼就見金有義這案冤屈呢？看這婦人哭的，實是可憐，想去勸勸他，忽從遠地又來了個婦人，三旬上下，身穿重孝，白布蒙鞋，滿臉的怒氣，走進林來，直奔那年老婦人，不容分說，一把揪住那年老婦人，摔倒在地下，一把按住，大罵你那狗種金有義無故的殺了我夫主，你老娼婦還不解恨，又來找到墳上下鎖物，把掌掄圓不住的亂打。那年老婦人滿地亂滾，口中不住哀告，說道：

不親不友，無仇無恨，我來祭奠陰魂，叫他顯個靈應，拿住殺人的凶犯，免的屈了好人，並無別故。少年婦人仍是不聽，直是亂打。姚能出來向前說道：這位娘子不必動怒，方才是我先來的，看見這位並沒別意。年青婦人住手說道：你是何人？在此何事？公差說：我叫姚能，在濟南當差，方才我跟大雁來尋找屈情，領我到此。想你丈夫不是金有義所殺，適纔施總督在濟南放賑，由公館看過招呈，看出金有義這案必有屈情，就來了個大雁叫喚鳴冤，大人差我跟我大雁前來到此地。你們二人也不必爭吵，跟我前去見大人。兩個婦人跟姚能進城來到公館，公差說：你二人略等一等，我進去稟明。走到大人面前，雙膝跪倒，口尊欽差大人在上，下差奉諭跟出城，遇見老少兩個婦人，正是金有義那案，現今將他帶來，候欽差審問。施公心中歡喜，先把姚能問了仔細，然後叫帶婦人回話。公差答應，站起身形，來到外面說：你二人進去，把情由細細說明。二人進角門，到公案前跪倒。施公坐上開言說：你各報姓氏。婦人口尊青天大人，小婦人丈夫金守信，十年前身亡，小婦人娘家姓任，所生一子，名叫金有義，年方二十，只因家貧，尙未娶妻，就是母子度日。兒子到也孝順，隨小婦人苦守清貧，也是該當有事，住的是獨門獨院，三間正房，一明兩暗，小婦人住東間，我兒住西間。那日晚間，母子在東間閒坐叙

話，忽聽西屋有婦人說話聲音，小婦人生疑，只當金有義在外面勾引無恥婦女，引到家中窩藏。金有義聽見這話，急的蹣腳捶胸，說我要有這些事，叫五雷把我轟死。無奈何，母子拿燈往西屋去看，真是奇怪，有一銅鎖木盒，鎖上掛一把鑰匙，小婦人一見，又起疑心。我想此盒來的奇怪，把鎖開的一瞧，是五個元寶，各各縛着紅繩。我兒歡天喜地的口中念佛；小婦人心中害怕，怕是來路不明，因財起禍，因此小婦人教他扔出去，恐生是非。金有義只是不捨，小婦人說：你要不說出這銀子的來歷，連你帶銀同送到衙門裏去。金有義就依婦人不要這銀子，說自然有個來歷。那日晚上剛睡覺，耳傍只聽有人說話，唧唧啾啾聽不准，想這銀子必定是說話的送來。他就枕着盒子睡倒，試試他是財帛，可是邪怪。小婦人只得聽從，他把盒子抱到東屋裏去，他枕着盒子就睡了。小婦人止了燈光，也是合衣而睡。那天不過三更時分，忽聽金有義大叫不好！說是母親快來！小婦人連忙起身，點着燈，來到西屋一看，只見金有義驚忙失色，只讓有鬼。他說我枕着金描盒子，合眼朦朧，並未睡着，看見五個白胖的小孩子，穿着紅緞子兜肚，手拉手兒笑嘻嘻的說道：金有義可嘆你大運不通，押不住我們五個，今日給你個信，你可記清去處，離此三里之遙，有個富家窪，我們俱在那裏住，你要我們，那裏去找。

說完了話，手拉手兒出外去了。爲兒驚醒，一身冷汗，回手摸盒子就不見了。這些文武官員，連衙門的直是發愕，都說奇怪。施公坐上聞言，說是後來却又如何呢？任氏說：青天老爺，以後總是我兒財心太重，不肯聽母勸，那日天有四鼓，一人出了門尋找銀子去了。小婦人在家候信，等到天亮，也未回程，恐怕冤家惹禍，倚門盼望。鄰舍告訴，方知准信，把民婦人魂魄嚇呆。說到此處，淚如雨下，大放悲聲。施公沉吟說道：金任氏再把鄰人告訴你的話語細細說來。任氏止悲，口尊大人，那時有人告訴，說是金大媽可不好！你兒子在富家窪殺了個人，把腦袋裝在盒子裏，抱着走呢，正撞見府尊太爺，將他鎖拿城中，送入監牢，單等秋後抵償。民婦無法，自己回家，止是打點往監中送飯。今日想起兒子冤枉，預備錢鏹，往趙三墳前祭奠，求他陰魂有靈，保佑拿住凶手，好叫金有義不遭冤枉而死。祝讚未完，不想他妻來到，他說民婦來下祭物，揪住就打，不容分說。多虧大老爺的公差勸解，他說有鴻雁鳴冤，帶領民婦前來，這是已往從前的話，並無半句虛言。施公暗想前後話語，沉吟一會，說是貴府，你差人去把犯人金有義提出監來，本部堂親審。知府答應，連忙差人前去，不多時，但見公差鎖來一人。施公說金有義。金有義看見他娘已在公案前跪倒，便跪爬半步，口稱青天大人呀！容小人細稟，遂

把他始末原由細說一遍。施公聽罷，母子一言不錯，真是字字相同，一字不錯，可見真是實情。施公又叫金有義，你不該貪心妄想，以致平地起禍。你枕金漆盒子，夢見五個孩童，你既說不在你家住，醒來不見，就該任他自去自來；你又貪心去找，不聽母訓，你又在何處揀那盒子？俱以實稟。金有義說：小人不聽母言，走出門到富家窪三里之遙，頓飯之時，到了富家後門口。星月之下，瞧見盒子，小人怕人瞧見，抱在懷中，回頭就走。走不甚遠，抬頭看見一片燈籠火把，原來是府尊太爺，嚇的小人才要躲避，誰知早被太爺看見，叫公差把小人叫到轎前，太爺追問盒子裏面甚麼東西？寅夜孤身往那裏去？小人見問，心忙意亂，嚇了個張口結舌，待說是銀子罷，又怕官府拿去算贓入庫，那時小人話就遲了。太爺叫公差把盒子打開一看，並無一個元寶，原來是血淋淋的人頭。府太爺叫人立刻給小人帶上了鎖子，跟到衙門，問小人爲何害人？死屍存在何處？凶器現在何處？首級爲何裝在盒內？小人見問，心膽俱碎，本無此事，怎能應承。任憑說破唇齒，太爺不聽，各樣刑罰全受到了，只急的無奈，這才招認。府太爺問成死罪，這才收監。施公眼望知府，說是貴府金有義殺死趙三這一案，訴詞內有隱情，你聽聽怎麼樣？本部堂審問清渾，內中有不到之處，只管提說。陳知府控背身躬說：老人才學深

如淵海，卑職實不如也。又兼學疎才淺，卑職倘有不到之處，求老大人指教。施公微微的冷笑，說貴府此言差矣，這刑官不好的，學疎才淺，不堪民命，你想這小民性命，都拿在府州縣令手內，屈枉民命，蒼天不容。施公又問看見盒子又有幾時？說天有二鼓。施公說叮嚀睡覺，到了何時？說正到三鼓。施公說：你兒去追趕銀子却又何時？說正四鼓。施公說：你兒出門手拿何物？說是空手而出。施公說：貴府在何處與金有義相逢，是何時候？陳知府說：卑職正是四鼓撞見。施公說：這話就不明了，金有義四更離家，貴府四更拿出凶犯，時候不對，這四鼓夜已深了，他手又無凶器，難說他空手殺人不成？金有義偷挾仇故把趙三殺死，再沒有把人頭盛在盒子裏，抱回家去的道理。本部堂不明，請問貴府，殺人是何凶器？知府控背躬身說：卑職把金有義拿到衙門內審問，他在當堂招認，因挾夙日之仇，把趙三用刀殺死，凶器扔在何處，打撈不着，就此畫招。卑職不敢定案。施公微微冷笑，說是貴府本部堂有幾句話請聽明白，你我既食君祿，即當報雨露之恩，審問民情，當加仔細。人命重案，更得留神，待施某審明此案，自有分曉。施公又問趙三妻子說道：你夫被人殺害，其中必有情弊，你也該知一二。金有義與你夫主不親不友，那裏的仇呢？男女一人都有良心天理，不許刁唆，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，今日

在本部堂下，若有一字不真，本院查出，定是不容。梅氏見問，往上磕頭，口尊大人，民婦年三十歲，父母雙亡，十八歲嫁與趙三，算來十年有餘，膝下無兒無女，公婆早已棄世，丈夫嫖賭喫喝，狐朋狗友，任他所爲，無論怎麼不好，總是結髮夫妻，恩情似海，一旦被人殺死，民婦豈有不痛之理？要說金有義本，是素不相識，非親非友，並無仇恨，他到有個朋友，甚是相好。施公連忙追問，要知梅氏說出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朱蠢婦直言無隱 鄭公差應變隨機

且說梅氏說出他丈夫有個朋友，施公問道：他朋友是誰？梅氏說：小婦人夫主在世，因爲家貧，才搭伴去打牲，以爲餬口之計，那裏還有銀子。那金有義因仇害命，必不是圖財。再者亡夫那時並不在外。施公趕緊問道：你丈夫不在外，必是在家喪命？梅氏說：皆因常去打牲，交了一個朋友，住在前村，名喚馮大生，比亡夫還大兩歲，時今來往，穿房入屋，親弟兄一般。往日進來同去同來，這天亡夫帶酒睡在家中，他說打牲起早，手拿一根悶棍，出門而去，說他去找馮大生，臨行叫民婦將門關上。小婦人天亮起身，有人告訴，說我丈夫被人害了，首級不見，民婦一同鄉保進城稟報。那曉得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，凶手金有義，湊巧被府尊拿住，受刑不過，盡皆招認。民婦看見有人償命，也就是

了，不知其中屈直。說罷叩頭。施公點頭說：梅氏，本部堂問你須要實說，這馮大生他住在那裏？你家叫甚麼地名？梅氏說：小婦人家住在後寨一里之遙，兩座村莊。施公點頭說：你夫被害是何地名？梅氏說：就在後寨村東富家窪，外有片蘆葦，小婦人丈夫在那裏喪命。施公說：你夫主離家什麼時候？說是三更。施公問金有義，說出門就奔富家窪，富家的後門首就瞧見了盒子，抱起盒子就回頭往北奔走，就遇見知府太爺，說罷往上叩頭。施公眼望知府，說是貴府聽見沒有？你是四更天拿的人，金有義却是四更天離家的，這趙三也是三更天出門的，這是死鬼離家在先，凶手出門在後。金有義是四更天離的家，得了盒子就被你拿住，這時辰前後不對，而又無凶器，你把金有義問成死罪，真是豈有此理！知府身躬說道：欽差老大人是天才神斷，卑職實不知也，萬望老大人寬恕一點。施公微微的冷笑道：趙梅氏，你說趙三實寒苦，打牲度日，還有伙計馮大生。梅氏說：只此一位，並無他人往來。施公說：既然同行，大概都有約會，還是你夫主先找馮大生去，還是馮大生先找你夫主呢？梅氏說：他二人誰先起來，誰就去找誰，不分你我，總要同行。施公說：你說那日才交三鼓，手拿一條悶棍，去找馮大生，但不知找着馮大生？梅氏說：民婦見他去後，將門關閉，睡到炕上，只不多時，忽聽外面叫門，說是

三妹子三孀子連叫數聲。民婦聽來就是馮大生，我說他早就去咧。馮大生他說沒有去咧。他在門外念念叨叨就走了。施公聽罷，說是梅氏。馮大生素日來叫你丈夫，他是怎樣叫法呢？梅氏說：他素常來到門前，便是大聲叫道：老三哪，該起來罷！天不早咧，就是只個叫法。施公說：這就是了。伸手抓出一支籤來，說是速去鎖拿馮大生來聽審。公差接籤出了館驛，直奔前村，進村見有幾個莊民，內中有一個認的鄭洪的。鄭洪帶笑開言，說在下有一點公事，才到貴村借問一聲，這前村有位打牲馮大生麼？那人說：鄭大爺你問那馮大生嗎？他先合死鬼趙三搭伴，自趙三死後，馮大生也不打牲咧，如今他連門也不出，終日在家閉門靜坐。鄭三爺你往北走，第六個黑門便是他家。鄭洪帶笑說：多蒙指教了。去走到馮大生的門首，用手拍門。且說那馮大生坐在家中，他妻子朱氏，總算是有造化的，得了這個財物，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門，把馮大生嚇了一跳，說道：賢妻你去瞧瞧是誰？若是生人，問他姓甚名誰？若要找我，你就說這幾天沒回家來。朱氏說：不必叮嚀，我自會說，你放心罷。隨說隨走，來到門前，將門開出來一看，見一人頭帶紅纓帽，身穿藍布袍子，站在門前，架子不小，看罷將門一掩。那鄭洪看這婦人不覺暗笑，開言說：我與馮大生有親，今日有件事託付他，大娘子把他請出來，我們哥兒

見面好說。朱氏本是蠢人，聽着此話，不便虛實，帶笑開言說：「既是親友，且請到裏面叙話喫茶。」朱氏說：「當家的你快快出來接進去罷，我給你領個兄弟來，不用愁悶了。」馮大生只得出來迎接。鄭洪作揖，執手陪笑，說：「大爺你好清靜，坐家中許久不見。」馮大生無奈，說是不敢，在下實是瞎眼，一時想不起來，望乞尊駕寬恕，請問尊兄貴姓高名？住居何處？」鄭洪說：「你我相別不久，你就忘記了，想是你發了財了，不認的舊兄弟，一提你就想來，我的名字就叫鄭洪。」馮大生說：「原來是鄭大兄弟，總是我的眼珠兒瞎，慢待你了，何可別惱人，都有個忘記。」你說那個內司到是姓甚名誰？我怎總想不起頭緒來呢？」鄭洪說：「我也不知底細，大料想他既請你，你一見自然明白了。」說着心眼一變，滿屋裏瞧了一遍，腰內取出鎖鍊，說是帶上好，我怕大爺跳席，一伸手把馮大生套上。馮大生立時變色，朱氏也自作忙。鄭洪說：「他在外面做的事，想來嫂子也明白。」馮大生說：「既把我鎖上，一定要打官司，把話語留下。」鄭洪說：「我把鎖給你開了如何？」大生說：「求上差開恩。」鄭洪說：「好兄長的話，那裏不交朋友，況且你這也是不要緊的事，我看你也是個朋友，解下來叫鄉親人也好看些了罷。」二人一同進城來到公館，此時施用飯已畢，正然喝茶，差人回話說：「馮大生帶到。」施公即刻升堂，任氏馮大生梅氏一切鄰居俱各傳到。

才好結案。施公說：你叫馮大生麼？大生回說：小人馮大生給大人叩頭。施公說道：你作何生理？有幾個伙伴呢？大生說：小人原係前村人氏，父母雙亡，娶妻朱氏，打獵爲生，有個伙伴名叫趙三，每日一同來往，誰知他被金有義殺死，剩我一人，難以打牲，在家中閑坐，奉公守法，非理不爲。今日大人差役把小人拿來，不知所因何故？施公微微冷笑，說是貴府你細留神聽聽，你是科甲出身，與捐納不同，問事不可粗心。趙梅氏自言金有義非親非友，又無仇恨，趙三又係寒苦之家，他殺爲何？就是無故殺人，把頭裝在盒內，往家裏抱，又是何意？再說更次也不對，又有別的因由。富窪家前屯後寨，三處離河多遠呢？知府躬身說道：離河有二里之遙。施公大笑說：貴府這話說來，益發不通情理了。要知大人怎樣發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傳鄰右屈眞共證 聽堂詞涇渭皆分

但說施公問事，一片愛民之心，明知情屈，仍怕有隱匿，故意驚喝。金有義叩頭說：小人趕元寶是實，並不會殺人。小人那知曉趙三往富家窪去，就往裏等着殺他去呢？少時大人叫了鄰舍人來一問便知。霎時間差人跪倒，說回欽差大人，三姓鄰舍俱已傳到。施公抬頭，但見幾個老民跪在堂下。施公說道：傳你們來不爲別的事，要分辨金有義

這一案是非屈直，全要實說，分毫不碍你們的事。若有虛言，不保住就有牽連。又叫馮大生，既是你伙計被人害死，你也必然知情，今日事犯，速行招認。馮大生說：小人雖與趙三是伙計，他被人家害了，小人實不知情，求大人詳察。施公說：你們說來誰是誰的街房？下面說道：小的趙大王，二是金有義的街房。施公說：金有義母子素日好歹，實回上來。二人說道：大人請聽，他母子俱皆安分，母慈子孝。施公說是了。又有二人說：小的李永孫昌，是趙三的街房。施公道：趙三生前行爲怎樣？回說大人，趙三生前喫着嫖賭，無所不爲，他妻梅氏却到賢慧。施公說是了。又有二人說：小的王四張六，是馮大生的街房。施公說：馮大生的街房，馮大生爲人如何？回說大人，馮大生爲人也好也不好，怎麼說呢？外面却不生事，家裏到不安靜。施公吩咐六個人下去。又問馮大生說道：趙三是你打牲伙計，他叫人殺死，你知道不知道呢？回說大人，趙三與小人一同打牲，他被人殺死，小人不知道。施公點頭說：既是同伙，若打牲去，你叫他，他不叫他呢？說小人兩個作伴，他也叫我，我也叫他。施公說：那日呢？說那日小人起猛咧，約有更天，就出門到了趙三的門首，高聲喊叫三孀子三妹子，喊個多時，裏面才答應，說是他去咧，就回家等着他。施公說道：趙梅氏，問你夫主是幾時出門的，你可記得清嗎？說亡夫離家時有三

更施公說：馮大生、趙三、三鼓離家，你去找他是四鼓，到了趙三門首如何叫法？要你說來，一字有差，重責不恕。說往常叫他老三起吧！該走咧！天不早了。施公說：趙梅氏，聽馮大生之言真假。說他說的倒是實；那日晚間，他來叫，民婦正在睡朦之間，忽聽見叫趙三、嬪子、三妹子，你把老三叫一聲兒。民婦說他早去了。他在外面說：怎麼沒碰見呢？我走了，碰見更好，碰不見我在家裏等他。說罷，他就走了。施公說：馮大生，你同趙三打牲，是使什麼傢伙？說是飛禽走獸同打，打飛禽是下網下套子，打走獸趙三一根齊眉棍，小的一口腰刀。施公說：那日你在家中等他，他去了沒有呢？說小人等他個大天亮，也沒見他到，後來聽見人說，他被金有義殺死了。施公冷笑，眼望衆官衙役人等說道：你們細聽，凶手不是金有義，定有馮大生。不知因何將趙三殺死？又往他門首去叫，遮掩人的耳目，往日去找叫趙三，那日去叫我三妹子，分明是知到他不在家，假意去找，爲的是滿哄衆人耳目。再者有趙三殺身之禍，也必去找馮大生，人頭裝在盒內，拋於外邊。誰拾他那盒子，算就了他的牢籠計，你們詳察是不是？衆官控背躬身，說老大人的高見，卑職實不如也。施公道：還沒有真對證，少時間便有分曉。說罷提筆寫了個紅紙帖，用紙對好，說是鄭洪。鄭洪回聲有，連忙答應跪倒。施公說：你認識字不認識？說認識

幾個。施公帶笑說：你拿此字去照帖行事，不准叫傍邊有泄漏，倘有人知覺，從重治罪。回說是鄭洪接了字帖，往外就走，後跟六七個衙役全要瞧瞧，見見勢面。鄭洪把舌頭一伸，說是我的舅母，這可實在不能瞧的；等我回來，自然明白。說着走到無人之處，打開一開，心內明白，出城竟撲前村，馮大生門首拍門，說大嫂子快開門來。朱氏趕緊出來開門一看，認的是公差。鄭洪跟隨就往裏走，說：嫂子可不好了！他殺趙三事情犯了，當堂招認，畫了口供，這還算好，沒說有你，只他一人。他暗暗的求我，叫我告訴嫂子，趁着你家有這底兒，叫你快去打點省的受刑，不過連你拉出籠來，那時可就不好了！朱氏聞聽此言，想着到對說是你要不跟哥哥相好，他也不叫你來，我實對你說罷。這宗底本，可也有我瞧透了，你們兩人，必是親兄弟一般，你來罷？把只口缸挪一挪，那底下用刀鏟開，取一個布包，拿到炕上，打開一看，看是五個元寶。朱氏才要說分銀之事，那鄭洪把臉一翻，將鎖子撥出來，說快走罷，到衙門再說。朱氏真魂嚇吊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馮大生圖財害命

金有義提審出監

且說公差鄭洪見拿出元寶，朱氏總要想分開，說道：給他三個也使不了，我留下三個

也使不的，鄭叔叔我要一個給他，兩個打點官司，我這兩個買些嫁粧好留下嫁人。鄭洪見元寶對了數兒，說：「嫂子這麼分不行的，你跟我進城去，見了大人那里分去罷。」說着就把臉一番，掏出鎖子，把朱氏鎖上，插好了疙疸，說：「嫂子走罷，堂上等問口供呢。」朱氏自知難免，遂把銀包好，扛在肩上，把門鎖上，二人竟撲公館，直到堂前跪下。大生一見朱氏，不住着忙害怕。施公一見，並非良善之婦，遂問道：「你那婦人從實的說來，那裏來的銀子？若要與夫主言語有差，便要重重的責打，所作之事實說。」朱氏跪說：「小婦人不敢說謊，奴的夫主馮大生與趙三是伙伴，那日他來叫我夫主去打牲，我夫主起來，拏了腰刀出門去了。約有兩個更次，天沒亮，他回來叫門，小婦人將門開放，走到屋裏，連忙打火點燈，從懷內掏出五個元寶，用紅繩捆成一包。朱氏說罷，磕頭碰地。馮大生聽了這一片言語，真魂早已嚇吊。施公說：「馮大生你有曲折，要你細細講來。」說大人容稟：那日趙三前來叫小人出去，才知天尙未明，不過三更以後，想着要回家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往常起早路過富家窪，常聽有小孩吵鬧，小人去看，却是富家一個菜園子，裏面有五個小孩，渾身精光，都穿着紅兜兒，屢次走到切近就不見了。那一天小人就將此事告訴趙三，我們兩人去追趕，又不見，趕到蘆葦坑邊，趙三踢着個盒子，拿起來

看，却有把鑰匙開了一看，裏面是五個元寶。我們二人看見了元寶，他也要多，我也要多，誰知財多是禍，我們二人爭吵起來，叫我拿刀把他砍死，元寶我獨揣在懷內，把他的首級砍下來，放在盒內。小人想着這場官司，叫姓富的替打，將盒子放在富家門首。我又去叫趙三的門，爲的解人心疑。人是小人殺死，誰想青天大老爺的駕到，可好又有鴻雁鳴冤，可見得善惡都有報應。這雁替金有義鳴冤，內中也有個原故。小人那日與趙三打了一支雁，可巧金有義走到跟前，他用三百錢買去放了牲咧。那知他遭屈，就有雁來鳴冤，救他之命，真乃是行好得好，作惡惡報，求老大人也必不追問咧。小人只多是實供，情願領死。施公聽了馮大生所招的口供，料無虛供，代怒說道：金有義你母子可曾聽見麼？母子叩頭說：金有義背母貪財，致有此禍，險些作了刀頭之鬼。金有義母望上磕頭，說虧青天大老爺斷明此案，我兒此去重生，不但小婦人深感大恩，就是民婦亡夫在九泉下，也感念大人恩德非淺。施公說道：你梅氏夫主趙三被馮大生殺死，你還不知，誣賴好人。梅氏叩頭說：大老爺在上，此乃府尊老爺親拿的凶犯，當堂審問，金有義當堂領罪，與小婦人無干。說罷叩頭。施公說：貴府你可聽見？審問趙三是金有義殺的不是？本部堂這等問法，是與不是？倘有不到之處，貴府只管明言，施某絕

不自是護短。陳知府深打一躬，說卑職無才，求大人寬恕。施公又提筆判斷，馮大生殺死趙三，暫行收監，俟放糧之後，斬首示衆。金有義貪財背母，應有罪過，念其遭冤，今釋放回家。這幾個元寶雖然天賜，乃富家之物，也有金姓之分，賞與任氏兩個元寶，以爲祭奠。趙三受梅氏痛打，爲子懸心，家業困苦之費，任氏連連叩頭，說金有義這在蒙老爺救了性命，就是莫大之恩，又蒙賞賜銀兩，叫民婦刻骨難忘。言罷連連叩頭。施公說：梅氏，你娘家還有甚麼親眷？梅氏說：小婦人亡夫在世，狐朋狗友，並沒有連心親人。小婦人七歲喪父，出嫁之後，我母親身亡，並沒姑舅兩姨親眷，無倚無靠，孤苦零丁。言罷淚如雨下。施公說：梅氏不必傷感，我看此事有一舉兩得，金有義精明務正，他母亦有賢德，你的素行道也守正，可與金有義成就夫婦，賢孝一家，到也相當。賞你三個元寶，爲你夫死養生。梅氏哭道：青天大老爺與亡夫辨明冤枉，但願青天老爺作主，恩深似海，愿依遵命，不敢有違。施公說：金任氏，你子雖遭冤枉，總算是前因後果，元寶爲媒，正梅氏該當入你家門的。任氏說：叩謝老爺天恩，小婦人謹遵老爺之命。施公扭項望知府說道：貴府你問此事，乃是誣良，應該降罪。這是你粗心之過，還有可恕，並不是貪賊。本部堂念你是兩榜，開恩赦你，以後事事須得留心仔細。知府唯唯的聽從。施公說：罰

你一宗銀子，梅氏改嫁金有義花燭之費，須得你辦。說卑職情愿領命。施公吩咐將馮大生收監，餘者盡行釋放回家。施公退堂，歸書房坐定，與賀天保、黃天霸、關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鳳等大家相見，言講此事。說罷更衣，吩咐家丁設坐，叫諸好漢一同坐下，獻茶罷，又吩咐設擺酒席。施公親自把盞，奉敬諸位英雄。衆人領謝，各按次序坐定，手下人把酒盞酌上。施公帶笑擎杯說道：你們幾位英雄，與施某同骨肉之情，自從江都黃天霸行刺，被我一片綱常大義之言，勸他棄邪歸正，本有志氣，要爭功名，關家堡同着賀天保二人，救我出了火坑。這黃天蕩擒了水寇，黃壯士真算一笑成功，斬犯多虧了賀天保，酒樓上洩漏機關，殺了盜寇，惡虎莊上，施某眼看命盡，幸虧又遇英雄，後來不知那件事是我的錯，叫義士寒心。這如今康熙老佛爺，欽點施某前來放賑，聽說山東出盜寇，于家兄弟大有威風，施某心中爲難，賀壯士一言提起，他又知道寓處，這才一同天保特請行路，走張家窪投宿，又遇強賊，賀義士夜未眠，才得拿住此賊。又到臥虎山，見了黃王二義士，不忘舊義，幸來相從。這沒的說，仍求衆位扶保，施某放糧無事，才好上與國家出力，下能保養飢民。事完回京覆旨，施某要奏明聖上，絕不有埋沒英雄的功勞。那時黃天霸不跟施公進京，以爲施公負義，雖不說暗想，跟到進京，也不過白

効力，所以心中有些寒透，又搭着王棟王樑當中使懈怠，彼時施公本無保奏之任，故此好漢辭了賢臣，雲遊山水。那知他的命中是個顯達之運，不該閒散，又遇賢臣拜訪，意不容隱，故又有這一番賢良相濟。若知天霸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衆官按戶口造冊 千總報漕運米糧

且說黃天霸聽得天保防備于六于七的話頭，不由心中火起，說任他于家有多少狐羣狗黨，也不怕他，咱們只要同保恩公，各盡忠心奮勇，那慮他小小寇盜。大家都說有理。施公帶笑開言說：我也聽見說于六于七招聚人馬不少，附近居民皆受其害，怕是糧到之日，出出亂來，倘有疎忽不便，上有愧於朝，下有負於民，何以盡爲國爲民之心？必得商量萬全之計，方得放心。賀天保帶笑開言說：欽差大人須垂明訓，我等無才，不能遠慮，恐怕臨時候事。施公點頭笑道：公事大家計議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。大家齊說：謹遵鈞旨。施公說：此事關係重大，倘然有差，可就不小。衆位雖是武藝高強，縱算人少勢孤，不如調武營兵前來相與保護，方保無差，不知英雄以爲如何？天霸道：小人不是斗膽，依我拙見，既有我們六人，也就不必調官兵，憑着我甲頭一子三支飛鏢，衆哥哥們齊心協力，拿于六于七易如反掌。皇糧若有失錯，我黃天霸誓不爲人也。施公聞聽，

暗自歡喜，口中說道：黃義士之言果然是實。擒拿的話真說的起，你的聲名，天下皆知，不知你們幾位意下如何？黃義士收起暴躁，使出和平來，代笑開言說：大人，我是年輕的人，沒有深謀遠慮，不過是一味忠直向熱，有勇無謀，原來這事關係重大，不是一人竟見可成的。賀大哥與衆位有話只管講，只要保得無事，大家的臉面都算有功。施公說好好，這真是英雄之言！保住皇糧不失，不枉你們受辛苦，黎民可沾皇恩。賀天保代笑開言說道：若無于家衆盜寇，也不必費這一番心機。皇糧來到河沿，賊徒聚衆人來搶奪，黃老弟雖則英勇，怕的是首尾不能相顧。施公說：能狼難敵衆犬，于家兄弟人多，嘍卒有數百，偷然一時防不到，必然皇糧有失。賀天保代笑開言說：在下到有一計，可保無虞。施公滿心歡喜，說是英雄有何妙計？快快說來。天保代笑說道：老兄弟，他不知于家虛實，不是我長別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所爲保住皇糧，非比平常爭勦寇賊，別弄的顧了打仗，顧不得皇糧。賀某盡知那于六，綽號叫作賽袁達，使一根亞靶鎗，門路精通，對面相爭，管得取勝；外有一把飛抓，三千步之內，善能打人。于七的綽號叫作賽野龍，使兩把鐵錘，分兩不小，善能取勝；又有一把軟鞭，馬上步下，全能取勝。還有一位姓方名成，因喫壯藥，喫的牙關緊了，喫飯不能張大口，人都叫他方小嘴。賽天公，這人頗

有外才機謀，好算衆賊中的謀士。有名頭目，還有二十餘名，嘍兵數百，在紅土坡結寨，是個易下難上的去處。賢弟想想，他的勢力若小，本地官員豈不去爭勦他們？不怕恩公噴怪，若無我們在此，好歹却不管了；既有我們這些人跟隨大人，要叫賊盜搶了糧去，不但他英名軟透，還把前功盡去；不但衆人枉費勤勞，且耽誤大人的事。若依我明日大人升堂理事，就對府縣官說，戶口人丁，全造成冊，河糧到了好開放，男女大小全要公平。再差人打聽糧船幾時才到，那時我有一計，管叫一陣成功。大人卽差人上臥虎山，將陳杰、李俊、張英等三人叫來，作我們的幫手，好併力成功。施公遂叫黃天霸寫信一封，差人卽往臥虎山，叫陳杰、李俊、張英等三人不表。看官一則黃天霸重義，二則他雖耿直，可不是那宗渾濁愕的樣子，偏不依人的話，必要碰了硬釘子，才算住手。英雄重義，遂不答言，依計而行。次日，施公升堂，文武官齊來伺候，役吏排班，文武按着儀注，行過了禮，知府陳魁控背躬身，口尊欽差大人，有催船的報信，說三日之內，糧船當到。施公聞聽，說是貴府，這糧船到日，先從濟南放起，各處行文造冊，送至省城，看守堆房，多加仔細。本部堂放完濟南，然後派人先行本部堂文書出示，竟東登萊青泰安州沂州曹州武定，挨次放去。施公說罷，退堂回後更衣，來到書房與衆好漢相見，又聽該

官回說：明日糧船准到。賀天保說：大人如何分派？施公遂把吩咐知府的話說了一遍。賀天保說道：糧船來到河沿，紅土坡必有動靜，再不肯登船搶掠，必待收完堆到岸上，須得留神。于六于七他若搶糧，必着人前來打探消息，防備全在此時。施公說：這話倒通，想來必是這樣，但慮此時擒賊保糧，不能兼顧。賀天保說：船到管去收米，也得十天半月工夫；米若收完，賊人必來搶奪，多半是夜間。我管保臨期無事於糧，請大人放心。施公更不究問，知道他的才能可當，遂吩咐擺酒飯就在書房，六家英雄陪着施公共飲。黃天霸擎杯代笑說：賀天保是四霸天中頭一位，不但武藝精通，而且機謀廣有，見識頗多，既說敢保無事，大人請放寬心。施公笑道：但得放糧無事，回朝交旨，施某敢保列位都有高遷之望。賀天保說：蒙大人提拔，只要我等有命。施公說：義士何出此言！列位俱是功名有分的。且說陳知府奉欽差之命，先催促內府合州縣差役，俱各全要精細公平。又往各處縣都行知會，速速造成清冊，送至省城。河沿大蘆棚，綴花結彩，許多衙役兵丁看守不表。且說施公正坐敘話，門上報道：有運糧千總拜見。施公說：叫他進來。門人退下，須臾千總們進來，跪倒。施公說：本部堂明日出城收糧，攙糠使水，拋欠數日，俱各不準。千總說：全無此弊，一個個叩頭出了公館。施公又望知府說道：明日預備。

我好出城，知府答應，告退而去。次日天明，只見轎馬執事，排列滿街。施公坐上大轎，前面大炮三聲，十三棒鑼響，本府守備騎馬前引，參將跟隨，順大路前往出城，衆好漢俱在公館。施公出城收糧，這個消息，早有紅土坡細作報知于六于七，必是一場大禍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賀天保備兵擒寇

方小嘴設計搶糧

且說這日于六于七正在寨內閒談，聽糧船不遠來到。饒袁達說：「兄弟，你我生在濟南家中富足，習習把式，喫喝嫖賭，不務正經，家業凋零，以致棲身綠林，打劫些行商客旅。」于七代笑開言道：「現在山東有賑濟，若得了這宗糧米，足夠喫幾年。」于六說：「別看你七哥一片浮言，他是諸事不加思量，說罷叫擺酒來。」小卒設擺桌椅，三人挨次坐下。這紅土坡勢派不小，足有數百餘人，各有執事，並不錯亂。說聲擺酒，須臾齊備。三人坐下，于七先滿斟一杯，遞與方成，又與于六斟上，然後自斟。于六說：「賑濟糧船已經到了，依方兄弟是怎樣搶法？必得想個萬全之計，方好行事。」方成代笑說：「兄長要搶這項糧米，事關重大，必得商議周全，方可行事。若依七哥立刻就要行事，視如探囊取物一般，不想其中曲折，登船去搶，必不中用。」于六說：「上船搶米，總是不成，必得容他堆上河岸，方可」

成功；但是那裏必有準備，可得細心。再說那散糧一人能帶多少？若有官兵趕來，還是扔了。搶了一次，若不濟事，再去更是不成，他必添兵把守。小嘴言尙未盡，于六于七各自發愕，倒想了沒個主意。于六說：方賢弟始終都想到呢，句句說的不錯，這個糧米搶來實難！但是這山中缺糧，也是要緊，還得方賢弟再想妙計。方成說：二位兄長此事可就難了！這欽差倉廠總督，是康熙佛爺最心愛的人，他本是鎮海侯的親生子，官諱叫士倫，人人稱他施公，在朝常參大臣。聽他手下許多能人，武藝精通，咱弟兄下山搶糧，更得加意留心。于七一傍發燥，說是我有一言，賢弟不必嗔心，這糧若不想搶，豈不叫江湖朋友笑話，說咱弟兄無能，竟欺良民客商，遇了大買賣，不能去作。方成說：此時必
要搶糧，須要讓他收完糧米，堆集河岸，靜夜前去，攻其不備，事有可成。于六說：全仗賢弟調用，爲兄無有不依。小嘴說：看他那米收得些日呢？六哥卽速差人下山，治辦所用之物，莫要遲挨，務須十日之內辦來。于六立刻吩咐頭目，代領小卒下山，搶驢馬驢牛車馬回來聽用。衆頭目領令前行，十日回來，我另有一番調度，管叫糧搶到手，也使欽差心驚，叫他知道此山有好漢，知道于家兄弟是英雄。于六于七滿心歡喜，說道此事全仗你一人，吩咐小卒速擺酒宴，先給賢弟慶功。再說施公收糧，直到天黑，方纔上轎。

回來，到了公館後面，與衆英雄相見，說些收糧事情，每日去到蘆棚收糧，晚間來回公館。那日晚門上報說：外面有人來見。賀天保出來一見，乃是陳杰張英李俊三人，躬身問好。天保引進，見了施公行禮，施公賜坐。合衆英雄分坐兩傍，不多時說擺酒宴，大家共飲酒飯。次日天明，施公又收糧，那日收糧已畢，紅土坡細作報入山寨。這寨中于六于七，自那日就吩咐頭目小卒，四路搶奪，俱是十日回來繳令，重賞頭目小卒。又使人打探河糧，那日有人來報，說糧米收完。方成說：二位兄長，小弟言過，若糧米收完，須待夜間行事，一擁齊上，他不知人有多少，自然心慌，趁勢動手，無有不得之理。于六點頭說：下山須得何日？方成說：這件事要作還遲不得，若遲有變，必須今晚前去，叫手下將瘦牛病馬殺了，作飯煮肉，至天晚俱各飽食。我將年輕力壯，會武藝的小卒挑二百名，跟咱弟兄三人，在前趕散守糧人役。再挑二百人，一百趕車，一百趕着運米，以擋追兵。來回搬送到天明，岸上米管保全完。方成說罷，于六連聲誇獎有理，真有奇謀，不枉人稱饒姜公。于七說：衆頭目就照方爺的話，吩咐兵卒二十名頭目，就去挑選四百名兵卒，俱各喫飽，備馬套車，全都停妥不表。且說施公收完糧米，在公館中與天霸天保小西王棟陳杰李俊張英商議防守糧米之計。賀天保說：大人糧米收完，到了夜間，賊必

搶糧，以後日夜嚴加防守。大人速傳鈞諭，撥精兵三百名，弓箭撓勾短刀齊備，天晚俱來館外伺候，一齊出城。大人就在館內，明天一亮，靜聽消息，只管放心，小人管保無事。施公說義士這些英雄俱是幫我，我豈有在公館安居之理，我要親瞧着壯士立功纔是。天保聞聽說，大人要出城，親看我等拿賊，借欽差的虎威，更又容易了。黃老兄弟必須保守大人要緊，我們動手有爭，你別管，只在棚中保護大人。天霸連忙答應。天保眼望王棟說：賢弟你與李俊代領官兵五十名，看守米場東面，留心精細，放炮一聲，速代兵到，奮勇先拿爲首的人；若是被賊逃脫，須當慚愧。王棟李俊一齊答應。天保又吩咐關老弟，同了陳杰領兵五十名，在米場南面守住，炮嚮一聲，奮勇殺來，務要先擒爲首賊將；若有疎失，自刎人頭來見劣兄。小西陳杰連說遵命。天保又望王殿臣郭起鳳說：你二人代兵五十名，出城散走，米場西面站住，炮嚮爲號，殺奔中場拿爲首的強盜要緊；若把爲首的強人放走，自提首級來見大人。起鳳殿臣答應。又望張英說：張賢弟你我領兵五十名，在米場北方把守。賀天保吩咐已畢，個個答應。施公一旁驚問道：義士此話，我不明白，定謀設計，所爲保米，爲何捨米擒賊？天保控背開言說：大人，這是于六于七方成紅坡的寨主，把他三人拿住，糧米再無人搶了。即便搶去，一見寨主被拿，必

然扔下逃命。施公點頭。衆人分列兩旁不表。再說紅土坡衆寇，那天纔一鼓，方成說：此刻就該下山。于六便吩咐備馬，各人代好兵器，一齊搬鞍上馬，後跟二百名嘍兵，一直奔米堆而來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衆官兵捆送方成 賀天保力追于六

話說方小嘴出下令來，聽他的哨子響，齊往上闖，衆賊依令。方小嘴領着衆賊來到米堆不遠，只見高搭蘆棚，桅杆上高挂燈籠，十幾處米堆高似山峯。巡邏兵衙役往來不絕，猛聽哨子一響，衆人驚疑，不知其故。又聽吶喊聲音，一片似有幾千人一般，兵丁衙役嚇的魂不附體。聲過又聽一人高聲喊叫，說大王爺是太行山寨主，竟來借米，你們快快遠走，稍若遲延，盡死刀下。兵丁衙役害怕，又想脫身，只是亂嚷，大叫拿賊。早驚動施公暗暗喫驚，想到賀天保真有見識。黃天霸暗想強賊真是膽大，正自思想，聽得北面鑼聲嚮曉，連忙點起大炮二個，聲嚮處早驚動四面好漢兵卒，各整器械，抖搜精神前來。這裏衆寇如入無人之境，未到米堆跟前，那二十名頭目，二百小卒，趕着車輛緊跟進來，衆人一齊動手，撮米的，撐口袋的，往車上裝的，七忙八亂。賀天保等八名好漢，領代二百兵丁，從四面圍裹上來，那五十名火把全都點着，照耀如同白日；外有五十

名暗處吶喊。這衆賊寇只顧搶米，猛聽似雷的大炮連響，又一陣聲音吶喊，又瞧見亮紅一片照耀，衆賊不知虛實，大大喫驚，無奈不敢違令，只得拚命搶米。方成暗說不好！就白來一場事，到其間，只得闖上去了。想罷高喊助威，說是山上的嘍兵不必膽小，現有我們當住官兵。六哥七哥把手下兵分開兩路，只要奮勇當先，戰敗官兵纔好。小弟這裏催促小卒搶米，已經走了一撥子。于六于七答應，忙把小卒分開兩路，各領兵一枝，迎將上去，直砍實殺；猛見一人馬上高聲大叫說：你這強盜坐山爲寇，打劫商民良客，官兵不爭，也就是了；竟敢擅動皇糧，多麼大膽！棚內坐着欽差，四面俱有官兵英雄好漢二十餘位。大太爺姓賀名天保，四霸天中第一人，綽號人稱飛山虎，前日曾在綠林，如今改邪歸正，跟隨施老夫人專殺土豪惡霸。方成聽了，冷笑幾聲，說姓賀的聽了：我與于家兄弟同稱寨主，山東省人人皆知，手下嘍卒無數，你等能有幾人狗黨狐羣，焉能濟事？天保聽罷，曉得必是小嘴方成，先把他當先拿住，好見欽差。纔要催馬，張英話說哥哥，此件功勞讓與我罷。一催坐馬，更不答話，雙舉畫戟，迎胸刺來。小嘴舉刀相迎，一來一往，兩馬盤旋，五六個回合，方成手快，張英些須漏空，左耳腦代一刀削下半斤，疼痛難忍，一倒身跌下馬來。天保見勢不好，連忙催馬，口呼兵丁快救張英。官兵着

忙，一擁前來，救起張英，二人扶着向後去了。賀天保接住方成與他交戰，衝突十餘合，天保一心想道：賊人若戰敗逃走，黑夜之間，無處尋找，再者自己有令在先。眼看方成刀法稍緩，天保奮勇搶他的上首，提馬跟緊不放。小嘴見勢不好，怕難招架，好漢越發緊逼，賊將方成，心一發慌，手遲眼快，只聽唰的一刀砍去，正中左肩，深有四寸。小嘴翻身落馬，餘皆逃命四散而去，全都不要糧米，只有騎着驢馬逃命去的，糧米拋棄遍地不提。天保代領官兵押住方成，合那二十名小卒竟撲官棚。黃天霸遠遠望見一羣人馬直奔前來，天霸叱咤，何處的人馬少往前進。天保聽准聲音，說老兄弟，天保來也。趕至切近下馬，就把拿住方成的話說了一遍。又說此時我不回棚，張英也不用去了，留下三十名兵看守衆人，那二十人點起火把，看守米堆，瞧着那邊打仗。黃天霸答應，叫官兵把賊送入小棚看守。黃天霸進棚對施公說知，且說天保從行上馬，那兩個官兵高舉火把，跟隨了好漢，接應衆人來拿于六于七不表。且說王棟李俊二人把賽袁達擋住，動手交鋒。于六把亞吧鎗，擋住二人的刀棍，竟不放在心上。三人往來沖殺有半盅茶時，誰知李俊漏了一空，被于六一鎗挑於馬下。王棟見了，不由害怕心驚，暗算這名盜賊真是饒勇，二人並戰不勝，何況一人！怎奈天保號令又嚴，欲戰實難取勝，強

弱不敵，正自犯難。忽聽盜寇大叫，那時休得逞橫凶，我乃高山寨袁達，姓于行六，是也。特來搶米，大膽鼠輩聽真，避我者生，擋我者死，你別枉送了性命。王棟一戰一着急，催馬掄刀，直取于六。于六舉鎗相迎，左攔右遮，來往五六個回合，氣力又乏，只是招架而已。心中着忙，一旁又來一騎馬，耀武揚威，兩枝火把頭里直跑，心中好不着忙，真是尋路無地。又聽一片聲喊，飛山虎賀爺爺來也。王棟一聽，倏然將心放下，精神漸長。天保從旁一看，不見李俊，忙問兵丁，方知被搶挑死，大喫一驚。只見王棟刀法散亂，賊將越戰越勇，進前叱咤說：王賢弟暫請歇馬，讓我擒拿此賊。方小嘴早被我拿住，又來拿于家兄弟。王棟說：這就是于六，哥哥須得留神。天保催馬掄刀，直冲上來，就是一刀。于六用鎗擋，啣一聲架過去，復又旋轉馬頭，啣兒一聲，刀鎗並舉，過去征戰幾合，上閃寒光，刀早砍去，鎗復遮開。于六聽說方成被擒，心中發慘，從中生出一股濁氣，把心一橫，就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奮勇征戰十數合。天保刀法門路精通，于六暗暗點頭說：這口刀與那兩人大大不同，雖然勝我，我想贏他，也必是難，何不施展飛抓，早早成功爲妙。不知飛抓把好漢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飛山虎中抓亡身 賽袁達中鏢落馬

且說于六熟習飛抓，賀天保久已知曉，今日却沒想防備。一則滿腔忠義，一心恨賊，自己號令的甚嚴，心急立功爲是，好對衆人；二則好漢命該如此。兩馬相離幾步，並不言語，賊人下了毒手，對准打去，正中面門，脖項鑽皮刺骨，鮮血併流，賊人于六雙手勁力拽，天保馬上一恍，牢坐刁鞍，說聲不好！伸手拿住繩兒，用一挑割斷。于六只顧拽繩，繩斷猛然一閃，險些墜下馬來。于六已知中傷，忙播身回來，正要加害英雄，只見燈籠火把，吶喊聲音，官兵齊至，料難成功，抽鎗催馬回來，想要打聽方成，真死假死，再去接應他兄弟不表。再說賀天保雙手摘抓，只覺疼痛難忍。王棟趕來一看，心中着忙，速跳下馬來細看，已不成模樣，直似渾身血染一般。吩咐官兵把賀爺攙下馬來，有幾枝火把照耀。王棟親手輕輕摘抓，好容易摘下來。王棟收起，好漢疼個昏迷不醒。王棟說：大哥重傷，且請回棚歇息。天保答應。王棟吩咐十名官兵去，千萬小心留神。兵丁答應，扶了天保上馬，竟撲官棚。不多時來到棚前，官兵扶持天保下馬。天霸正在棚口站，見官兵來到，連忙問及，兵丁將追趕于六，誤中飛抓，王棟叫他們送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天霸聞聽，喫了一驚，連忙說快攙下馬來。施公低言問道：義士想必是貪功誤中，快些回去，好叫該官請醫調治。賢臣連問幾次，天保慢慢開言說：大大人，小的因爲追趕于六，誤中

飛抓十分沉重。那天保叫聲老兄弟呢？天霸連忙答應說：小弟在此伺候。天保說：你我自幼結拜，父子交往，我今誤中飛抓，死而無怨，但愿你侍奉恩公，不可懈怠，必要始終如一，方是正人。後來你必前程遠大，先拿于六于七，好報仇恨。破木爲棺，便就可成。尸首煩勞仁弟走一遭，把尸首送到我家，交與你秦氏嫂嫂。你姪兒今年十四歲，名叫賀仁杰，會使兩把短練銅錘，異人傳授，孩兒無父，只就是你猶子比兒，都一樣疼。賢弟，別叫說人在人情在，你且過來，我摸摸你，咱弟兄想要相逢，除非夢裏來。這一番付託，說的合棚人等，皆不能止住眼淚。天霸不覺捶胸蹬足，不敢高聲。施公也慟淚直流。天保說罷，哎呀幾聲，須臾氣絕。黃天霸往前一撲，栽倒在地，痰氣上壅，背過了氣去。施公正想義士的好處，兩眼垂眼淚不止，忽見黃天霸栽倒，大喫一驚，忙令手下人扶起，攬着，衆人忙着一團，攬了半嚮。施公附耳叫喚不止，漸轉過氣來，叫聲仁兄，你可傾死我也！上前抱住血臉，哭叫不止，立刻就要去拿于六，便懇欽差開恩，小人暫告一時之假，去拿于六。施公見問，連說很好不表。且說于七，但見迎面有一枝官兵，火把燈籠攔住去路，這枝兵原來是王棟代領的，于七一見，心中大怒，說于七爺要回去，那個膽大敢來找死！王棟聽說于七，忙令官兵放箭，忽聽一陣弓絃嚮處，于七早中幾箭，未傷致命。

之處，也是刺肉鑽皮，筋骨疼痛。正在爲難，沒法可使，忽來一陣狂風，颳的不能睜眼，燈籠火把都滅，于七賊趁此逃命，命不該絕，纔遇這個巧機會。王棟見于七逃了活命，想欲自刎，却又難捨，螻蟻尙貪性命，無奈何對了官兵說了原委，官兵答應回去說明。不言王棟隱姓埋名退去，再說天霸心忙意亂，往前催馬，正遇于六尋找于七方成，兩下相迎。于六先通名姓，這也是鬼使神差，天霸一見，兩眼全紅，恨不能一口把他咬死，取出飛鏢，惡很很對于六准喇的一聲，打將過來了。後人有一段詞句，崑道黃天霸飛鏢云：

飛鏢好，助英雄，純鋼打就兩三枝；憑百煉，却非輕，晝夜操練苦用功。
敗中便，能取勝，縱百發，能百中，崑取敵人命殘生。父傳授，子用功，
遠合近，都能行，流落江湖傳美名。是暗器，都有名，回馬錘，箭與弓，
有飛抓，有流星，不是野史混起名；祭法寶，混天綾，串心釘，恍魂鐘，
念念有詞就騰空。這飛鏢，迥不同，頭有準，腕下輕，渾好巧匠運斤
風；門路熟，武藝精，保護賢臣立大功。

且說于六正在找人之際，遇見敵將，手按鎗杆預備爭鬪，聽的面門一聲嚮曉，頭迷眼

黑，翻身落馬。恰好小西陳杰代兵來到，把于六立刻上綁。又有王棟兵到跟前，說于七逃走，王棟抱愧在心，往他方去了。此時天方亮，天霸令小西追趕餘寇，小西等率衆連忙追趕，跑至紅土坡，燒了山寨，卽回官棚。天霸自己押着于六來到官棚，見了賢臣回說一遍。後在棚中設下賀李二位靈位，把于六方成斬首摘心祭靈。復又備木爲棺，將二人成殮已畢，把李俊擇了塊地埋了，把天保的棺木存在古廟內。忠良爺連忙差人上一道表章，康熙佛爺惱義勇，就封天保世襲指揮之職。後人專讚賀天保義氣，死後得世襲褒封，有七言律詩爲證。

詩曰

天保何慚義士名，

一心報國頓忘生；

陣前奮勇曾無法，

身後追封亦有榮；

世襲指揮繇累襮，

功昭史策顯奇英；

至今浩氣應常在，

烈烈忠魂保大清。

且不言賢臣上表，皇上追封，再說黃天霸安置完了，忠良又囑付保送英靈，一面分派衆人回衙。衆人伺候了賢臣，坐轎進衙，將至衙前，只見有一匹馬早到跟前，纔要令人去問，忽聽有人喊叫說道：快報欽差大人，前來接旨。施老爺聞聽，吩咐急速進衙。差官下馬，把聖旨請下，供奉在上面。文武在聖旨香案前，行三跪九叩之禮。這位差官手捧

聖旨高聲朗誦云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諭爾放糧欽差施士倫，奏山東紅土坡著名草寇作亂，一省被害，擅搶皇糧。幸而愛卿擒賊，保住皇糧，無負朕念生民之至意。賀天保爲國亡身，追封世襲正指揮之職，賞銀安葬。黃天霸等功勞，待卿回朝之日，另行封賞。本地文武官員縱容賊寇，殃及平民，本應褫革，永不叙用；朕姑念開恩，暫行革職留任，以示懲戒。倘再疎忽，依律治罪，決不姑寬。欽此。差官讀完聖旨，文武三呼萬歲，叩頭謝恩。拜畢，站起閃在兩旁。賢臣設席款待來使，酒飯畢，差官不敢久留，起身告辭，回京交旨不表。再說施公出衙坐轎，文武相送，回至金亭館，天晚用畢茶飯，安歇不提。天明施公代領合城文武擺祭食，祭奠賀天保，按指揮職分祭罷，叫黃天霸送靈回家。施公率領文武出城送行，再回到東門米場，州官早把飢民齊傳伺候，真乃人山人海。州官將冊子呈上，老爺展開按冊散米，不消數日工夫，將賑放畢，萬民歡悅，無不稱頌聖德，誇獎施公。那日黃天霸送靈回來，參見施公，說賀天保一家大小叩拜謝老爺天恩。施公點頭說：你坐下說話，吩咐從人擺酒。天霸陪施公共飲飯畢，撤下獻茶。施公傳出話來，明日便要回京。吩咐免去執事不表。且說賢臣那日來到德州地面，早有州官遠接，他就雙膝跪地，跪在道旁，口內高聲報名說道：州官穆印歧跪接欽差大人。內丁轎旁

說起去。州官答應，剛然站起。猛抬頭見前面滴溜溜一陣旋風，施公轎內看的明白，風定塵息。大人說：跟着旋風走，家丁內班一齊催馬趕到庄後，霎時旋風止息，現出稻田，轎到跟前站住。施公細看並無別物，只見一派稻兒穗葉全青。施公說：從稻秧處往下刨，跟役一齊動手。只刨有六尺深，竟刨出一個尸首，衆人喫驚，不知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 見稻穗擬名派差 聽民詞新聞惡霸

且說內丁在稻秧下掘出尸首，連忙回明大人。大人又叫埋上，吩咐州官派人看守。又叫穆印歧快派你手下能幹的差役，速拿旱道青便到德州官衙，候着聽審。吩咐已畢，排開執事進城不表。且說公差二人向州官說道：小的二人討老爺示下，什麼叫旱道青呢？沒音兒。州官見差人追問更急了，說你們糊糊塗塗的，混賬東西！我知什麼叫旱道青，趕明日大人還要呢。說完便叫拉馬過來上馬，代領役人趕上施公，跟隨轎後而去。那兩名公差見本官走了，扒起來發愣說：這是那里來的怪事！咱倆跟隨十幾年官，沒見過這個糊塗蟲，偏又遇見這宗奇事，合該是我我倒運，旱道青也不知是一人是一物，州官渾蟲不問明白，就要差人去拿。王朝鳳說：不難不難，我有妙計，不用爲難。張

岐山緊緊追問，朝鳳只說走走，街前自有主意。岐山忍不住又問，王朝鳳手摸大腿說：「是這宗差使，就得槓槓屁股，就算是妙計。」說着二人大笑不止。不言公差閑話，且說施公坐定大轎，在轎內觀看，只見跑過一羣人，道旁跪倒，皆喊冤枉。施公聞聽，忙叫人來，快接冤枉狀子，爾等衆民人下去聽傳。大人起轎入城，進了公館不表。且說拿旱道青的公差在酒館叙話，酒館掌櫃姓郝，名叫三道，其妻白氏作這個買賣，代作買豆腐掛麪。郝三道一見，就知是衙門的朋友，便就另眼看待。王朝鳳說：「郝大哥，咱這村中牌頭怎麼不見郝三道說他呀？」老和尚代磬鐘呢。公差點頭，又問郝大哥：「你們這路北那三間房子，無人住麼？」郝三說着，擺手休題，低言說道：「那三間房原是皇糧庄頭蓋的，有人愿住，無人敢問姓名。先有一家王姓，與管家喬三爺常和他往來，住了二年，忽然不見踪影，裏面並無值錢的物件，有些破碟爛碗，全都扔了，後又有人搬進去，夜裏鬧鬼又走了，因此無人居住，鬧了有一年多呢。」公差聞聽點頭說：「這房主是咱德州一路諸侯有名的黃隆基黃大太爺，誰敢惹他？」王朝鳳說：「別說閒話咧，散散罷。」這明日上堂，嘗嘗施不全筍湯甚麼滋味，這是我的一條妙計。說說笑笑，各人散去不表。次日天明，公館內施公早起，傳出話去，今日進州衙辦事。有司答應，立刻傳到外面，公堂預備停妥，八

人大轎，喝道開鑼，不多時來到州衙，差役兩旁伺候。施公吩咐人來，公差答應，走出角門以外，高聲大叫，快快代昨日告狀人進見。外面聽見哄的一聲，跑過幾人，領着那些人進了角門，高聲叫道：告狀人代進，堂上接音哦！那些人進來一字跪倒。施公留神一看，老少不等，各各愁眉不展，衣帽各別，看來諸民都有冤枉。打頭張狀詞一看，上寫小民馬滕壁，呈控皇糧庄頭，無故毆傷人命，不准領尸，強凶惡霸不依王法，倚仗勢力，侵佔奪搶，種種滅法，俱寫明白。施公越看越惱，往下開言，說他這呈狀寫的虛實。照此回話，如有假情，立追你命。那人說不敢虛寫。施公說你再說上一遍。馬滕壁兩眼流淚，口尊大人，說庄主黃隆基住在城外，萬歲爺爺三等庄頭，家有良田一千多頃，房舍成堡，牆壁堅固，磨磚頂到三丈多高，村兩頭搭橋兩座，掃地大門，蓋的齊整，若有人走，先得通報打鑼。家中獒犬如虎，都叫他霸王庄，又叫他惡狗庄。他綽號叫烏馬單鞭尉遲公，上交王公侯伯五府六部，還有個七星阿哥是朋友，招集天下綠林客，窩藏一羣鬻馬賊。州縣官員不敢惹他，佔霸人家房子田園地畝，還叫房主交納租銀，若是不交，送到官司打板架號，還得應承。此人專好美色，妻妾十幾個不算，有個管家叫賽鄭思喬三，他一日能行五百里，見人妻女有些姿色，他硬搶去強姦。小人說不盡他的過惡。那日

我父趕集茶館坐定，並未留神，沒瞧見庄頭，庄頭惱他不站起來，叫他家人拉下來就打。可憐他年老又不禁打，打死不叫領尸首，拉到他家，說是叫狗喫了。小的告遍了衙門，全都不准，老大人可憐小人無處伸冤，說罷叩頭。忠良一聽，臉都氣黃，暗暗切齒說：那有這樣惡人，真是可惱！又把別的狀詞，一張一張看過，言詞雖是不同，却都是告他的多。施公暗想此人萬惡多端，無奈勢力過大，若要明拿，只怕不妥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能除暴安良。老爺想罷，開言說：你們暫且回家各安生理，五日後聽傳對詞。衆人答應，叩頭出衙而去。施公眼望州官開言說：你把昨日拿旱道青的捕快叫上來，本部堂問話。州官回身到堂外，高聲叫道：捕快王朝鳳、張岐山，速來進見回話。公差答應，自己報名，小人張岐山、王朝鳳給大人叩頭。施公點頭問說：你二人拿的旱道青呢？二公差口尊欽差大人，小人領了鈞諭，各處留神細訪，城內關外查了一日一夜，並無形跡。施公見此光景，便抓了八枝刑簽，扔將下去，門子連忙拿起，指名叫道：某役某役，快請頭號刑來伺候。一齊答應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誤差使班頭遭譴 求閃批家口收監

且說施公捧下八枝刑簽，門子拿起，叫掌刑的伺候。皂班答應，齊說有有，立刻將二公

差擦倒在地，下退中衣，皂班舉起竹板，唱五板一換號，打的血流滿地，每人二十公差說：打死小的，也沒處拿去，不知什麼叫旱道青？施公更加氣惱，再掌嘴。又是每人五個大嘴把。打的公差不敢出聲。施公吩咐抬出去，五日之內要交旱道青，如再違限，使加重責，連官都有不是。州官說是是不提。單言那受刑的兩個公差，方才板子嘴巴，却不過瞞哄本官的耳目，他們一馬三箭演就的勁兒，官睜着打的勁，撕皮搗肉，鮮血外冒，止是皮肉受苦，傷不着筋骨。他一見施老爺去遠，忙叫人打了一壺燒酒，噴在上面，用脚蹬柔了一陣子，便覺好了。多半扎掙走來，走了幾步，張岐山、王朝鳳拍掌玩笑，臭罵一陣。內中有個班頭曹姓，名叫棟虎，搭言說二位老弟，玩笑是玩笑，正事是正事，你們這差使是奉欽差的命，依我想這無名少姓的，到那裏去找？今日受了比較，刑又太重，又給了五天的限期，期內要辦事認真，如拿不到人，如何是好？你們倆跟哥哥走罷。說話之間，天晚，忽見有一人走進酒舖，說三位爺們，不要唱呢，官府回衙去了。三人聞聽，忙忙站起，張王二人也不顧疼了，回到櫃上，曹棟虎寫了賬，奔至衙門到裏面回明了州官，州官沒音起也牽掛着這宗事情，由公案伺候大人回來，到了衙中，聽見差人回來，只道是拿住了旱道青，令人忙把差人傳進。三人上堂叩見州官已畢，站在旁側。州

官連忙說：你二人拿住旱道青，公差說：太爺聽稟，那旱道青無影無形，實無法去拿。欽差大人傳諭甚緊，各處的偏訪並無影形，限滿了拿不到，大人必生怒，打死小的。臭塊，還怕連累了太爺的前程；求閃批出城，晝夜找尋，三日內得着旱道青，保主了老爺的前程，代小的免受重刑。別的呈詞由他辦，事到臨頭再理論。穆州官聽說，腹內思前想後，說你們這些混賬東西，哄我來咧！我出閃批到不要緊，好比開籠放鳥，你們無影無踪，無影信，扔下魚頭，這是叫我搞不清；我想你們三人心眼，到不如我先下個絕情。叫內丁着大刑。曹棟虎心忙說：太爺且住，容我三人細稟。內丁止步，又使過一個眼色。曹棟虎一見，滿心歡喜，怎麼說呢？從來官向官，吏向吏，又知道官府前緊後鬆，是個糊塗蟲子，故此緊扒了半步，口尊老爺暫息盛怒，容小人三人細稟，求老爺開一線之恩，我三人感恩不盡。言罷，咕咚咕咚的叩頭。印歧聞聽，眉頭一皺，生出一計，說罷咧，既是你們苦苦哀憐，老爺從寬，你要他倆人立刻把你三人家眷入監，本州這纔放心。遂吩咐內丁立刻傳出，將他三人家口入監，盤費官領。內丁答應，又吩咐書吏寫下閃批，速急拿進用印。霎時寫完，拿來用印。州官說：他三人領批拿旱道青，你隨本州辦事，又吩咐賞他二人京錢五吊，以作路費。三人叩頭扒起，內丁送出後堂，吩咐快把他三人的

家口押赴監禁，只嚇三家男女老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衆件們看着，俱皆嘆息。王朝鳳張歧山看這光景，雖不肯吊汨，也是無可奈何，硬著心腸，說曹哥你老人家，爲我們受累罷了，這老嫂子跟著受此囹圄之罪，我等於心何忍？曹棟虎聞聽，代笑說道：這到不甚要緊，你們倆放心去辦差使，他們姐妹孩子，要受一點委曲，我就不是朋友咧。王朝鳳說：老弟依我說，咱們離了德州，進北京城裏，我有親眷，咱們倆上那里去住幾個月，再托人打聽欽差消息，縱拿不住，差使完不了，還把家口定了什麼罪名不成！施大人聖旨狠緊，就不完案，他也得進京，咱們不管糲子，州官他壞不壞，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，等他去了，我們再露面接差，你看如何？張歧山哈哈大笑，說道：好計，好計，施不全利害，他殺不了家口，是時候也得進京交旨。只有一件，俗說投親不如訪友，訪友不如下店，現今的世態淺薄，見咱把差使扔了，不免冷笑咱們。我想禹城有座辛集鎮，集上有座小店，店東與我相好，咱投了去，莫說住兩三個月，就是住上一年，他也不好意思要房錢，咱們臨走也不白他，快些跟我走罷。二人說話之間，走到太陽平西，到了禹城的北門之外，不多時來到辛集，到了店門口，二人閃目觀看，只見店面收拾得齊整鮮明，門櫃上有一副對子，上首是興隆人住興隆店，下首是發財客進發財門，影壁上面四

個大字，張家老店看了一番，正往裏走。店小二早瞧見，說大叔從那里來的？那陣香風括到賤地？張岐山說：相公你可好？二三年不見了，你們爺的買賣越發興旺了。你父親在家？可是出外去了？小二說：我父親上北京去了，目下就該回來了，大叔先進店罷。二人走進店內。小二說：請到上房裏坐罷，待小姪灌茶打臉水去。又將茶水送來，說道：我到外面招呼行客，多住幾時。說罷笑嘻嘻跑到店外去了。二位公差淨面喫茶，隨時間就拿過酒飯，二人用罷，似乎困倦，早早安歇。到了次日紅日東昇，他二人早早起淨面喫茶，王朝鳳說：這里熟，我去弄支尖嘴來，再弄上二兩斤肉，咱弟兄倆解解愁悶。岐山說：使得使得。遂拿了三吊京錢，去到街上，拐灣抹角，趕到集場，鬧鬧哄哄，暗說這個鄉村小集，倒這樣們熱鬧。忽瞧見雞鴨市，站着一位老翁，鬚髮均白，有六七十歲，渾身藍縷，聲聲咳嗽，抱了一隻雞，二目模糊，見物不准，破鞋襪捆着錢串。岐山見了，良心發動，取出一吊京錢，叫聲老者，你這雞賣給我，我給你一吊錢。老者聞聽說，我這雞那值這些錢，這是爺們行好的人，叫我多賣些米喫，千恩萬謝的去了。張岐山提雞往回走，猛抬頭見一鈎猪肉，暗說我買生猪肉去，又走向路南有兩間土房，開着板搭架子，上掛住三四塊肉，有幾個人圍住買肉呢。公差看罷，忙走到跟前，閃目看那買肉的人，又細

看那賣肉的屠戶，生的狀貌凶惡，身高八尺，膀闊腰圓，麻面無鬚，粗眉大眼，約有十三餘歲，身穿藍布褂，腰繫藍圍裙，土色布的襪子，青布尖鞋，拿一把砍刀不住的割肉。這一個一塊，那個一塊，那些人接過來就走，並不上秤，也不爭論。張岐山看罷納悶，暗暗稱奇，這禹城離德不遠，怎麼就兩樣呢？莫非是肉貴不成。正自思想，人都散去。張公差把雞放下，用蹬足踏住，拿出小錢一吊，前來說買肉的大哥收錢，給我割三十硬勒，那屠戶伸手接錢，也並不數，花拉就扔在大錢桶內，回首把猪肉端詳端詳，不知怎的惹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張岐山割肉見怪 王朝鳳飲酒得差

且說屠戶韓道卿往肉上端詳端詳，哧哧就是一刀，割了一塊硬肋，回手就遞給了他，把砍刀插在架子上，回身就往裏走。張岐山一見，就說大哥且別走，這肉可到好，就是骨多肉少，沒點油，什麼下鍋下去炒呢？你再添上塊油。屠戶聞聽，心中不悅，說尊駕必是遠方來的，此處又是一樣風景，賣肉連油，此處不行；不信你去訪訪外號，就叫一刀沒有兩樣。公差又氣又惱，想着人在外鄉，目下又是孤身，且又心中納悶，壓下火氣，說大哥不必生氣，買賣人有三分納性，俗說現錢買的指羊肉，再者古人留下斗合秤，爲

的是公平，我原是德州人，相離不上七八十里地，就是兩樣行事，我實告訴大哥說，要說我們德州，別說饒油，就是白要，也得給上一塊。屠戶見說，回嗔作喜說：「哦！這就是了，尊駕原不是本地的人，這就莫怨了。」小人花錢治了酒席，議合定下規矩，也學古人尊駕知道姚通吹疾疽湯，有個屠戶叫黃一刀，不論人員三五吊錢肉，就叫黃一刀，再不用還手，他回家去稱秤，每筋足有十六兩，因此賣肉不用秤。公差說：「古人姚通買肉，遇見黃一刀罷了，如今我買肉，也遇見黃一刀罷了。」屠戶說：「雖然我不是黃一刀，怎奈衆親友赴了我，我議定也送了幾句號兒，尊駕訪便知。」公差說：「那幾句號兒告訴我，我也明明白白。」屠戶說：「你問此話，聽我道來，辛集韓道卿賣肉不用秤，準筋十六兩，無欺更公平，尊駕聽真，並非我自專，是此方鄉親們抬舉於我，纔定下肉規。請罷！不用勞叨了。」說罷，回身幹他的去了。把名公差說的默呆呆的，發了回子愣。無奈一手提雞，一手提肉，只得回去。心中有氣，暗暗想道：「他論姚通是漢書上的個姚二楞，招災惹禍，充軍的人馬清杜明，陪着他住在店內，遇着惡屠戶黃崗，割下一刀，由着他算，近方居民不敢爭論，自稱黃一刀，惡貫滿盈；如今又出了韓一刀，有心合他弄氣，又怕耽誤了大事。正自思念，忽見店門不遠，邁步進店，走到上房，王朝鳳一見代笑，罵了聲小猴兒，如

何去了這大半天，必定是叫黃鶯擗傷腸咧。張岐山說：你們瞧這枝雞，三觔肉買的如何？朝鳳說好好，算你是喫嘴好手兒，你快去交與他們白糞罷。再叫他打一斤酒，烙三斤餅，叫他急快。岐山說：都交與我咧，拿將出去。那有一頓之時，小二用盤端來，全都齊備。小二笑嘻嘻說：二位請用罷。二公差飲着酒，岐山說道：你方纔怪我來遲了，我在外遇見黃一刀。王公差笑道：什麼叫黃一刀？岐山說道：不論多少錢，要買三五斤，只割一刀，並無回手之說。朝鳳說：你全是鬼話，我不信。張岐山遂將買肉前後的話，怎接錢，不許饒油，屠戶話的模樣，怎麼說話，細說一遍。朝鳳聽了，也是氣惱，二人說說笑笑，王朝鳳猛然想起，說是大喜，大喜！咱今日喫的是喜酒，快些喫罷。岐山納悶說：這怎算是喜酒呢？朝鳳說：有差使，豈不是喜酒呢？岐山說：又該你說鬼話了，這里那來的差使呢？朝鳳說：只管開懷暢飲，要沒有差使，我就是雞蛋叫你生喝了。岐山仍然不解，又飲數杯。王朝鳳說：你想起差使沒有？岐山搖頭。朝鳳說：你方纔說那屠戶名字，叫什麼說叫韓道卿，咱正是拿韓道卿來咧，豈不是有了差使？岐山又念了幾遍，說就是這字不同。朝鳳說：這個音到是全同，他必萬天霸道一方，就有點不同，這差使我想交的去。岐山細想說：王大哥是你參透，比我勝百倍。二人遂低頭商量一會，出了店門，只奔城裏衙

門投文。文武官員見是欽差大人，各派兵丁衙役前來。只言往辛集查集去。張王二公差忙的早就走下來了，二人共議如何拿法。朝鳳說：咱哥倆到那里，先把他穩住，再等他們文武衙門的人，料他插翅難飛。一路說些前後的話，却早來到辛集街上。看看天色鬻午，集尙未散，亂哄哄，男女老幼，旂民僧道，買賣喧嘩，二人並不觀看，越巷穿街，走到肉舖門口。張歧山一丟眼色，低聲說：就是這個賣肉的大漢，他叫韓道卿。王朝鳳拿了五吊多錢，來到肉舖，說大哥，我今日可不是勞叨，這可是好幾分子呢。張歧山說：韓大哥真有你的，昨日我割那三觔肉，到家一稱，足有三觔十二兩，怪不得不肯饒油，再給我割三觔。王朝鳳說：你那里這麼急法呀！是我先遞過錢去，把錢往回一拉，串子斷了，把錢撒了滿地。屠戶瞧見，就去揀錢。王公差說：揀錢不忙，你先割肉，錢丟了算我的。屠戶手執砍刀等候。王公差說：我割五觔，我姨媽三觔，廂房三大媽二觔半，倒座房大嫂子二觔。屠戶一咧嘴笑了說：我割一分，你再說一分，說了個亂七八遭，把砍刀扔在灌子裏。王公差說：咱先揀錢。屠戶聞聽，這就屈下腰來揀錢。歧山用大棉襖，向屠戶的頭上一蒙，掏出鐵尺，未知拿住韓道卿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激將法巧煩好漢 探隱情偶遇佳人

且說屠戶韓道卿屈腰揀錢，已是中討。張公差將大棉襖脫下，往屠戶腦袋上一蒙，王公差踢起一脚，張公差腰內拔出鐵尺，照手腕上打去，又照膀灣上打到腿腳，打的那人大聲喊叫，鄉親們快來救人。王公差用腳蹬住說：你做的事犯了，打你不算，還給你個地方。但見舖外兵役一齊上來，繩縛二背。登時人報官府來了，忙設下坐位，兩個公差上前打千，回話說小的二人回老爺，此人乃是欽犯，多派幾個人，押送德州去見欽差大人交批。文武官回答二位上差，略待半時，我們自有辦理。公差答應，站在兩旁，縣官與守備吩咐代過屠戶來。下面答應，把韓道卿搭來。縣官說：屠戶把你所犯情由說清，我好差人解你，行文去見大人，內中干係本縣前程。守備說：你如有一句虛言，文書經重難分。屠戶見問，磕頭碰地，說小人祖居河間府任邱縣，父母雙亡，並無兄弟，小的
一人飄流外鄉，習學買賣，積儻數年錢財，娶妻許氏，丈人丈母去世，並無別的親眷。住在此地，賣肉爲生，已有三年，奉公守法，童叟無欺，不知所犯何事？他二人買肉，並不爲什麼，他們動手就打。叩求老爺作主，給小人鳴冤。列公這守備乃步兵出身，幼年學習武藝，拿弓把子，捕盜拿賊，數立奇功，爭到守備前程。這位老爺姓張名光輝，知縣乃捐納出身，姓周名魁。二位爺說屠戶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屠戶說小的叫道卿，姓韓。守備說：周

老爺你聽聽名字，與來批不對，文書寫上的是旱道青。這位縣爺一肚子臭屎，自保生家，那管別人的生死，遂即答道：張老爺你何用，就此恐怕，欽差州官俱是上司，德州人拿的不用追究。令人抬到車上，又派地方看守肉舖，知縣與守備一弩嘴，早已預備，交與內丁送了些規矩，又求那公差。公差先跳上車去，縣裏的捕快全上了車，天有半夜，就到德州官鄉，進店歇息。那天將亮，忽聽炮響，就知是開城，仍然上車押送，穿街越巷，來到州衙門外。且說德州州官穆音歧出州衙，下役跟隨，張岐山王朝鳳見老爺出來，忙忙上前跪倒，報名說：拿住旱道青。州官說道：好好！快快代他來。下役答應，攙住屠戶來到角門，該執役人喊報犯人告進，衆役退下。州官侍立一旁。施公說：抬起頭來說話。屠戶叩頭說：小的祖居河間府任邱縣，搬到辛集，娶妻許氏，開豬肉館度日，並不爲非作歹，這公差何故把小的渾身打傷，拿着個大鐵尺打人？不知小的犯了何事？無賊無證，是差役差拿了人，求老爺作主釋放。施公坐上暗想：沒有對證，如何招認？一盞頭說：如此如此，速去快來。不多時，代進一個人來，跪在一旁說：小人是地方，在黃莊居住，李姓的房後有個旱道青來，伊妻許氏偷跑，並沒音信。房子鬧鬼，以後無人敢住了。施公一搖手，地方叩頭起來而去。施公發怒說：我看你滿臉凶惡，定是個匪徒，應該先打。

姑寬容恕一日，自有公斷。人來且代下去，暫且入監，明日再問。下役把旱道青入監。施公吩咐州官說：兩名公差拿犯人有功勞，每人賞銀一兩，家口受驚，不論老幼，每人賞錢一吊，免差一月。穆音歧退步，回身出了公館回衙。再說施公與天霸閒談說：舉意要拿旱道青，雖則是韓道卿，一字不同，看他相貌絕不是好人，沒有對證，他如何肯招認？但聽得他妻許氏，姓李的妻亦是許氏，二許之中，或有隱情。但此事必須暗訪，恨無其人！黃天霸欠身說：恩公這是如何言？此事亦不甚難，小人情愿効犬馬之勞。施公慣用此法，明是滿心叫他去，偏說不敢勞動。天霸改換行裝。施公吩咐張岐山王朝鳳示諭明白，一同暗暗出了公館，同天霸撲德州大路關鄉而去。路上張岐山說將爺，咱此去先奔黃莊。天霸說：先訪李姓妻許氏的年貌，素日的行爲，合李姓的形勢訪真了，好上辛集再訪拿韓道卿妻許氏年紀形容，兩下一對，便知詳細。說說笑笑，來到黃莊，進了酒館，岐山說：大哥給點現成酒菜來。酒保說：全都現成，坐下坐下，我拿火先吸一袋煙。三人坐定，忽見又進來三個公差，認的是兩個看尸首的，一個是地方周義。見了一陣，坐笑說一桌，讓天霸上坐，衆人一圍。岐山說：周哥你是此方地理，畫有偷跑的李姓，他妻許氏，你可知道麼？周義說：上差你不問，我也不說，偷跑的男子，姓李名貴，外號醉

鬼，趕邊豬爲生。歧山說：李醉鬼趕邊豬。周義說：不錯，常不在家，他住的是黃隆基的房子，管家常來往，無人敢攔，不知因何逃走？他妻許氏真是個風流人物，不是我說戲嘍話，我到常去；男的不在家，我們就去見許氏，叔嫂相稱，愛鬪個嘴唇，說些皮磕的笑話，拉倒咧，沒別事情。那許氏的容貌，鄉村中的並無二個，怎見得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漫道佳人是艷妝，不塗脂粉正相當，
柳腰耽擺風中韻，蓮步輕移水裏香；

一點秋波含意味，十分春色洩行藏，
有情如此誰無感，除却無情不斷腸。

這許氏歲數，今年二十六歲，他是三月初六日子時生，就是一樣可恨，月下老人也不公平，配了一個醜漢李貴，我說並不是虛言。這裡有個原故，德州城東北有位黃莊頭，他有兩名管家，一名叫喬三，一個叫劉德，這個美人就是喬三包着。天霸說：同有公事，酒要少喫，叫他們散去，咱好趕路。歧山說：離辛集不遠，咱到了就住張家店，我那里相熟，好會店主人，打聽打聽事情，訪着實犯，好回去報功。大人一喜，至輕又賞銀五兩。天霸不悅說：大丈夫須求名節，賞銀幾兩，我都不要，全是你們的，凡事須加小心，公差連說是是！正走抬頭看見辛集，直奔張家店，店小二笑道：昨日得差使了，連舖蓋都不要咧。張歧山說：昨日得了差使回去的，那得工夫快拿臉水茶壺，登時全都搬來，請三位

爺先喫酒先喫飯。黃天霸說：一齊用。答應是，卽刻端來，說爺爺請用罷。這又是三支雞三斤肉白煮來的，三斤餅隨後就到。張歧山想起說：將爺想跟我們走一遭，還沒領教爺爺賞姓高名？那里人氏？黃天霸微微冷笑說：祖上家鄉，不必細表，子不言父諱，愚下姓黃，名叫天霸，初在江都跟知縣，不算有名人盡知。黃某幼年習武，家傳刀法，外有鏢鎗三支，百發百中，勦滅賊寇，飛檐走壁，方在山東拿住紅土坡賊人于六于七，數百嘍兵全都放散，今保欽差到此。二公差嚇的魂魄散，忙站起來躬身施禮，滿臉陪笑說：我兩人實無知失敬，求爺爺代，恕我們愚蒙。黃天霸說：豈敢！豈敢！咱們同是當差，無分彼此，請坐，請坐！二人告罪，依舊坐下共飲，讓酒讓菜，加倍欽敬。飲畢三人出店，公差引路，來到韓屠戶門口。黃天霸閃目觀瞻，見兩邊有夾道通後街，舖後就是住房。看罷說：二位少待，等我越牆而過，聽聽動靜，千萬不可聲張。二公差說：是！天霸遂走到牆根一伸虎腕，縱身上去，輕便如貓。二公差點頭說：他的話果然不錯，咱倆藏在暗處等候。那天霸在牆上移動時，聽見房中有人嗽咳，爬身輕移後，依房脊伏身，聽了一會，院中無人，移身前檐，伏身靜聽。屋內有人說話，嗽咳一聲，姣似鳥音，說：相公不要害怕，拙夫被人拿去，並無別的親故，只管放心，就是晝夜同歡，也沒人來哼一聲。若同外人，就

說你是我的兄弟，還怕什麼？我爲你常在門前瞻望，一時不見，我坐臥不安，忘了親夫，廢了人倫，總是愛的心重。又聽一男子說：自從那日瞧見你，我的魂就飛了。天霸在房上句句聽真，只氣了個肺乍，一番身輕輕落地，回手拉刀，要把狗男女一刀一個立時殺了，方纔稱心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李醉鬼冤沉得釋 韓道卿惡滿遭擒

且說許氏勾引情郎，正說到情密之處，天霸那里容的，恨不能刀剝兩段。又聽姣音滴滴的說：我爲這點真心都掏出來了，你可別對外人說，別嫌奴殘花敗柳，侍奉郎君，管叫你趁心如意。我那本夫姓李名貴，同着韓道卿作伙伴，趕邊猪爲生，因此人常到我家，不分內外，這就是奸從夫勾引犯人入門。背着我夫，把奴奸騙，奴家不准，他就是要命。把奴拐到此處，叫奴家日夜愁思。那日看見相公必是好人，你我到老也沒二心，就在一處快樂。我叫許金蓮，又叫三姐，今年二十六歲，本是屠戶強站，我是沒法，可喜他被人拿去，一定當堂拷打，閒話不表。且說張岐山自從天霸上屋，忍不住叫王朝鳳，托住他上牆來，探頭聽話，只聽見有男子的聲音，心中納悶，自說道屠戶被拿，該剩他妻一人，那里的男子聲音，想必天霸也行苟且呢，必得下去，悄悄，我纔放心。想罷，變脚踏

地，咕咚的一聲，驚動屋裏淫婦。淫婦大聲喊叫，街坊爺們了不得了！這一喊叫，前面看舖子的二人驚醒，連忙扒起，穿了衣服，一個使鐵尺，一個使攘子。狂生忙開後門，出來竟奔天霸。一見忙把狂生往張頭一扔，咕咚栽倒，張歧山上前按住。天霸回身，瞥見攘子，就將身子一閃，讓過隨跟進步去。使了個黃鶯招，抓住了那人，復又一推，咕咚栽在地下，只是哼聲不止。後面那人着急，一個箭步上來，掄動鐵尺，照袋腦打來。天霸一閃，鐵尺打空，使的往前一栽。天霸上前一拳，打了個嘴，按地嚕嚕。張歧山按住狂生，猛然想起這兩人必是看舖子的人。連忙說將爺別打咧！問問他們是作什麼的？我們是奉欽差命前來叫差，你們是什麼人？二人聽得這說，連忙扒起，說我們縣中捕役，奉命看守肉舖，忽裏面喊賊，那有不管之理。那知道全是自己人，求上差息怒，也算我們在聖人門前賣百家姓，弓身連求恕罪。天霸代笑說：方纔二位直撞過來，若不急閃，早中了重傷。捕役說：不知上差到此，求恕！求恕！天霸說：天大亮，你們去一人到縣，如此如此，急去快回。一人先到肉舖，取了幾條繩子。黃天霸吩咐把這奸夫捆上，再去綁那許三姐。且說那許三姐早聽見好漢，告訴縣差那一片言語，自料自己的事情掩遮不住了，聽得渾身冷汗，粉面焦黃，也不敢浪叫咧。又見公差進房，知道無法可

使，只得任憑差人繩拴脖頭，此時衣服尙未穿好，拉過奸夫練在一處。霎時天亮，招惹的閒人齊來觀看，也有說武祿春宦門子弟，不該這樣下賤的，也有罵淫婦欺夫偷情的，衆人正圍着觀看笑話。忽見狂生的寡母跑來，見兒子犯法，一陣子發抖，大罵武祿春，好小子放着書不念，幹出這種無恥的事來，看你怎麼有臉見人！又罵聲小娼婦，我好端端的兒，叫你這無恥的小娼婦引誘壞了，你心下何忍？罵着趕上去就打，被衆人上前攔住。又見縣中那名公差回來，望公差說將爺，我們縣主說：多多拜上，縣主有皇差，不能面會，今派大車一輛，馬一匹，護送兵四名，這還有點茶資，望你將爺笑留。言罷，雙手送過。天霸一見，笑而不言，望着岐山朝鳳說：你們哥倆替我收着罷。張王聞言，滿臉陪笑接過去，是一包銀子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入了腰包。黃天霸換了便服，騎馬同公差押解犯人回州。於路無話，早進了德州城，來到公館，正遇施公辦理工事，瞥見天霸回來，滿面堆歡。天霸單腿下跪，口稱恩公，把一往從前細稟了一遍。施公點頭說：此事已定，且請坐下，多受辛苦。黃天霸侍立一旁。且說二犯人的車到州衙門首，那些同事的見張岐山王朝鳳得了差使，上前問明白原故，都歡喜。岐山叫聲曹頭，你去替我們回一聲，好交差消票。曹頭點頭說：交與我罷，少等片刻。言罷回身進衙，不多時只見他笑

嘻嘻出來，說他二人大喜，官府很喜歡，少時出來，就代你二人去見欽差大人。說話未了，只見州官騎馬，代領跟役出來，見了朝鳳岐山，代奸夫淫婦，跪在馬前，把一往從前的事回明了。州官聞聽大悅，連噴嘴說好好好！急急起來，急忙着站起，快代他們去見大人。言罷，打馬先走。張王二人代着差使下役跟隨，來到公館。州官下馬前行，率領犯人來到儀門，知會門上通報上去。不多時，傳出話來，外面當值人聽真，欽差大人吩咐了，叫州官急速回衙，全班伺候，大人立刻上州衙升堂理事。穆印歧連嘴說是是是！即忙回身，出了公館上馬，衆役代着衆人先回。內丁又吩咐派執事全班伺候搭轎。該值答應。忽見儀門大開，走出賢臣，上了大轎，來至州衙堂口落轎。施公轉上升公位坐下，州官三衙站立公堂左右。施公吩咐代奸夫淫婦，三班答應，跑至堂口，大叫原差呢？代奸情。張岐山王朝鳳一人站着，一人進角門高聲報道：犯人當堂。外接聲，公差來至月台，手提鐵鎖，往前一掖，又往後一按，把二犯咕咚摔例，跪在地下。施公說：抬起頭來。兩旁施威，奸夫淫婦戰戰兢兢，一齊抬頭。施公細看奸夫，年歲不過二十上下，白面焦黃，兩眼垂淚，相貌透着詩文。又看那淫婦，正值青年，杏臉桃腮，柳腰櫻口，雲鬢微斜，舒胸半露。施公看罷，自思道：武祿春定是個書生，許氏必是個淫婦，須先問武生，便知詳細。遂說

道：武祿春要你實說委曲，若要虛假，立刻就動大刑。武生見問垂淚說：我父舉人，早已辭世，剩下寡母孤兒，子不言父諱。文生武祿春自十六歲入泮，今年二十一歲，閉門讀書，不敢招災。隔壁住着韓屠戶，他妻許氏太輕狂，他夫被捉拿去，家中無人，文生走他門前過，他以眼目傳情，翠眉欲舞，文生覩此形狀，頓入情天，方寸難持，意不自主，即攜手入室，隨赴陽台。我恨佳期過晚，他囑明夜早來，笑臉相迎，並肩移送，總是淫婦勾引，非文生斗膽妄爲。求大人施雨露之恩，文生終抱雲天之德。言還未了，許氏聽得，真氣的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忘了在大堂上咧，大聲罵道：好薄情東西呀！別混賴人，往常從舖前來往，見了奴家就賣動風流，你見我夫被拿，你對我說道：夫主不在家，獨宿寒衾，若不嫌愚鹵，願偕枕席。我不理你，那日天晚，你又來見舖旁無人，你摸我小腹，說嫂嫂孕了沒有？奴要聲張，恐人恥笑，你見奴不嗔，你的膽子越覺大了，即問奴心下如何？奴因氣忙了，不及發作，那知你這薄倖的東西，生下不良之心，夤夜跳牆，來行奸騙。奴家不准，大喊救人，未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關好漢下帖喫驚 黃莊頭聞名添喜

且說許金蓮一派抵賴之詞，惹惱欽差一聲吩咐皂班，把他揪住，掣開青絲髮，用手搬

住，跪在地下。可憐他瘦小腰兒，雪嫩粉臉，挨着磕膝蓋。掌刑的這位少年人，曾過這害弄的家產盡絕，親友殺少，時常抱恨。今日見此淫婦，不由心中發恨說：我耿布順，只不顧大人嫌疑，我要多費些氣力，只聽吧吧幾聲，可憐他粉面含青，玉牙活動，哎喲！哎喲！連喊不止。姣嫩胭脂，如何禁得住這樣動刑。施公看的明白，只見淫婦說不用打咧，我全招了，等我從頭實說罷。小婦人娘家姓許，奴叫三姐，今年二十三歲，嫁與本部李貴，成就夫妻。夫因家貧，與人抱鞭趕豬，搭了個夥計，名叫韓道卿，常來常往，不分內外。那日李貴不在家，他硬行奸淫，奴家孤身婦女，實是無奈，才把賊從。誰知屠戶膽大，把我親夫殺死，暗暗埋在後院。他怕莊頭知道，才把小奴拐到辛集。奴與韓道卿雖是同牀共枕，其實不是本心情愿。後來才勾引武祿春，郎才女貌，天意該當丟醜，並無一句虛言。說罷叩頭。施公聽罷，微微冷笑說：不怕不招，隨吩咐把韓道卿提來。衆役答應，登時提到。韓道卿一見許氏，又有一書生，就知又續了情人，事必壞了。跪在地下。施公問許三姐，把前話又叙了一遍。施公叫聲屠戶，那屠戶怕受刑法，俱各招認。書吏寫下口供。施公提筆判斷，韓道卿謀奸拐騙，該當斬罪；許氏通奸，謀害親夫，照例應劓。武祿春有玷孔孟，雖未成奸，應發本學革退秀才。死尸掩埋，俟等家屬再領。判畢，拿下原招，把人

等親筆供招畫完，卽刻代下招監，解學的送學。諸事已畢，施公正要退堂，忽見前面那一羣告黃隆基的，一齊上堂跪倒，口尊青天大老爺，小的們等了數日，不聽呼喚，今日冒死前來，叩求大老爺與民作主。施公說：汝等暫回，我自然有個道理，你等聽傳。衆人站起，退下不表。且說施公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望關小西說道：你只如此如此，千萬留心，不可悞事。本院立等回音。小西答應，轉身而去。單言小西上路，心中暗想：請皇糧莊頭，他與我無一面之交，那里見他，須得見眼生情，不可悞事。纔要問路，只見酒旂飄搖，想着喝幾杯，壯壯行色，再去打聽。遂進酒舖，要了酒菜，一邊喝酒，就問皇糧莊頭的住處。店小二一一說知。小西點頭說：多多承教，就此告辭，就向大路前行。不多一時，只見城牆高大，樹木成林，深溝繞牆，綠水旋流。走到臨近，又見一座石橋，橋旁有一酒舖，舖內走上一人，大聲吆喝說：囉！你這廝要往那里走？今從來到霸王莊上，也不訪訪，如不是我瞧見，再往裏走，還叫狗喫了呢！是什麼人使你來的？作什麼的？快說！一字說錯，先把你拴上。好漢聞聽說：話不虛傳，暗想他的奴才這等橫暴，那莊頭更不用說了。好漢又往前走了幾步，說二位鄉親請了。那人說：誰合你是鄉親？有話快說，沒工夫與你勞叨。小西說：列位何必動氣呢？我是奉大人之命，不得不到寶莊。一人代怒說話，你說：五

府六部，朝郎駙馬，王侯公伯，你叫了他來，那個我不認的。你說是那一家？我給你通報。小西說道：我奉康熙佛爺欽差，廂黃旗漢軍三甲喇的施大人之命，到此下帖。那人聽見，把手往上一揚，說：哦！哦！想起來了，尊駕貴姓？小西說：不敢！我姓關。那人代笑說：關爺，要提這位施大人，我更知道他的根底。他祖上海上爲寨主，招安平服水寇，主上大加陞賞，世襲鎮海侯，入了廂黃旗漢軍，少爺進京受官誥，祖上鎮海口，未嘗動身，少爺升了知縣，因拿桃花寺和尚有功，又欽點山東放糧，想必回京交旨，路過此地。他也知我們太爺根底，往來王公侯伯，還有位索皇親七星阿哥，都是朋友。施大人必知道，你來的必是請帖。小西說：不錯，不錯！真有先見之明。請問爺上姓高名？那人說：我姓胡，名可用是也。小西說：沒的說，借重尊駕通稟。那人代笑說：你可少待片時，待我報來說罷。進去通報。小西細看宅舍，真比王府莊嚴，正自觀看，忽見胡可用出來笑說：關爺大喜，我們太爺喜歡這位老大人，一聽說差人下帖來請，滿臉代笑說：這位施大人德州下馬，我當拜他纔是，他倒反來先拜我。連說了幾句好一位知趣的施不全，我必得回拜他去；正是來而不往，非禮也。吩咐叫他進見，我告你須要小心，見了必須下跪。太爺若一歡喜，定必有賞，如得了賞給，給我一半，你須記着下跪。小西說：是了。胡可用在前，好漢

跟着，暗暗說道：這就是龍潭虎穴，得平安無禍，纔好明天再去，要不穩，我必先殺莊頭，死也有名。拿定主意，來到南邊一小門倒廳五間，出廊舍滿院景緻。胡可用說：你就在台階站着勿動，少時我們太爺就出來。說罷，跑出一人說：小妖們呢？快收拾干淨。太爺來咧。只見四個小童掃揮灰塵已畢，從外門跑進一人，衣服鮮明，僕人跟隨不少。小西定睛一看，年有五旬已外，身體肥大，相貌凶惡，大面大耳，豹子頭，連鬚鬚鬢，鼻大口方，一臉生肉，頭帶西瓜皮帽兒，紅頂掛穗，迎頂上嵌珠又白又大，夾套上織就五爪團龍袍子，是天藍的顏色，足蹬的厚底官靴，倭緞蟒袍一色明，一步三搖，後來家奴一羣，到了倒廳，坐在椅上，吩咐快些來人，叫他說個明白，我好回拜施大人。未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關小西假請惡霸 賽鄭恩暗算忠良

話說關小西看罷黃隆基，原本生的惡相架子，款式不俗，腹內說他雖鄉下人，一切房屋陳設，甚爲精緻，比京都旗下老爺們不矮短。我將纔見他從此一過，剜眼睜了我一眼，還不知吉凶怎樣？不表小西暗自思慮，單言莊頭在椅上坐定，笑着說：叫施不全打發來的，小廝進來我問他話。家丁答應一聲，望小西說：那人跟我來，太爺叫你呢。好漢

聞聽，並不答應，舉步向前，假充愕怔，兩眼可直，眦着莊頭，從懷中取出那字柬來，往上一遞。黃隆基有點心中不悅，點頭說：「呵呵了幾聲，伸手把字柬按過說道：『小廝見了你太爺，也不下跪，也不叩頭，別說你哥哥兒，就是主人施不全，見了你老爺，也得哈哈腰兒也罷，且看你主人面皮，恕你之罪。』說罷，用手從封筒內取出字柬來，留神細看。只見上面寫着：

本巡按施奉請 台駕光臨，明日候教，勿却是幸！

不全拜。

莊頭看罷，扭項望家丁們帶笑，施不全前作順天府，我見過他生了個四六不成材，可笑萬歲就看上他咧，陞爲欽差大臣。耳聞他有個聽頭兒，會想邪錢，故此我喜歡他。又是好漢的後代，他也知道咱家爺們有個名望，因此纔下請帖請我相見。言罷，把紅柬放在棹上，站起身就外走。走着說叫那小廝等着我，施不全眼前既有我，來而不往非禮也。我就此更衣，同他進城，會會施不全大人纔好。叫可用陪着來人，賞他杯茶喫。除却胡可用，餘者跟同莊頭蜂擁而出。且說胡可用見衆人俱去，左右無人，他上前伸手把小西一拉，咱們台階上坐着歇歇。小西答應，二人一齊坐下。胡可用低言說道：「關爺你的造化不小，你不下跪，竟免了一頓腳踢；那時老爺回來問話，你跪下罷，光棍不喫。」

眼前虧。小西故意遲了一會說：我知道了，不用囑咐。我有一事不明，說是院中狗多利害，爲何不見狗的影嚮？胡可用說：關爺不知，宅內惡犬足有一百多隻，派四個人喂養，北角有了白日圈，起更這纔開撒；外人給起了外號，大皇莊叫作惡狗村。小西點頭，不表小西可用叙話，且說黃隆基家奴跟着，出了南院，來到自己住房，進內更衣，家奴都在門外伺候。忽見大管家喬三來到，衆奴一齊站起，個個垂手侍立，如同侍候主人一般。喬三見衆人侍立，便說：孩子們坐着罷，又問太爺呢？衆人見問，即將施公下帖之事，回了一遍。喬三說：幸而我回來，幾乎套入施公套圈，等我進去說罷，邁步入內書房，但見莊頭更衣。喬三上前打簽回說：小的今早進城，到鹽樛當舖燒鍋裏算賬，再聞施不全把告咱爺的呈狀，收的不少。他差人下帖入城是計，太爺此事恐有不利。莊頭說：依你說怎樣辦法？喬三說：依小的拙見，先打發來人回去，到東院與嚮馬商議商議，今夜叫綠林朋友去幾位，潛入金亭驛行刺如何？莊頭說：此計甚妙，就先打發來人回去。喬三答應，望衆奴說道：你們跟我去見投帖之人。衆奴答應引路，霎時進了南院，胡可用見了喬三，連忙站起，低言又望小西說：你快站起，我們管家喬三爺來咧。小西只得站起，偷眼觀瞧，但只見一人出來，走進廳中，叫聲爾等快請那人來。一人答應出門，眼望

小西說：喬三爺請台駕呢。好漢聞聽，暗說不好，這事有些差了；莊頭說：更衣出來就走，爲何此人不來，打發管家出來呢？又加一個請字，其中必有原故，見面聽音，便知詳細。想罷，代笑說：不敢！跟那人進去，但見那人站起身說：看坐。有一人拿過一張椅子來，放在對面，說上差請坐。小西見惡奴代笑，以禮相待，只得陪笑回答，說：爺請上坐，我小的有僭了。小西對面陪坐。喬三扭項，又說：看茶來。衆奴答應去。走不多時，托盤端了兩杯茶，先讓小西，然後遞與惡奴。喬三茶罷，接茶杯，喬三望小西陪笑開言說：家主進內更衣，纔要進城，忽然心疼不止，老病發作，不能前去，尊駕回去，善爲周旋，容日病好，必去陪罪。小西回言好說，好說，就要告辭。喬三復又囑托說：多有借重了。胡可用送上差出莊，小心惡犬，可用答應曉的，眼望小西說：我送爺出莊。好漢站起身來，喬三說：失送，望祈包容。好漢回言不敢！喬三與小西哈腰而別。小西在後，可用引路，一同而行。到了莊外，二人拱手而別。小西走路，心中犯想，我看惡奴言談禮貌，強於他主百倍，他給莊主托病，心內却有見識。一路走一路想，霎時來到金亭館，面看施公，將已往之事細言一遍。賢臣點頭，心中爲難，請他不來，拿他又費了事咧。衆軍民呈狀無數，無人原案，如何是好？忠良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一擺手，小西退閃。賢臣忽聽天霸在旁冷笑，施公明知

故問壯士冷笑何故？天霸見問，只得上前打簽說：老爺容稟，想莊頭那廝不足爲懼，久聞綠林中有人講說他手下有個管家，名叫喬三，外號飛腿，他手下使雙鞭，坐騎烏馬，黑面滿部鬚鬚，文武都通，人送他外號叫賽鄭恩，他最好結交盜寇，招聚能人，窩存好漢，足智多謀，心毒意狠。莊頭見帖真心前來，打算是要與大人交好，忽又推病，必是喬三識破咱的機關，阻攔不叫主人前來，其中必有毒計。依我細想，或者他夜叫賊人到驛館來害老爺，千萬提防纔好。賢臣聞聽，心中不悅，說壯士此言差矣。惡人不過叫賊人來害施某，我想就算他文武精通，怎奈有官兵日夜巡查，何足懼哉！黃天霸微微冷笑，說：恩官雖只如此，怎奈暗箭難防，他並不講爭戰之勇，依老爺講，白日有兵將堵擋，夜晚有城守巡捕，自古道能人背後有能人，不可不防。想當初江都縣衙內巡邏，衙外兵丁，恩公燈下觀看案稿，我小人夤夜進內，誰人知曉？施公被天霸幾句話，說的低頭不語，心下有些恐怕，不好明言。暗想明有防備，暗來行刺，令人難防。當日天霸行刺，不虧我三寸之舌，焉有今日。好漢說：那用恩公挂心，料他白日也不敢來，即便夤夜行刺，不過一二人，何足懼哉！施公點頭，卽吩咐小西一同預備不表。且說那喬三打發小西去後，到東院見了衆綠林，說了幾句套，一齊坐下，吩咐廚役收拾酒菜，與衆寇飲酒間。

談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黃天霸信義全交

話說惡奴喬三與衆綠林飲酒閒談，正飲酒半酣之際，才要提敘謀害之話，忽然跑進一人，走到喬三跟前，躬身代笑說道：「庄外來了一人，年約三旬，坐騎白馬，身帶弓箭，小人特來報知。」喬三尚未答言，忽見一位老江湖帶笑說：「三弟！此人來的正好，我正想施不全山東賑濟，飽載而歸，截他些路費，哥兒們也好各奔前程；連連在此攪擾三年，我們心下不安。」喬三聞聽，知道這家好漢是嚮馬的瓢把子，姓褚名標，年有五旬，渾身武藝，手使雙拐，一匹甘草黃馬，一日能行三四百里，那馬好像透骨龍，每日喫的都是小豆。惡奴見過他的本領，敬之如神，連忙帶笑，尊聲老仁兄，你却似同胞一般，何言攪擾二字，不知來的此人怎樣稱呼？褚彪說：「此人姓朱名光祖，我素知他是真正好漢，少時請進，須要迎接纔好。」喬三說：「快請那人。」那人答應轉身出去，霎時回報：「那人到了門前。」喬三站起，同衆接出門去。褚彪連忙接馬上前拉手，光祖開言問太爺好？褚彪答言：「三弟好？」又說：「老弟過來見見，這就是我常提的黑馬單鞭的喬三爺。」朱光祖聞聽鬆了手，往前緊走兩步，與喬三拉手兒說：「久聞三太爺狠聖明，今日特來拜望。」惡奴回答不

敬兄台過獎了。久聞大名，今觀尊顏，三生有幸！朱光祖謙遜了一回，只得先行，一同衆寇進廳讓坐，分賓主坐下。又添酒菜敬酒已畢，席前提起施公身上，德州下馬，不日回京。咱們借他些盤纏，煩勞衆位白日喬妝，扮打像平人，混入德州城去，夤夜齊集金亭驛，殺了賊官，施不全，搶去財物，衆位這管四散。朱光祖嘆味的笑說：列位兄台休生暴躁，古人云，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喬三聞聽答言：若依賢弟怎樣辦法？朱光祖說：這點小事，何用大衆進城。交給小弟，只須如此這般，便可成功。褚彪說：別說過頭話，事若不成奈何？朱光祖聞聽，微微冷笑說：仁兄不必小看於我，我與仁兄一別幾年，偏訪明師，受異人傳授，善能飛檐走壁。褚彪說：愚兄與弟相別幾載，那知你強勝十倍，我們大家恭敬三杯。朱光祖酒已半酣，站起來說：我既獻醜，就有心兜攬，殺了施公，全回來好獻功。褚彪說：朱賢弟把人頭帶回，方不負綠林好漢。且說施公與天霸商議停妥，酒飯用畢，時已天晚，點上燈燭，吩咐各去方便，非呼喚免到。衆內丁答應出廳，回身把榻扇掩關，雖不敢遠離，却去偷安懈怠，剩下施公一人，心中事煩，回手向案上取過稿案來展開，燈下觀看，但見呈詞上庄頭所犯，盡是十惡不赦之罪。暗想惡霸他不來，怎麼與民完原案？想了一會，不如明日親身到霸王庄拜望，就中行事，何愁拿不住。

莊頭想罷，不由心中大喜。不言賢臣闕看呈狀，却說朱光祖與衆寇談天到晚，好漢復又換上一付行頭，外罩一件大衣，告辭衆寇，衆寇等把他送出堡外，光祖兩腿如飛，來到城下，看了無人，天黑無月，把身上大衣脫下，捲掖在破壁之上，聽鑼打一更，好漢讓城上巡夜兵過去，施展走壁之能，扒入城牆，復又縱下，腳踏實地，他就在圍牆強上繞走。但見前面大門之外更房，那三面全是風火，後檐看罷，走到後拐角，脚朝上頂朝下，雙手抱住牆角，雙手用力，霎時上去，爬在牆上，雙手一挺身一擰，翻身走起，又用雙手扶瓦，身形一挺站起，掌手遙望，但見羣房前有燈，後面暗黑無人，兩邊佩房，一邊房內有光，一邊黑暗。又看正廳三間，前有捲棚，屋中透出燈光，窗櫺關閉，寂無人聲。好漢看罷，暗說：施不全，你合該命盡，但見一面，將你殺死，割下人頭帶回，好見衆家兄弟。不言光祖房上暗想，且說天霸、小西二人早已議定，天霸令小西暗裏躲藏，拋磚爲號。天霸在抱厦正廳之下爬伏，小西在暗隄防，此時早已拿定主意。天霸想着兩邊房後，並無進處，必得由前面進去。好漢忙把標取出防備不表。且說朱光祖看罷，一伏身順牆溜下，竟奔後房，打算必有進路，潛踪來到房後細看，但見沿下橫窗一溜，下面下牆堵，心內說：何不上去，隔窗偷視動靜，再找別路進去。想罷，走到牆根，把身一擰，往一躡，嗖一

聲縱起身形，伸兩手搬住牕台一擰，輕輕上了牕台，包在上面，扭項用舌尖濕破紙牕，一隻眼往裏看明，由上往下跳溜，輕輕脚沾實地，繞過後面，回手腰內取出兩把板斧來，雙手抱定，直奔抱廈來走，進門來行刺。且說抱廈下的黃天霸，與關小西二人躲在暗地，早已看真。天霸此時把鏢擊在右手之中，暗罵好個囚徒！竟敢來金亭館行刺，那知有賊祖宗在此等你，言還未盡，只見賊人相離不遠，好漢一聲大呀，賊人休走！看某標到，把右手一揚，單撒手只聽吧的一聲，天霸安心要留賊人的性命，往下三路打去，標中大腿。哧啾啾！光祖才要轉身逃走，黃天霸聽賊人中鏢，忙忙跳下。小西聽見啾啾一聲，忙打了一箭步，從黑暗處，嘆一聲躡至面前，舉刀就砍。天霸一見，連忙嚷道：留活命要緊！小西聞聽，擎住利刃，話言未了，忽聽賊人一聲大叫，使鏢的莫非是黃天霸？好漢一聽聲音甚熟，忙回說道：中鏢者別是朱光祖麼？小西一旁聽着發愣，但見他二人，是一個插斧，一個插鏢，湊到一處，執手相親，這個說仁兄一向可安？那個說老弟別來可好？小西聽了聽，這才醒了咧。抱刀說：你們二位既然相好，就是一家人，快請這位進房一敘，有何不可？黃天霸此刻說道：此言有理，望着朱光祖說：仁兄！朱光祖說老弟且住，等劣兄把鏢還你，然後討坐。言罷，毛腰用手拔出腿上那支鏢來，雙手一遞，帶笑說：

劣兄的賤胸皮裂了，老弟貴鏢休怪休怪。天霸代笑回言說：兄弟斗膽，傷了貴團，求恕！求恕！回手從錦囊內，取出一包靈藥出來，打開與光祖上在傷痕之處，立刻止血不疼。光祖毛腰拾起雙斧，插在背後，天霸將鏢入鞘，他二人拉手前行，小西在後，三人進了屋內，分賓主坐下。小西將刀入鞘，挂在壁上走出去。不多時，端進茶來，每人一杯。茶罷，黃天霸代笑說：小弟請問一言，不知仁兄受何人之託，前來行刺？一句話問的朱光祖面紅過耳，遲疑半會，說罷，咧此事把人真羞死！老弟跟官，劣兄真不知情。聞聽人說，施大人趕到德州下馬，二人正在講論，忽聽有人咳嗽之聲。天霸說：這必是欽差大人前來，商議此計怎樣行法。不知商議什麼計策出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賽時遷暗保忠良 施大人誑捉惡霸

且說黃天霸正與朱光祖私相議論，忽聽窗外有人咳嗽。天霸一聽，知是施公聲音，低言說道：大人來了。光祖聞聽，心中膽怯，望天霸說：老弟，我是躲避不躲避？天霸說：不用躲避，大家叩見便了。朱光祖回答說：遵命。言罷，天霸小西在先，朱光祖在後，見了施公，自己報名，雙膝點地說：小人乃盜寇罪人，叩見大人。施公聞聽，不解其意，忙向天霸道：此是何人？天霸見問，打簽下跪，忙將已往之事細說一遍。賢臣聞知，如夢方醒，點頭說：

原來如此，快請回到正廳相敘。到了正廳，施公命坐，代笑開言說：三位義士，此事怎處？施某領教。天霸見問，口尊恩公，這有何難？小人到了一條繳水拿魚之計，大人只須如此這般。朱仁兄回莊，見了皇糧莊頭管家喬三，只得隨口哄過，再與綠林的朋友說明，借兄台的虎威，替恩公美言一二，大家同心合意，明日大人到霸王莊裏應外合，拿惡人如探囊取物一般。此小人拙見，未知恩公與仁兄意如何？忠良聞聽，點頭稱讚。朱光祖亦嘖嘴說妙，此計不亞孔明。正議論間，忽聽更鑼已敲三棒，施公要留朱光祖款待晚飯，好漢再三告辭。老爺同黃天霸、關小西送至院內，光祖告別，走到牆根，說道：我也去。但他把身形一遭，往下一扭，腰又往上一蹶，嗖一聲躡上牆頭，由牆越房，展眼不見。施公點頭，不好明言，腹內說道：哎喲！今夜不虧關小西、黃天霸，顯遭毒手。嘆罷，回步進了側廳，二位好漢相隨進廳。天已微明，內丁獻茶茶畢，淨面更衣，吩咐內丁傳出話去，叫馬步兵北門外扎營，文武官員一同來見本院，到皇莊拜客，不可有悞。且說黃天霸見施公吩咐已畢，走到關小西身旁，把嘴伸到他耳邊，低言悄語，說了幾句。關小西點頭，又把王殿臣、郭起鳳拉到身邊，低言說如此這般。施公見好漢事完，座上高聲吩咐：抬過轎來。轎夫將轎搭到滴水檐，欽差上轎，三聲三炮，出了轅門，全班執事，文武官擺

隊而行，通城兵丁前後護衛，好似一窩蜂，登時來到霸王莊外。賢臣吩咐停住執事，就在此屯扎，不可前進。下役答應，又叫小西，好漢忙至轎旁下馬打簽，一旁躬身侍立。賢臣說：你來過，仍須你去答話纔好，就說本院親身來拜。霎時來至板屋瓦房門首，仍然前次打鑼過橋，來至磚堡門首，八人轎落地，四家好漢並不騎馬，都在轎旁兩行侍立。胡可用上前報與看門之人，看門人復又擊點三下，點聲未住，忽見跑出一人問明來意，回身進內通報莊頭。黃隆基聽了家奴稟說，欽差大人親身臨門拜見，即便追問來人說：欽差帶了多少人馬？下人回答說：帶來的文武官員都在橋西，就只主僕五人過橋，現在西堡門首。莊頭點頭說：呵呵！心中暗說：欽差此來並非歹意，昨日下午帖拜請理該先去回拜，誤聽喬三之言，未曾進城，他又親身來拜。若說去見喬三，又不在跟前，只恐變生不測；若說不見，來而不往，非禮所在。再者他乃奉旨欽差，職分非小，出京就是闔外天子，大有威權，兩次不見，他若一惱，怪罪下來，到那時反爲不美。沉吟多會，忽然轉過一個少年來，不過十五六歲，眉清目秀，俊俏風流，不亞潘安之美，走到莊頭跟前，嬌聲媚語，說太爺不必遲疑，欽差乃奉旨大臣，親身來拜，是要與我交好，倘有什麼歹意，早就出簽標撥官兵衛役，圍困住咱們的村莊咧。剛纔人說執事都屯在堡外，雖有

官員跟前，只有一乘大轎，跟隨四人，何用等喬三商議，速去迎接。才是隆基聞聽，忙把衣服換上，帶着四名小童，出了內院。衆奴見家主出來，跟隨上許多，莊頭一擺手，家奴站立，莊頭與小童五人，前後而行。臨行復又吩咐，家奴快殺豬羊，叫廚子治備筵席。主僕五人出門迎接，欽差不表。且說賢臣正在轎內觀瞧，忽見大門內出來五人，相離不遠，但見當先一人，頭戴立絨秋帽，大紅絲纓，石青夾套，四爪圍龍，天藍緞袍，腰繫絲帶，荷包飄帶，兩邊相配，足登齊式官靴，粗眉大眼，鼻高厚大，耳有輪，方字大口，却是滿臉橫肉，半部鬚鬚，年紀約有五旬開外，歛步而行，後跟四個小童。老爺看罷，暗說：此必是莊頭。四家好漢都在轎左右侍立，單等吩咐。不多時，莊頭走到橋前，口尊欽差大人在上，莊頭要知大人駕到荒莊，理合遠迎，纔是迎接不週，莊頭在大人轎前請罪。言罷，故假裝屈膝之勢，下跪的式樣。老爺說快攙起。小西天霸向前，二人早已定下牢籠計，他二人上前，忙一伸手就去扶，莊頭不知是計，反把兩支胳膊遞與兩位好漢。小西天霸各按住莊頭一支胳膊，用勁往上端，跟進步往後一擰，又用力往前一擁，按倒惡人嘴朝地。莊頭着急，扭項纔要問故，忽又走過郭起鳳、王殿臣二人，毛腰把莊頭的兩條腿拳上，回手腰邊取麻繩遞與天霸，天霸忙把惡人黃隆基綁縛二背，又一回手把單刀

拿出，用刀背把惡人打傷兩膀；小西飛身上馬，天霸與郭起鳳二人把惡人搭起，遞與關太，馬上披繫了，各人回手都亮出兵器，也一齊上馬。施安此時不敢怠惰，早取火把鐵銃點着，只聽咕咚嚮噠一聲，他便回身上馬，齊催坐騎，往回裏奔走。雖說把惡人倒剪，仰面橫担馬上，他却不住的掙扎。天霸說郭哥下馬來，把只囚徒收拾收拾纔好。郭起鳳答應，忙下坐騎。天霸說郭哥，咱倆把他拴在馬後，再用繩子拴好，咱也放心。起鳳答應，二人毛腰把惡人搭起，揹在小西馬後，用繩子從馬肚子底下掏出來，湊了個結實，惡人只急的破口大罵。天霸復又上馬過橋，賢臣小西在前，衆人隨後奔走不表。單言跟黃隆基的四個小童，見人把他主人拿去，他們跑進門來，一個個的抓住銅鈴，亂打一陣。喬三驚醒出去，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關小西押犯回衙 施大人候旨定罪

話說惡奴喬三，聽說家主被施公拿去，央及衆綠林幫着出去，把家主搭救回來。那知朱光祖暗保施公，想着裏應外合，把惡霸殺個雞犬不留。不等衆寇答話，先開言說：喬三，叫你快去把莊漢傳齊，趕上圍住，我們隨後就去。喬奴信以爲真，立刻跑出去招齊衆莊漢，各執兵器，立刻出了莊門，順了那大皇莊的大道，一直往北趕了下去，展眼之

間趕到。天霸聽見後面趕來，連忙說回老爺，後面趕來的人不少，老爺催督轎夫人馬快走。且說忠良與小西等人馬，剛纔出莊之外，衆武官見施公轎到，衆武職也都帶兵來到。賢臣一見，心中大悅。衆官要下馬接見，施公卽吩咐爾等一概不必下騎，撥幾名前去，帶着兵丁嚇退那些莊漢，不可傷人，如違令者一定重處。且說那一支兵丁，往惡狗村那邊勒馬慢走，等那些莊漢到來，以便擋住，好讓賢臣出莊去。可巧只里武官領兵到來，莊漢也就到來。天霸當來把馬攔住，回對着莊漢說站住！武職兵丁站在好漢左右。莊漢忽聽天霸望住莊漢一聲大叫，又見官兵阻擋，不由的膽戰心驚，再者又無莊頭的親丁，又有兩個想起莊頭素日待人的強橫，喬三的打罵，說了一片懈怠話，誰肯輕生近前，一聲說散，就一齊四散不表。單言天霸見莊漢退回，回頭望武職說：他等既然退回，咱就快見大人，好同押解進州。武職兵丁與小西等，押解黃隆基，登時進了德州北門，早已驚動城闕百姓，兩旁觀看。一霎時到了官街，老爺款步升入公位坐下，衆武職衙外下馬入衙，與文官等上堂行禮，分班侍立。天霸問小西，把莊頭推擁上堂，衆役發威，一齊斷喝，叫犯人跪下！只見惡人把頭一抬，氣忿忿回答說：爾等只些狗黨，少要猖狂叫跪，少時我那救兵到來，就給我磕頭，我太爺還未必肯依呢。言罷，惡狠狠

的站在那里，又說些狠言大話。施公見惡人不跪，心中大怒，喝叫人來，快拿來棍取上堂來一撻。施公大叫人來，你等快去把被害之人傳來，當堂與惡人對詞。當值人答應出去，登時從角門外帶進多人上堂，一齊退到堂下跪倒，青衣退出不表。賢臣座上開言說：傳你等進衙，與黃隆基當堂對詞。若有那個虛言妄告，本院究出立即追命，爾等俱須據實上訴。內中有個年老的，往上跪扒半步，口尊青天大老爺，小民的兒子被他打死，誣賴欠賬不還，懇求老爺給小民作主。這個說：我的妹子年十六歲，被他搶去硬作妾色，逼的我父投河而死。那個說：把我妻子硬行強佔，懷抱小兒活活餓死。這個話：我的房產他硬佔去，連地畝一併而吞。那個說：他見犬子生的美貌，硬行搶去，作爲戀童。施公聽罷，吩咐爾等原告起去，一旁候着接案。衆人答應，叩頭扒起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又叫人來，夾棍上加刑。下役答應，一擁齊上，用槓子敲振夾棍，把惡人疼的痛入骨髓，怎奈心如鐵石，總不招認，爲是挺刑耐守，待救應一到，還想生路。審了一日一夜，夾了三次，敲振幾十槓子，黃隆基一句也沒招認。施公點頭，暗說好個黃隆基，真乃名不虛傳。一衆原告見施公嚴刑，問不出口供來，莫不害怕，怕的他偷然有人救出莊頭，這告他的人，他豈肯干休！人人都不得主意。忽見角門外鬧嚷嚷，馬上鑾鈴振耳。又見一人

從角門跑進，慌慌張張，跑上大堂，雙膝跪倒，口尊欽差大人在上，今有大人差去上京的人回來了，說聖旨來到，請大人快去接旨。賢臣聞聽，心中暗喜，忙忙站起，開中門迎至門外。但見施孝在馬上背着聖旨，施公在前雙膝跪倒，衆官也一齊跪倒，將旨意雙意捧過。賢臣衆官站起身來，那馬上的施孝走下馬。賢臣率衆官走至大堂，將聖旨供在公案居中，行三跪九叩禮畢，未展聖旨，先就高聲說道：爾等文武官員聽真，施某素秉忠肝，報國爲民，皇糧莊頭黃隆基作惡多端，爾文武官員枉食君祿，自保身家，使民遭害，今奉旨嚴拿貪官污吏，你等懼勢殃民，俟本院請旨定惡人之罪，與民報仇之後，爾等候查聽參。文武衆官聞聽，一個個嚇的魂不附體，諾諾而退，躬身施禮，口尊老人超憐，卑職等感恩世代。賢臣聞聽點頭，展開御批，說爾跪聽宣讀。上寫欽差施仕倫奏皇糧莊黃隆基惡款多端，十惡不赦之罪，旨到卽按律治罪，卽行處決。皇莊房屋土地，俟朕派員撤回，暫交安人照管。及衆官一併革職留任，俟有功後官復原職，再要隱惡貪私，解京問罪。欽此。賢臣宣罷御批，文武叩頭謝恩，扒起站立兩旁伺候。賢臣說：爾等原告與堂下文武聽真，現今有聖上旨意，斬惡霸與此方軍民報仇除害，也不管黃隆基招與不招，施某按原告呈詞定罪，只問爾等原告所告他的惡款，可是都真實不

虛衆原告說：大老爺，小人們的呈狀一字不假，倘有虛控妄詞，被查明情願領罪。施公點頭，叫書吏按原告呈詞，寫供黃隆基之惡，人人皆知，替畫招就算憑據。衆原告畫供爲證，見好立刻處斬，安民除害。此乃奉旨之事，誰敢不遵，一個個齊聲答應，俱願簽押。施公點頭大悅，立刻拿下稿去，衆文武原告替他畫了手字花樣，呈上。施老爺過目存案，復又往下吩咐，把黃隆基押至法場處決。不知後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嚮號炮斬黃龍基

接皇宣審吳進孝

話說那些該值人，把黃隆基擁出監斬，惡棍坐在塵埃候死。忽聽有喊叫，刀下留人，皇宣到了，解往京都治罪，勿傷皇糧莊性命。吆喝，進了法場。劊子手停刀，但見那匹馬，竟直奔棚口而來。且說惡棍黃隆基聽的明白，心中暗念阿彌陀佛，喜出望外。馬上人高聲說：刀下留人！北關外差官催逼甚緊，說是倘有文武官員違背皇宣，一例治罪。且說欽差打發皇事人出棚去後，坐上沈吟，暗想這秘旨來的奇怪，施某未拿惡棍之前，先寫摺本奏聞，聖上准本，御筆欽此，回旨與民除害，因何又有秘旨來到？自古君無戲言，那有返悔之理。若說不是皇宣，誰敢假傳秘旨？令人難解，真是怪事！若不放惡棍，不去接旨，就是背旨欺君，我施某難免有滅門之禍，這可如何是好？賢臣沈吟多會，心

生妙計，高叫你等監斬文武官員聽真，今日本院斬逆安良，偏遇皇宣趕到，赦免凶徒，施某去見真實，德州州官穆印歧，暫替本院監斬，爾等都聽他調用，如有不遵者，從重治罪。再者殺場仍照舊巡察，惡棍黃隆基牢牢看守，候施某接了旨，再作定奪。那個循私革職重處。州官侍立一旁，賢臣說：你拿此帖字自看，不可洩漏機關。不表。且說賢臣又取一字帖，忙叫天霸小西領命，二人接過字帖一看，心中明白，即備馬隨施公出城。施公又吩咐施安施孝，速隨本院出城。二人答應，主僕五人竟往北門而來。不表。且說賢臣主僕一擁出城，但只見北關龍旗玉杖，居中馬上坐着一人，想是內監，脊背上背着皇宣，馬圍着，跟從人役似一窩蜂，旨旁邊馬上一人想貌凶惡。賢臣看罷，點頭暗說：必是惡奴喬三，有心先接旨進城，恐怕走脫惡奴，我何不如此這般而行。想罷，忙棄鞍下馬，跑至差官馬前，雙膝跪倒，不住叩頭，口尊欽差大人在上，施士倫早知聖旨下降，理該接出德州境外，叩懇天恩，恕不知罪。言罷俯伏在地。但見那些打龍旗執事之人，一個個連忙下馬，早被施公看出破綻。那背旨太監一見衆人下，他也虛心，連忙翻身下馬，喬三也棄鞍離馬。但見那太監緊跑幾步，滿臉帶答笑容，毛腰一伸手拉住施公的手，口尊施大人請起，此雖是玉旨，乃娘娘秘旨講情，求大人寬恕皇莊之罪，我好回

京交旨，快快請起。施大人乃天生聰明，又經見多識廣，背旨的州官失了國體，就知是虛假，連忙站起，不肯說破，爲是好拿惡奴喬三，一並治罪正法。施公也滿面堆笑，口尊欽差老大人，卑職施不全請討示下，不知那位娘娘秘旨？討明示下，好放皇莊。背旨的見問，便撒謊妄想虛詞，道說：施大人何用追問，不過是王貴妃的意見，依我說快快請秘旨進城，赦免皇莊，再作商議。施公聞聽，就參透機關，便隨口答應說：欽差言之有理。言罷，扭項叫聲關小西快些放炮，好叫刀下留人。壯士答應，取出鐵銃點着，只聽咕咚一聲炮響，爲是叫城內州官聽見，好早些行事。又聽施公高聲叫壯士聽了，吩咐你問問來的這些人，如有皇莊的親丁，叫他快隨咱們的人飛跑進城，吆喝刀下留人，怕是救應去遲，有傷皇莊的貴體，難免施某違背玉旨之罪。言尙未盡，忽聽惡奴喬三高聲答應，小人願往。施公故問你乃何人？惡奴見問，回答小人乃皇莊管家，名叫喬三。施公說：你去最妙。惡奴答應，回身上馬。施公叫聲小西天霸，你二人同喬三飛馬進城，保住皇莊的性命要緊。我同差官進城，方不悞事。天霸小西二人答應，飛身上馬，左右圍住惡奴星飛而去。且說喬三救主心急，加鞭催馬，說話之間，三人已到北關橋外。黃天霸連叫開城，門軍答應，將城門開放，但見三匹馬闖進門來，把守城門的武官，復又叫人

把門閉好，照舊把守，並待施大人接旨進關。按下不表。且說天霸小西喬三進城，喬三大聲喊叫，劊子手停刀，休傷皇莊的性命！不住的吆喝。天霸小西暗說好個囚徒，已入牢籠，尙不知死，待少時爺們一定捉拿於你。不言天霸小西另有妙計捉拿喬三，單言德州州官，他已看明施公的字帖，一同衆官送施公出監斬棚，復回身進棚，替賢臣辦理，遵號炮暗令行事。忽聽炮響，忙吩咐王殿臣郭起鳳，叫劊子手快把犯人黃隆基開刀。一聲叫，劊子手聞聽吩咐，跑上前去，鋼刀一落，只聽唳哧一響，人頭落地。此刻殺場四面瞧看的那些仇家，見已殺了，無不趁心。州官回身同文武各官進棚，忽又聽殺場內外喊聲振地，說刀下留人，皇宣到了。衆人一齊細看，但見三匹馬如飛而來，當先馬上，乃是惡奴喬三。衆仇家一見，眼都紅咧，一齊接聲喊罵，狗娘養的喬三來咧！咱們要不拿他，等到幾時。一聲喊叫，一齊擁上不表。且說黃天霸已知殺了黃隆基，不敢怠情，將馬離惡奴切近，一揚手背照定喬三脊背一把掌，惡奴不防，只聽咕咚一聲，栽於地下，那馬跑去不表。但見小西馬到近前，連忙棄鎧下馬，纔要上前捉拿惡奴，回身不見了喬三。那知惡奴扒起，撒腿就跑，天霸追趕問信，也有說往南跑的，也有說往北去的，總而言之，東西南北趕去問徧，不見惡奴的踪跡。天霸小西只得抱怨衆人誤事，如何

見施公交令。此時天霸小西二人，知道狗黨們已進入城，好放心擒拿惡黨。此話不表。且說吳進孝坐在馬上，聽的明白，心中着忙，又不能逃脫，嚇的面如金紙，跟着施公登時來至棚外，衆官出棚跪接。忠良一見，馬上擺手，衆文武站起。施公下馬進棚坐下，但見差官泥塑一般，老爺吩咐快把假差官拿下。左右一齊吶喊，拉下馬來，上了綁繩，把那些打執事，跟隨假差官的衆人，嚇的滾鞍下馬，跪在埃塵，只是叩頭來饒。口尊老爺，我等都是僱工，喬三教假充跟隨欽差大人。施公一見點頭，爾等說既是良民，毋庸心怯，我自的道理，叫人來快帶差官。該值人答應，立刻帶過。差官明知事犯，嚇的心驚膽戰，雙膝跪倒。施公坐上微微冷笑，叫聲差官聽真，這起打執事的是什麼人？快快實說，以免本院動刑。差官聞聽，不敢隱瞞，口尊大人，小人名字叫吳進孝，離州城百里有餘，地名叫吳家村，十二歲淨身進入皇宮，只因我在宮內偷竊玉器，捆打四十大棍，攆出宮來，發回本地，永遠不准入京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喬三逃脫黃關請罪 賢臣出示官役搜人

話說施公問明吳進孝的實話，要發放那些良民，忽抬頭往外觀瞧，但見兩匹快馬直奔棚口，霎時來到，細看乃是黃天霸關小西二人，連忙下馬，將馬拴在棚柱，急忙走至

公案下跪，口尊恩主大人在上，我二人身該萬死！將走脫了喬三之故，細細回稟，言罷，二人叩頭在地。施公聞聽，座上着忙，心內暗暗自語：好兩個該打的奴才！有心歸罪，叫聲黃天霸關小西，本院不看你二人素日勤勞，立刻歸罪，今乃罰汝二人速去捉拿，拿住喬三，恕罪；如若拿不住惡奴，決不輕恕。二人答應，叩頭扒起，回馬出棚，到各處訪拿不表。且說施公又高聲下叫，爾等打執事衆人的，那個是爲首的？快快說來放爾等。但見衆人見問爲首的人，卽回道：是那劉三，他奉喬三差遣，纔僱小人們。施公聞聽，座上點頭，吩咐立刻把劉三、王五上鎖，其餘衆人，每人重責二十大棍，放起招出棚外，衆人一癢一拐四散。賢臣又叫武職官快傳命令，城上添兵，巡邏惡奴喬三，如有循私放走喬三，與他一例治罪。且不提施公出棚上馬回衙，單說喬三被黃天霸一掌打落馬下，惡奴聞聽人說，嚷殺了黃莊頭，知事情敗露，現今若不找個藏身之所，教人趕上拿住，仍是命在旦夕。惡奴正自躊躇，忽然想起姐夫來了。看官，你道他姐夫是誰？乃德州土居之民，姓朱名亮，今年五十九歲，只因他年幼愛習鎗棒，學會了渾身武藝，二十五歲上入公門爲役，因捉拿盜寇幾次有功，現今升爲步快頭領，爲人透靈，廣有識謀，衙門的伴兒，給他送了個外號，叫賽孔明。他最愛交友，好玩笑喫喝，遊耍一樂而已。因此滿

城軍民無不欽敬他。喬三想起朱亮，心中暗道說：我何不投到他家，叫他出個主意，搭救我出城逃命。想罷，兩腿如飛，忙忙奔了箇了衙衙，走進巷內朱亮門口，可巧半掩半開。喬三不敢叫說，連忙進去，又回手把門緊閉，邁步走向房外而來。房內驚動喬氏，只當夫主回家，卽忙出迎，抬頭一看，乃是兄弟喬三來到。但見滿面汗流，往裏直走。喬氏一見，便問兄弟如何這般慌忙？快進房來告訴我聽。惡奴見問，忙進房來，又把房緊閉，入內坐下。喬三低言叫道：姐姐，不知容我細稟，就將已往從前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喬氏聞聽，嚇了一跳，說兄弟呀！這可如何是好？喬三說：但能救我出關，你夫妻如同父母一般。喬氏說：如今四門緊閉，你姐夫縱有手眼，也難救你出關。姐弟正然打算，忽聽衙衙之內，亂哄哄的齊喊誰家藏了喬三？如若不待搜尋出來，一同問罪。喬氏喬三嚇的渾身如篩糠一般，愣了多會，聽的呼喝聲音遠了，纔敢言語。不言喬氏喬三姐弟害怕，且說快頭朱亮，遵奉欽差大人的鈞諭，又奉州官穆印歧的差遣，帶領手下挨着戶，大街小巷，高聲喊叫，細細留神，訪拿半晌，並無影嚮。看看天晚，衆役覺飢餓，那朱亮素有義氣，衆伴要生心噉他，走到僻處，一齊止住脚步，俱各不走。內中有個戶兒姓李名順，素日與朱亮玩笑，叫聲金星子別扒了，太爺有個巧當子，告訴你再扒。朱亮聞聲，叫聲

第二的，有屁早放。李順叫聲金星子，你別藏藏，聽大朋友告訴於你，就怕說出來你不應。古語說官差也辦，私差也辦，人是官的，肚子也官的嗎？少不得借你個光兒喫頓飯，再去訪查。難道拿住，咱就生借臉掛賬，拿不住喬三，就餓着肚子不成？朱亮聞聽說：你說話我愛聽，要這說還上王家飯舖，咱們當衙門的人，素日喫了，是不還賬的。一邊說，一邊走，登時來到王家舖門口，一齊進店坐下，要酒要飯，衆伴兒酒飯還未喫完，朱亮心中忽然想起一事，心內着忙，腹內說：哎呀！我只顧在外，忘了家裏咧。我想喬三那個奴才，剛纔拿到，毫無踪跡，這地方城內別無親故，莫非這狗頭躲在我家中去傾我不成？朱亮越想，心中越怕，連忙叫聲衆伙伴，計算喫完了飯咧，我想起一宗緊事來，你們哥兒六個，還是照舊出舖之時，吆喝訪查，都在十字街等候見面，咱再去見官回話討示下。衆人答應曉的，一齊站起，回到櫃上，朱亮大大的架子，叫聲王撐櫃的，寫上我罷。撐帶笑說：朱大太爺請罷。大家一笑，彼此拱手相別出舖。衆人各皆依舊訪查。朱亮安心要回家，霎時走到自己門口，但見兩扇門緊閉，靜悄悄無人，上前敲門不表。他弟弟正然在屋內擔驚害怕，忽聽的打門三響，嚇的喬三只當有人來捉他，低言叫道：姐姐，快去門內問真，如若聲不對，千萬別開門，急急回來，再定主意。喬氏說：知言罷，來至門

口說外面叫門是誰？朱亮說：是我。喬氏聽見是夫主的聲音，心中稍安，伸手忙拉插管，把門開放，讓朱亮走進門。喬氏復又把門插上。朱亮進了房門，抬頭一看，睜見喬三不由嚇的瞧着惡奴，只是默默發怔。惡奴見他姐夫回家，快忙站起，叫聲姐夫，快搭救我的命要緊。朱亮聞聽說：難爲你只膽，竟敢假傳聖旨，拿住內監，全都認招，單等你去完案。喬三聞聽朱亮之言，愣了一會，叫聲姐夫，你不救我，我可就死定咧。常言說人到難處，就如虎落深坑，素日我知道廣有機謀，因此我纔投奔你來。朱亮聞聽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故意帶笑叫聲兎羔子，你要老爺子救你不死，聽我叫你妙計的。幸喜今年東北城角上，連日陰天雨水，澆坍一塊城牆，少不得你裝我的戶兒，今夜夜晚送你越城牆逃命。你先等一等，我出去一來打聽打聽，二來沽點酒兒，你喝了好壯壯膽子去逃命。言罷，站起身來，走到廚房取酒壺，回頭叫聲賢妻跟我關門。喬氏答應，同了丈夫出去。來到門口，朱亮出門，喬氏又復將門閉上，回房不表。單說朱亮提了酒瓶出衙，登時來到大街，暗說喬三你今錯想了，只知我救你，那知你身入牢籠，少時回來，先隱住你再拿。不知到家如何拿法？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回 拿惡奴朱亮獻功 赴市曹囚徒梟首

且說朱亮手提酒瓶，到大街上打酒，緊往上走，暗說喬三拿着我當喜神，那知是你的哀門。少時到家先穩住你，然後再拿，必須如此纔好，要想逃命萬不能。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只見兩頭滿街各項人馬，來來往往，挨門按戶，這家搜了，又進那家去搜。朱亮一見，心中着忙，恐怕搜到自己門上，忙忙沽酒回家叫門。喬氏聽見，忙出房開門，朱亮進去，復又把門閉上，舉步進房。喬氏接過酒菜，忙忙收拾了，放在棹上，喬三與朱亮對面坐下，喬氏把酒斟上，朱亮只是說諧話，心中主意並不告訴妻子。帶笑叫聲喬三，我的兒！你放心喝酒，天氣尙早，壯壯膽子，等到五更時分，兵丁鬧的人馬困乏，老爺好趁空兒送你出城逃命；囚攆的聽爹爹主意，如有人撞見問你，你就唱一齣一門五福，說我乃小孫孫是也。我的兒聽爲父之言，纔算孝順，非唱這一齣難逃命。喬三聞聽，信以爲真，心中大悅，叫聲老爺爹爹，你罵舅太爺，今日全都讓你。朱亮聞聽，叫聲舅爺，你喝酒，老爺子賞你臉，你就出浪聲兒，我的主意雖然如此，吉凶禍福，只得聽天由命。喬三說：我是全不對，老爺子任憑你罷。言罷，二人飲酒，朱亮在家先穩住惡人不表。且說欽差大人出監斬棚，回至州衙升堂，不一時天交四鼓，還不見拿到惡人音信。不言欽差官役坐等，再說朱亮力勸喬三飲酒，穩住惡奴，表過朱亮明說搭救喬三的性命，暗用牢籠捉

拿惡奴，好保了他自己的性命。二人對坐，喫到天交四鼓，朱亮心毒意狠，作事不對妻說，知爲保合他夫妻臉面。明知喬三武藝精通，不是容易拿的，反怕不美。故此心內作事，見他姐弟喫酒，他也滿面春風，看着他妻子叫聲老娥子，我要不看夫妻之面，再不搭救。喬三這個王八羔子，喬三叫聲姐夫，罵是罵了，此時天不早，少時就亮，老舅爺子問問你，你要搭救我，有什麼妙計快行？你要不救我呢？你就說不救。朱亮聽他着急，咧他也真機靈，就便兒回答說道：好狗頭急什麼？我既應了你，何用你着急咧？聽老爺子告訴你明白，頭裏我去打聽的，我知道自有救你的時候，再者你逃命出城，也須路費，待我給你帶上幾文錢，好買東西喫，何用心裏急說罷。走到櫃旁取錢，答訕着工夫拿錢，就把蒙汗藥下在酒裏面了，繼續帶笑與喬三講話，說着斟上一杯酒，放在喬三面。喬三雖說喝到七分醉，冷眼瞧酒色，忽變一陣心疑，不端酒杯。喬氏叫聲老三，不用你多心，等姐姐先喝，縱有毒藥先藥死我，你再喝。伸手端過喬三那杯酒，沾唇一氣喝乾，又復將酒斟上一杯，放在喬三面前。看官此乃蒙汗藥酒，其性遲慢，喬氏先搶那杯酒，飲在腹內，朱亮一見，正中心懷，忙忙接言，催逼喬三，叫聲舅老爺，只可不用你多心了，你看你姐姐先喝咧。下剩的也不多，咱三人爽利的喝乾了好送你出城逃命走呢。

他一聞要走，心中一喜，並不推辭，一飲而干。朱亮見喬三入了圈套，姐弟二人把酒斟上，只是喝，不一時酒淨瓶乾，忽見他姐弟二人發眩眼，口內只嚷頭上發昏，又聽門前人聲喊叫，又細聽了一聽，乃是鄉隣擔驚害怕，都喊我們各家小心。朱亮聽罷，喬三與妻俱皆昏倒在地，便找了條繩子，把惡奴倒剪兩臂，將喬氏先放在旁邊，候報官先拿了喬三，再用涼水救活。諸事停妥，他纔連忙出房，並不開門，越牆而過，兩足如飛，直向十字街而來。不多時到了十字街，望衆夥件說道：我已找着喬三，快跟我去回明欽差，好拿奴才問罪。衆人答應，一同前去。登時來到公館，先稟明州官，說明實情。州官聞聽，喜不自禁，立刻帶了役吏去見欽差。霎時來到衙門口下馬，天交五鼓，進衙到丹墀以下，雙膝跪倒，說現有卑職的步快朱亮，用計搜着喬三。施公聞聽，吩咐快把惡奴抬來，好與吳進孝對詞原案。州官答應，即飭衙役急速，一面派人知會游守千把等，帶領捕快人等，將人調全，穿街越巷，早到朱亮門口。班頭朱亮仍然越牆而過，開了大門，州官在馬上坐等，下役進內抬出喬三。但見惡奴人事不醒，州官吩咐急速進衙，稟見欽差大人。下役答應，抬起喬三，急速來到衙門，放至當堂。州官回明賢臣，用涼水把惡奴噴醒。不多時喬三酥醒，翻身坐在下面，心內糊塗，冷歎歎瞧往上面發怔。施公坐上用手

一指，微微冷笑，罵聲該死的奴才！爾等情由敗露，快快明言，好把你分法。喬三聞聽，施公之言，心才明白，如夢方醒，後悔貪酒入了圈套。口尊老爺，小人喬三，常言說：家奴犯罪歸家主，叩求青天老爺察覆盆之冤。說着不住叩頭。施公聞聽大怒，用手一指，高聲罵道：大膽囚徒，還敢巧辯，帶吳進孝上堂對質。口供下役答應，登時帶到吳進孝跪在下面。施公喝道：只你等快把他夾起來再問。下役答應，拉去鞋襪，套上刑具，用麻繩一扣，痛入骨髓，渾身發軟。吳進孝不住的叫喊，口尊老爺，小人招認，情甘領罪，都是喬三囚攬的，把我害了。我頭裏已經全說實話，你縱不招認，也是枉然。惡奴聞聽，明知已無生理，即將已往從前俱都招認。欽差聽的咬牙切齒，吩咐下役每人重打四十大板，打完了綁出去開斬。下役答應，一聲吶喊，把二個人打的兩腿崩裂。施公又吩咐把喬三、吳進孝攙出綁上，急命州官押解雲陽市口監斬不表。且說施公又吩咐爾等快提劉三、王五上堂。青衣答應，立刻提到跪在下面。老爺往下又吩咐說：你兩個的罪過，果知道不知道？劉三、王五二人齊說不知，叩求青天大老爺寬恕。老爺說：私傳聖旨，罪該斬決；幸而你兩個不是事中之人，每人重打四十，罰你二人充軍。施公吆喝，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，那個留情，本院治罪。青衣發喊，打了四十，打完放起，復又鎖上。施公堂上提

筆判斷，書吏一旁作稿，諸事停妥，卽命公差起解，帶出官衙不表。且說施公堂上坐等，殺場斬了喬三吳進孝二犯，好進京交旨。心中正自着急，只見州官走進衙堂上，跪稟斬了二犯。施公聞聽，站起身來，說：本院欽限甚急，立刻搭轎就要起身，不知到景州又訪出什麼事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施公案後傳卷一終

第五十回

拿惡奴朱亮獻功

赴市曹囚徒梟首

古今尺牘大觀

上編十二冊 定價二元
 中編十二冊 定價二元
 下編十六冊 定價二元四角
 特價一元二角
 一元二角
 一元五角

本書周秦至唐爲上編。宋元明爲中編。
 清爲下編。每編分達情、論理、叙
 事三大類。每類中復分若干目。凡屬
 名作。悉爲收羅。駢散長短。無一不
 備。可謂集書牘之大成。

特價四十年六月六日截止

中華書局發行

交卷20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0258B

